

少林義俠傳



玉光

武俠小說  
少林義俠傳卷二

第三十回 鍾可大迎接好友 顏仁山野寺除害

話說周通率領衆囉嘍，扮了行商模樣，暗中帶了糧草兵器，一路從山西趕到山東，在平縣北華山。鍾可大開了正門迎接，相隨許多囉嘍，也上了山寨。周通與鍾可大到了寨內，在聚義廳坐下。先由嘍囉獻茶。二人寒暄已畢。周通便將來意，向鍾可大說了。鍾可大道：「若周兄不嫌小弟寨中狹窄，只管在此住着。小弟寨中糧草雖不足，也可坐食一二年。尙無大礙。」周通道：「豪大哥如此慷慨，實所心感。」正說着，只見手下十多個頭目也進來拜見鍾寨主。鍾可大起身一一迎接已畢，隨又坐下。嘍囉獻茶。各人又向鍾寨主客套幾句。鍾可大隨吩咐廚下殺豬宰羊。寨中大排宴席，款待衆人。周通的嘍囉就在後寨住下。當日寨中飲酒談笑，甚是熱鬧。周通手下嘍囉仍由衆頭目管理。他們帶來的糧草甚足。當然用不着北華山的糧草。光陰迅速。周通由山西到北華山，忽忽已有一月有餘。但住在鍾可大山上雖便利，而且鍾可大爲人也甚有義氣。究竟總是客地。俗說道：長安雖好，終非久居之家。因此在北華山住了月餘，隨打發手下頭目到山

西飛鵝山探聽消息。那手下頭目下山去後。不敢遲慢。在路上日夜趕路。沒有幾日。已到了山西。趕到飛鵝山觀看。不由吃了一驚。只見山上大寨已燒燬盡淨。不用說得。必是那敵人趕到山上。因見空寨。故而將大寨燒燬。他得了此信。已不用再探。隨一路又趕回山東。上山見了周通。說明一切。周通聞言。甚是惱怒。但亦無法。不免遣恨及徐員外。便立刻要帶了手下衆嘍囉。殺向山西。將徐家村掃爲平地。以洩心恨。鍾可大在旁勸道。周兄休怒。天下事不可任從己性。想李雲蔣豹。他二人的本領膂力。俱在弟等之上。尙且敵不過他們。若吾兄再遠途跋涉而去。在那處近地。又無救應。此去則未必取勝。不若暫且忍耐。以待後圖。飛鵝山旣爲敵人燒燬。不若吾兄就在小弟山上居住。况且弟的山上。正是缺少人才。若兄不棄。就在弟的山上。做個後山寨主。以爲臂助。如何。周通方才乃是一時之怒。此時聽了鍾可大此言。不覺提醒了他。想起那夜所遇敵人利害。猶有餘驚。又聽鍾可大留他在後寨爲寨主。正是求之不得便道。旣蒙大哥有此美意。小弟豈可過却。但想起徐村。與我實有深仇。此仇不報。無以對李蔣二兄於地下。此事尙祈大哥日後助弟一臂之力。就是我那李蔣二兄在地下。也是感激的。現在旣

蒙大哥相勸。弟只得慢慢爲之。鍾可大道。周兄此言甚是。日後只要有了機會。小弟自當相助。就是季蔣二兄。與弟也有一面之交。但請待其時機便了。二人言罷。便又閑話一番。從此周通。便在北華山坐了第二把交椅。是個後山寨主。這事表過慢提。再說徐爺。燬滅了飛鵝山大寨。在路上行走快速。不多幾時。已至客店。小二見了。過來問道。爺昨日出外。因何一日未回。想又有宴會。昨夜是在朋友家過宿的了。徐爺也不便多言。含混答應了一句。行進自己臥房內。只見店小二跟着進來問道。爺曾用過午膳麼。原來這時。早已過午。徐爺尙是早間在鄉人處用的早飯。在路上行走至此時。只因急於趕路。竟不知肚飢。將午膳沒有用。皆忘去了。此時聽小二提起。這才想及。說也奇怪。才一想及。腹中便飢腸嗚嗚。對小二道。不錯。我尙是早間從朋友處出來。一路遊玩。貪看路景。竟將沒有用午飯忘了。如此你快快去給我拿飯來吃罷。小二聽了。笑道。爺真大意。因何竟將飯都忘了。豈不是奇談說着。隨轉身出去。拿了飯菜進來。徐爺將飯用了。便在店中安歇。一日無話。次早起身。在客店內用了早飯。結了店帳。便趕向太原地方而來。由此處到太原。只有八十多里路。在徐爺有飛行術的人行起來。不是難事。不消

半日路程。已可趕到。尚可趕到太原鎮午膳。到了太原地方。先在客店打尖。用了午膳。在店中沒事。便到街坊上遊玩。行至一家酒店門前。徐爺便站住觀看。只見這酒店內生意甚好。徐爺抬頭觀看。見招牌上寫着三個大字。一街香。心中想道。看這招牌字樣。到提得很好。想是酒味較於他家高雅。因此才有這般好的買賣。此時我本是遊玩。不如進內飲一盃。看看酒味果然如何。打定主意。便跨將進去。那酒保善於招接酒客。一見徐爺進內。隨笑着問道。爺用酒請到這裏來坐吧。徐爺見他招呼。就跨進裏面的一張桌案上。酒保將桌椅拭了一拭。就請徐爺坐下問道。爺用什麼美酒。並用什麼菜下酒。徐爺坐下。想了一想。道。擇你們店中最美味的酒拿來便是。外切二斤牛肉。用四個碟子。只要擇合味的那來便了。酒保答應一聲下去。不多時將酒菜一齊奉上。徐爺將酒斟了一盃觀看。原來酒拿上來的是最好的紹興酒。先喝了一口嘗味。覺得香冽異於常味。果然甚美。隨一人獨自斟酌。正在得意的時候。忽聽旁邊桌案上有兩個老者。年紀俱在五旬以外。在那高談闊論。說的正是曹劉二人。在路上遇徐爺之事。一個老齒稍長的道。曹操這人。智謀很好。聽說這回與劉家的老二出外辦貨。於李家村前面

雙龍崗。遇見飛鵝山的強盜。劉老二見了。嚇得沒有主意。幸虧與曹操同行。曹操施了一個小小的計策。竟將那強盜支開了。聽說這個強盜。尙是從別地來的。曹操見了。曉得那盜甚有本領。飛鵝山的強盜已是利害了。若再加了那盜到山上去。豈不替這裡地方上增多一害麼。因此曹操。就欺他初次到這地來。用了一個計。將他支向別處去了。曹操這人雖然奸險。這件事做得於地方上很有益處。這人言罷。還有一老者便答道。伍老哥你這人真是古道人。尙不識曹操的奸偽麼。他欺人的事情正多呢。從來沒有真心話向人說過。他所作所道。都是一些奸偽事情。只可欺掩你們這般古道忠實的人。若是我們已早識透了。你方才說的這事。又是欺人的偽言。他作弄人家。平白的誤指人家入迷途。偏要以替當地除害。這兩字掩他的奸惡。老實說那人果是強盜。焉肯輕輕放他嗎。憑他二人有何本領。那人果是強盜。况且是在荒野無人的地方。只要一聲大喝。一翻眼。手中剛刀。架在他的頭頸上。就要將他嚇得三魂出竅。七魄高飛。劫了他的財物。割去他的耳朵。用刀指着他。叫他們在前領路。還怕他二人逃到何處去麼。因爲人家是好人。向他問路。又無仇無隙。不指點就罷了。反指人家迷路。再說人家

是強盜。無辜的認人家。真是罪大惡極。這般惡人。遲早必遭天誅言罷。聲色俱厲。那年齒稍長的聽了。非但不信實這人的話。還替曹操道。岳兄你不要冤屈了好人。曹操雖是個奸雄。劉老二他素不說虛話。是個誠實人。難道亦幫着他欺人麼。你這話我不信。那人聽了負氣道。伍兄你真是好人。想不到你竟如睡在夢中一樣。我姓岳的。向來不喜歡攻訐人的隱事。今日好來閑着無事。免得你與我辯白。就將曹操這一段奸險。說些你細聽便不難明白了。這件事我也不知。連得劉老二也不得知。只有曹操自己得知。及他一個最切近的朋友得知。我就是他朋友說與我知的。除我們三人之外。並無第四人得知。曹操爲人奸險。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心。他與老二一路辦貨回來。行從雙龍崗。那地方最是荒野。他心中思想。若強盜於此出沒打劫行人。沒有一點救應。因想至此處。他自己帶着鉅金。忽懼怕起來。恐果有強盜來打劫於他。正懷着鬼胎。那間路的偏於此時相遇。如果問路的是個弱無力行商的模樣。也就不至遭他的嫉恨。偏這人生得軀體雄偉。是個好漢的樣子。手中尙執着寶刀。這一來却將曹操嚇得魂飛魄走。當這人是強盜。正打算逃避。誰知這人不是強盜。非但沒有怒色。反向他行禮問

路。這才放下驚心。然而因方才的受驚。隨遺怒這人。不該在這荒野地方。突如其來的問路。太不知趣了。本想發作幾句。一則恐怕劉二暗中要說他不仁義。指人迷路。乃是善事。若是發作。這人豈不將從前一番偽仁偽義的苦心。都拋去了。再則見這人是個好漢的樣子。又是在荒野之處。不敢得罪人家。因此不得不用其奸險的智謀。作了仁義的樣子。指點他一個迷路。叫那人撞撞木鐘。以出方才受驚之恨。其實這件事。劉二皆被他欺負過了。還要當他是好人。曹操所以說與那朋友得知。因那朋友與他沒有進出。乃是賣弄他的智能。其實乃是自暴其奸。還怕人不知麼。若是我輩已久已仰其奸。然而這般人。天道必定不容。常言道。人可欺。天不可欺。人有千算。天有一算。若行奸行惡的人。能得攸久沒有報應。將舉世的人。豈不個個人都要行奸行惡麼。還有什麼天道麼。其實何常會沒有天道。沒有善惡。常言道。善有善報。惡有惡報。不過一個遲早之分。叫做天網恢恢。疎而不漏。不過一個來早來遲。我說循環果報。是絲毫不爽的。你們看着就是了。這人言到此處。那年齒稍高的方才信服。給那人斟了一盃酒說道。不是老哥這一番警世之言。叫小弟如何得知。說來這曹奸。真是罪大惡極之人。恐怕天



道是不容的言罷。各人又舉盃飲酒。徐爺這時在旁聽了。真是奇怪不已。暗道天下事。真是無奇不有。吾正找那兩人。不想就在這裡。這姓曹的他們既然認識。必定離此不遠。無論他遠近。只要姓曹的在太原地方。吾總將他找得到。不是聽他這番言語。吾險些將那姓劉的也當做惡人。然而聽這老者所言。吾知他必定也是一個豪俠之輩。誠不能不叫人不佩服他了。徐爺忖至此處。便想過去與那老者招呼。再一想與他素不面識。未免冒昧。因此作罷。不多時只見二者稍飲了幾盃。便俱起身而去。徐爺便一人自斟自酌。細細思想。那日在路上所遇的二人。不知何人是姓曹。何人是姓劉。吾這回去尋他們。但不能錯殺了好人呢。忽又想道是了。吾想那日向吾說話的必是姓曹。旁站的一人定是姓劉。那姓劉的既非惡人。吾也不必去尋他。只要找着姓曹的向他說話便了。一人在酒店內思量已定。將酒飲畢。起身結了店帳。一路出了店外。又在街坊遊玩一番。行了約有幾十家門面。灣到西街遊玩。說也奇了。徐爺才灣進西街。未行幾步。舉眼就看見前面一家綢舖子。那姓曹的站在櫃子前。向一二個夥友說話。徐爺看了。真是歡喜不已。暗道大概是這惡賊已惡貫滿了。所以事有這般湊巧。本想過

去與他說話。再一打量。有許多不便。不若此時且過去將他看個仔細。以免有錯誤等事。因此三步兩步。到了那家綢舖門前。將姓曹的仔細看了一眼。果然絲毫沒有認錯。徐爺真是喜歡得很。便又向前去了。再說曹大雄這個奸雄。他平日都是坐在店堂裏面的帳桌上。今日偏因無事。又因生意清淡。就在櫃旁與夥友閑話。真是不輕易的事。而巧與徐爺相遇。徐爺細細看他一眼。曹大雄發了一怔。將徐爺細看。甚是那日在雙龍崗問路的那個好漢。自古道賊胆心虛。爲人不做虧心事。半夜叩門不驚心。他見了便有點吃驚。恐徐爺要向他問罪。不若憑了自己的奸謀。出外向他招呼。用個話將那事遮過。誰知才想向徐爺招呼。徐爺便又轉身去了。曹大雄見他已去。便也作罷。又想想道在這鬧市之中。他就向我問罪。可是我也不怕他的。忖量已畢。在櫃旁與夥友談了幾句。自己肚裡懷着鬼胎。又行進店堂裏。坐到那帳桌上去了。這且慢提。再說徐爺。將曹大雄看了仔細。認明他的舖子。便又跨開大步。向前去了。又行了幾十家店面。只見迎面來了一人。却是有些面善。徐爺細想。方知這人正是那日與曹大雄同行的劉二。但這事他既無關碍。也不去管他。劉二却沒有留心看見徐爺。轉眼之間。已行向他處。

去了。徐爺又灣至南街。一路回了客店。時正將午。店小二送進午膳來。徐爺本已將酒用飽。只因又各處遊玩一番。所以此時果覺又有點飢餓。就將午膳用了。膳畢。小二將碗盞收拾出外。徐爺在臥房內飲茶。無事又想出外去閑遊。怎奈太原鎮上街市無多。方才早間已皆遊過了。已沒有什麼看了。想起那家一街香酒店。酒味果與別家不同。因此又想去用一盃。藉以消遣。或探聽太原地方的俗化。以及人心善惡。及那曹大雄的惡跡。打定了主意。便出了臥房。行向店堂外而來。抬頭一看。只見掌櫃的坐在櫃子內。與一老人談心。只聽老者談吐生風。聲音洪亮。徐爺用目細看。不由暗暗歡喜。原來老者不是別人。正是早間在一街香酒店內。所遇談話的那人。徐爺這時。頓將出外吃酒的事情丟去。想過去與這老者談談。或結識一個忘年之友。自古道英雄識英雄。誰知事有不巧。徐爺正走過去。只見老者已在櫃內起身。向掌櫃的興詞告別。竟一路出外去了。掌櫃至店門外而別。一路仍回進店堂內而來。徐爺看了不免失望。心中想道。我才要上去與他招呼。他便去了。因何這般湊巧。真是合了兩句古話說得好。叫做同鍋吃飯。同桌說話。都是前定。想必吾與這個老者。沒有緣份說話。所以他見吾來。他

便去了。吾看這老者言語生風。舉止豪爽。一定是個英雄。也許是我輩俠義中的人亦未知。然吾雖不得與老者細談。我何不向掌櫃的一問他的姓名。又何常不可。也足可藉知一二。打定主意。見掌櫃的已行進裡面來。徐爺便上前去。向掌櫃的行了一禮。掌櫃的見徐爺。一則是本店內的客人。二則氣宇軒豪。是個豪俠之人。因此急忙還禮。二人通了姓名。掌櫃的請徐爺到櫃內坐下。小二過來獻茶。二人先客套了幾句。然後徐爺便向掌櫃的問起老者的姓名。掌櫃的道。好漢若問起此人。他姓顏名仁山。此人現在年老了。在早十多年前。也是一位有名好漢。平生性情豪俠。遇事慷慨。拯弱扶良。做的一番俠義事情。甚是可觀。爲最我們太原地方。受他好處的不知其數。就是現在也是如此。遇了有不平的事情。他必挺身而出。爲人排難解紛。因此我們太原地方。若提起顏仁山三字。人人敬服。好漢是從外路來此。所以尙不得知。掌櫃的言罷。徐爺便道。然則這位顏老英雄。亦必定是一位武藝高強之人了。掌櫃的道。提起他的武藝。果然甚好。記得有一年。離太原十餘里。有一座雙蓋寺。那寺內有和尚。號叫蓋月。誰知這和尚。他雖是出家人。暗中却是個酒肉之僧。不務正道。在寺內收了幾個徒弟。每日早晚

不唸佛經。吽語。却使弄拳棒。沒有幾年。居然遠近聞名。人皆曉得雙蓋寺的和尙。是有拳棒的和尙。就是有何事體。也多不敢與他們較量。誰知這一來。却害了他們。每至街坊飲酒買賣。皆強賒硬化。却又暗地裏勾結飛鵝山強盜。李雲周通蔣豹。三個寨主。到太原來。却取錢財。分派使用。後來便惱了這位顏仁山。一日帶了幾個徒弟。各帶兵器。到雙蓋寺。向蓋月比武。蓋月欺他年老龍鍾。不將顏仁山放在眼內。又仗着他寺中僧徒衆多。便要與顏仁山以鼎比試。顏仁山也是有名好漢。俗說一句。怕則不來。來則不怕。因此二人就在外場上比鬪。蓋月使一根金鞭。顏仁山用兩柄雙間。比鬪二十餘回合。不分勝負。蓋月初欺他年老。及至鬪了二十四餘合。見不能取勝。便暗中吃驚。曉得顏仁山不愧是個有名英雄。但不能輸了與他。若是鬪輸了。豈不雙蓋寺從此英名盡掃。自知難勝。隨設了一計。打算以計取勝。只因當時天色將晚。蓋月和尙即將金鞭賣個破綻。跳出圈外。回身向仁山道。今日天時已晚。不分勝負。明日午後再來比試如何。仁山性情豪爽。聽了此言。立即住了雙間。打算帶了徒弟回去。正在此時。蓋月突然過來。用手中金鞭。就乘了仁山沒有防備。一鞭在腦後打下。諸位這一鞭。若是給他擊中。

了。莫說仁山是個年老之人。就是一等的少年好漢。也怕不能保命。誰知仁山早已防備。曉得蓋月是個小人。恐他暗算。隨一閃身。使了一個單掌。蓋月金鞭非但沒有擊中。反被仁山擊了一掌。這掌名叫蜈蚣掌。利害非常。蓋月沒有避得去。一個筋斗。跌出丈餘。兩旁徒弟。見師傅吃了人家的虧。打算上前幫助。將蓋月救起。只見仁山步法快速。一閃身。已至蓋月身旁。衆徒弟未及相救。蓋月未及起身。就被仁山在他致命之處。擊了一錘。只聽蓋月大叫一聲。已被仁山結果了性命。衆徒弟見師傅傷在仁山手內。便一齊大怒。各人執了兵器。將仁山圍住廝殺。雙蓋寺蓋月的徒弟。共有二三十個。寺中僧人。愈戰愈多。仁山幸虧也帶了幾個徒弟在旁。這時見衆人動手。也帮着仁山上前抵敵。誰知雙蓋寺除蓋月以外。只有三二個本領稍高的。其餘俱是本領平常。如何是仁山敵手。況且仁山也有幾個徒弟。在旁幫助。因此衆僧人更不是敵手。雖然將仁山圍在中垓。只見仁山手中兩柄金錘。對付裕如。四面招展。約戰一個多回合。衆僧人漸漸不支。但見仁山的雙錘。使得如雨點一般。許多僧人。如何還敢上前。隨四分逃散。上前去的。不是臂折。便是腦破。被仁山擊倒了幾個。衆僧人見勢不敵。隨一齊負傷逃脫。

這時天色已晚。仁山的徒弟尙要追趕。仁山喝住道。窮寇不能深追。況且天色已晚。恐遭賊人暗算。現在蓋月已除。諒逃去的賊僧不敢再來。仁山言畢。隨與幾個徒弟同回。趕到鎮上。時已二鼓。仁山遣他徒弟各人回家。自己也回到家內。將除蓋月之事。說與家人得知。家中人皆替仁山担憂。不該與賊僧結下深仇。現在蓋月雖除。尙有他的許多徒弟。必定要來報仇。況且蓋月與飛鵝山強盜都是一氣。這次他的徒弟逃去。必到飛鵝山報信。倘如衆盜到此報仇。這便如何。仁山慷慨道。吾除蓋月。乃替地方除害。倘如飛鵝山強盜來與蓋月報仇。憑吾的老命。與他一拚。然大害已除。吾雖死何惜。况蓋月本領在諸盜之上。卽來此吾亦不懼。倘率衆嘍囉前來。有兵官敵之。諒他決不敢來。豈不惜自己性命麼。吾萬一不敵。尙有我的徒弟。與我報仇。總之良善之人。有神人佑之。爾等何必多慮。家中人聽了仁山這一番言語。深有至理。肅然起敬。爲之釋然無慮。至次早仁山一早起身。梳洗已畢。用了早飯。將昨日同至蓋月寺去的徒弟皆喚來。衆徒弟不知何事。向仁山問明何事。仁山道。現在蓋月寺賊害已除。而寺中不可無僧人住持。久而恐仍爲賊寇盤據。况且蓋月爲我等擊亡。不可不至官府自首。爲當地除害。

必無罪之可言。俾官府可以派僧至蓋月寺住持。不知你等亦願同去麼。衆徒弟皆是俠義之輩。本不願同去。因聽師傅要去自首。又恐官府不知賢愚。反要加罪。因此各人私下議論一番。各人皆道師傅年老了。萬一官府見罪。這便如何。不若勸師傅不要去。還是我們同去如何。衆人皆道然。因此向仁山說明其故。仁山如何肯聽。因此仍是師徒同去。原來當地官府。早有勦滅蓋月寺之意。因未得其便。且久聞仁山俠義。非但不見罪。反將仁山嘉獎一番。叫他們回去。候稟知上司。必有嘉賞。顏仁山等聞言。自是歡喜。隨各回家。雙蓋寺由官府派僧住持。因此顏仁山之名。在我們太原地方。格外大振。都說他非但有勇。且又有謀。誠所謂智勇雙能者矣。誰知仁山自從除了蓋月之後。約有五六天。果然不出仁山家人所料。一晚約在二鼓以後。三鼓未至。蓋月的徒弟。邀了飛鵝山強盜。大寨主李雲。二寨主周通。及蓋月徒弟。共四五人。果至仁山家內行刺。這時仁山尚未安睡。一人在書房內看書消遣。忽聽屋簷上有夜行人落下的聲音。仁山年紀雖老。而軀體尙甚捷便。他一聽這聲音。靈機一動。就諒定是蓋月的徒弟。邀了人來行刺。因在座上起身。去到牆邊。將掛着的一把寶刀取下。暗暗放在書案底下。仍坐



着看書消遣。只作不知。過不片時。只聽那屋簷上下來的夜行人。已到了窗下。但聽一聲巨响。窗扇開啓。進來一個刺客。生得身長八尺。穿的一身夜行衣。進了窗來。直奔仁山案前。一聲大喝道。一個老賊。胆敢殺害某家的義兄蓋月。今夜李老爺便來向你算帳。喝着。一口單刀。在仁山頭上砍下。這時顏仁山已早有防備。見來人用刀砍來。他將身子向旁一偏。早已閃開。用脚一點。已跳在座外。將預先放在案下的寶刀。執在手中。順着勢用寶刀在來人側面擊去。那人也閃身躲開。二人隨在旁邊搭上手交戰。沒有幾個照面。只見窗外又進來一個大漢。兩個僧人。那大漢雖看了不認識。僧人却曾見過。是蓋月的徒弟。一個叫悟因。一個叫悟果。他二人的本領俱甚來得。這時三人都幫着上前戰住仁山。這時仁山不免恐慌。他戰住兩個大漢。已覺不支。如何能再戰住兩個僧人。自古道一拳難敵雙掌。仁山一人如何能取勝四人。况且李雲周通皆是好本領。因此逐漸退敗。想脫身逃走。又被四人的單刀圍住了不得脫身。只得以一條老命。與之拚鬥。誰知在這危急的時候。却來了一個救星。乃是大俠裴占元。因到河南西明寺去尋圓明。經過太原。夜間無事。到外探訪太原地方人情善惡。曉得顏仁山是個義

士便有探訪之意。誰知才進顏宅。忽見屋外進來幾個夜行人。裴占元思想。顏仁山既是義士。因何宅內有夜行人進出。莫非是個偽君子麼。如是偽仁偽義之輩。我何不替當地除害。這種偽君子。比較強盜更惡。他打定主意。閃身伏在黑暗之處。等那夜行人進了屋後。他便跟在後面進內。只見夜行人直進顏宅書房。大俠在後跟隨。只見李雲周通跳進書房。與顏仁山交手。方知進內的刺客。與顏仁山有仇敵。大俠又要觀看仁山本領。所以在暗中窺探。此時見仁山力有不支。自古道豪俠之士。見義勇爲。既是扶良鋤惡之人。豈有見急不救之理。因此即在囊中取出金鏢一枝。照準賊僧悟果腦後。便是一鏢打去。悟果這時正在打量。要乘間結果顏仁山的性命。萬萬提防不到腦後。有冷鏢射來。及至鏢到了腦後。急思躲避。誰知己來不及了。只聽啊嘯一聲。跌倒在地。腦漿迸裂。早已一命嗚呼。這一來却將悟因吃了一驚。不知悟果因何傷命。手中稍有疎慢。顏仁山自知不敵。隨乘此機會。打量脫身逃走。忽見從窗外進來一個好漢。手執寶劍。大喝一聲。顏老英雄休得吃驚。待在下來幫助臂力。顏仁山一見來人生得虎背熊腰。是個俠士之狀。心中大喜。隨又反身戰住悟因。大俠即戰住李雲周通。沒有幾合。

李雲見大俠本領高強。自諒不是人家敵手。隨虛幌一刀。跳出圈外逃走。周通見李雲脫身。也乘間上屋而逃。悟因也捨了仁山。逃出屋外而去。大俠因不肯輕啓殺戒。並不追趕。顏仁山因自己年老。不願再與賊人結深仇。也不出外追趕。隨棄刀在地。過來與大俠見禮。拜謝搭救之恩。向大俠通了姓名。大俠道。久聞老丈乃當今義士。令人敬慕之心。與時俱積。今夜相見。足慰平生。仁山道。小老何德。敢勞斐兄如此過譽。今夜若不是斐兄相助。小老幾將傷於賊人之手。搭救之恩。銘感多矣。斐兄若不棄。敢請在此留宿。待明日稍具盃酌。藉伸敬意。不知斐兄以爲如何。大俠道。見義勇爲。乃人之本志。方才舉手之勞。何敢言謝。蒙老丈款留。豈敢深辭。實不相瞞。只因前邊尚有一些小事。只得改日再來受教了言罷。卽欲叩辭而去。仁山再三留他不住。只得放行。送出屋外。大俠去後。顏仁山仍回進屋內安睡不提。那周通李雲。回到山後。因知仁山利害。不敢再到顏家行刺。至次日。顏仁山又到縣衙報案。將悟果屍體收去。從此顏仁山英名大振。太原鎮相安無事。盜寇不敢侵犯。一縣人民。皆稱頌仁山之德。所以此老却非尋常之人。我們本地的人都曉得。爺是外路來的。尙不知道。掌櫃的說了一遍。徐爺方才明白。

暗暗喜。歎深幸自己眼力不錯。又向掌櫃的談起曹雄之事。掌櫃的道：「好漢若提起姓曹的，却與方才談起那顏仁山有天壤之別。姓顏的乃是當今豪傑，姓曹的誠是目今第一等的惡人。無所不爲，奸智過人。顏仁山久有除惡之意，怎乃這位姓曹的，有一副僞仁假義，可以欺人，帮他說話的人很多，所以姓顏的看在衆友面上，一時不能與他爲難。掌櫃的說到此處，只見外面又有客人進來，要上前招呼。徐爺見了，不便久坐，因此卽起身告辭，仍回到自己臥房內，叫小二泡了一壺熱茶，在房內坐着吃茶。思量掌櫃所言，可見姓曹的是個大好大惡之人，天理不容。打量夜間前去結果於他，有話則表，無書不提。且說徐爺在臥房內打量已定，候時天晚，用了晚膳，在初鼓之時，換了夜行衣服，聽得二鼓起後，客店內人聲已靜。徐爺開了窗子，帶了寶刀，滅了燈光，飛身從窗內出外，登上屋，卽一路向曹雄的店舖而來。到了舖外，聽得屋內已寂靜無聲，燈火俱滅。徐爺卽翻身進了屋內，原來曹雄的店舖前後共分三進，前是店面，中進是貨棧，最後一進是住室。這曹雄尙未安睡，一人在帳室內檢點銀兩。徐爺便伏在窗外觀看，見曹雄將銀兩分包收藏，打算進內室安睡。這時徐爺便在窗外，將身上帶的寶刀。

取在手內。輕輕將窗子撥開。但聽一聲响亮。徐爺已進了屋內。將個曹雄嚇得回身觀看。只見從窗外跳進一個大漢。却未看出是徐爺。只認做是穿窬之輩。便仗着他的奸智。不慌不忙。從案上取了十兩一包的銀子。兩包二十兩。送與徐爺說道。在下久知好漢缺錢使用。這裏有二十兩紋銀。聊贈路費之資。實因境遇奇窘。望恕非薄說着。就將兩包銀子。恭恭敬敬的捧與徐爺。這時徐爺看了他的諂媚之容。着實可鄙。不由怒道。曹雄你不認識某家麼。這句話曹雄聽了。不由陡吃一驚。暗道。他因何知吾的姓名。其中怕的另有緣故。或是仇家用錢買來與吾爲難的麼。因此抬頭向徐爺偷看了一眼。不看猶可。這一看却將三魂嚇得出竅。七魄遠飛。諸位你道是何緣故。原來曹雄方才因心中吃驚。神思慌亂。沒有將徐爺細看。又因徐爺穿的一身夜行衣服。因此沒有看得仔細。此時抬頭一看。方知是那日在路上所遇問路的好漢。不由自己心虛。身子發抖。半晌說不出一言。徐爺見他如此形狀。着實可笑。喝一聲可惡的曹雄。老爺與你毫無仇隙。因何平白無故作弄老爺。叫老爺走多少錯路。已知爾乃是大奸大惡之人。今夜老爺到此。乃與世間除害喝罷。卽將手中寶刀一舉。在曹雄頭上砍下。曹雄尙想躲

避辯自己來不及了。只見一顆血淋淋的頭落在地下。此乃惡人造孽的下場。天網恢恢。循環果報。絲毫不爽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一回 白泰山巧遇高僧 淨心寺虔誠習藝

話說徐爺。結果了曹雄。在牆上題了幾個大字寫道。徐靜山除惡。以免累及他人。然後將刀上血跡揩去。將案上放着十兩一包的銀子。帶了幾包在懷間。以備路費。隨又飛身出了窗外。一路回到客店安睡。一夜無話。次日起身。一早至街坊飲酒。探聽消息。只聽路人議論紛紛。知曹家已在官府報案。太原縣出籤捉拿兇犯徐靜山。那官衙捕快班頭。素知曹雄乃是奸惡之輩。曉得徐靜山必是一個俠客。却不肯十分出力。然而憑徐靜山三個字。到何處去拿人呢。所以這件案子。竟永遠成爲懸案。表過不提。且說徐爺。聽了街坊議論。他却自己肚內明白。諒官衙捕快。也不能拿他。所以大胆放心的在酒店內一人獨飲。用酒已畢。會了酒鈔回店。因在太原無事。因此又算了店帳。向江南而來。要到杭州尋訪楊爺。這且慢提。再說楊爺。自從在京中與徐爺別後。卽一路南下。先到江甯縣訪友。然後回到家內。住了幾天。看看已將端節。因奉師命。只得又別了家。

室。一路向浙江而來。至五月初四那日趕到杭州。又因沒有一定地方等候師傅只得隨便在湖邊遊玩山水。名勝古跡。就攔在客店內。到次日乃是端節。楊爺思想。師傅曾吩咐午節這天。在湖邊會面。又無一定地方。却到何處去找他呢。因此只得奉命。一早起身。即在湖邊遊玩。等到午膳時候。在湖岸上果與他師傅梧桐子會見。楊爺即上前與梧桐子行禮。梧桐子形甚匆忙。只向楊爺說了一句話。叫他到河南二龍山會晤。言罷而去。楊爺心中甚是奇異。不知他師傅何事匆忙。竟連說話都沒有工夫。又不便細問。且不知二龍山在河南什麼地方。但他們行俠的行跡奇密。往往如此。楊爺尙是初的跟他們做事。所以不知細情。只得將二龍山三個字謹謹的記着。預備到了河南。再作計較。隨又回家就攔了幾日。便向河南而去。再說徐爺從太原起行。約在路上行了幾個月。才趕到杭州。這個時候。已在六七月間。天時甚熱。一路探訪楊爺下落。誰知消息俱無。又不知楊爺家住何處。因平日未向楊爺問及。無處尋訪。只得在西湖住在客店內避暑。到了八月內。看看找不見楊爺。因此又向北行。這日算了店帳。隨趕上京中而來。一日趕到德州地方。忽然患起病來。就攔在客店內。日勝一日。逐漸病勢沉重。

却將店主人憂壞了。請了醫生給他診治。誰知患了一個多月。毫無起色。醫生束手不肯開方用藥。徐爺已人事不知。店主人因徐爺是個單身客人。又沒有錢。不免焦慮更甚。却好有一日。店中來了一個遊方道人。自言能治百樣奇怪病症。人家不能治的他獨能治。且有起死回生的本領。店主人因替徐爺憂慮。聽了道人之言。心中大喜。不問道人是真是假。卽請道人給徐爺診治。說也奇怪。原來道人果有能力。沒有用了幾劑藥。徐爺的病。便日漸痊癒。店主人真是歡喜異常。過了十多日。徐爺病已痊好。便向道人叩謝。道人向徐爺說。貧道因與好漢有緣。所以相救。今要收好漢爲徒。不知意下如何。徐爺道。弟子早有此意。因恐冒昧。故未敢言。今師傅既有此意。弟子求之不得言罷。向道人便拜。道人將徐爺扶起。原來道人法號淨緣。在德州飛鳳山清霞觀修真。他將徐爺扶起後。又向徐爺道。今日貧道。未免冒昧得很。但是好漢既肯拜在貧道門下。尙有一言。要向好漢說明。我們出家人清苦得異常。非比在家人能享盡塵間繁華。而我輩出家人超出塵外。終日間都是在深山野外。受其清苦境地。不知好漢亦能受得否。徐爺道。弟子久已看破塵世。要跳出這個煩惱世界。所苦沒有一個機緣。莫說清苦之



事。弟子什麼苦都能耐得。請師傅不要推辭了言罷。又向道人行了一禮。道人這才收了徐爺。又在店中耽擱幾日。徐爺忽有憂色。你道何故。原來心中有件難事。只因此患病多日。蒙店主請醫購藥之資。已虧累多金。這時身無分文。又蒙一番盛情。若是一文不給他。自己如何交代。要是償還虧欠。怎奈身上又無錢。因此只是心中作難。憂愁不解。店主人曉得其故。便向徐爺安慰。徐爺真是心中感激異常。只好放着日後再來償還他。原來這位店主人姓秦名仁。也是一個好漢。他因徐爺是個英雄。所以肯結交他。徐爺向秦仁客套。作謝了幾句。又過了一日。別了秦仁。跟隨道人回飛鳳山而去。諸位。你道淨緣道人是個何等之人。誰知是當今第二位有名劍俠。那梧桐子等人尙在他之下呢。這時徐爺。何常得知。誠是他的造化。日後何愁不是一個劍俠。本領當在楊爺之上。此是後話不提。且說徐爺跟隨道人回到飛鳳山。只見山勢險峻。人烟絕跡。見道人上山步履輕快。行走如飛。徐爺在後。竟跟隨不上。便知道人是個有武藝的人。觀其步法。而且本領在自己之上。因此心中格外生了敬慕之心。足見沒有錯投名師。這飛鳳山從平地起。高有十餘丈。清霞觀在山頂上。房屋寬大。上了山頂。便可看見道人。

至觀外叩門。只聽裡面有人答應。過不多時。觀門啓處。由內出來一個道童。年在十餘歲。過來向道人行禮。向徐爺看了一眼。道童吩咐徐爺。向道童見禮。原來道童法名妙德。今年才不過十二歲。現在不論年齡。有一句話說得好。叫先進山門爲大。徐靜山今年已四十歲了。沒奈何也只得稱他一聲師兄。與道童行禮已畢。一齊跟了道人進內。道童閉了觀門。原來若大一座道院。觀中除了道人道童而外。並無別人。現在總算添了徐爺在內。也不過三人。莫說夜間無人。連得日間也沒有人跡。虧得徐爺是個好漢。若是換一個胆量小的。豈不嚇壞了麼。徐爺在觀中第一日無話。至第二日。只見師兄妙德。拿了一件道袍來說道。這是師傅命我取來與你穿的。徐爺聽了。便將道袍接過來穿在身上。儼然也是一個道教中的人了。有一天夜間。睡到四鼓之時。忽聽屋外簷下颼颼作响。猶如起風相似的聲音。徐爺聽了。心中好生詫異。不知是何緣故。他仗了自己胆大。意要出外去觀看。這時案上點着的燈光尙未熄滅。妙德在臥舖上打坐。見靜山要出外去。便搖手勸阻。不敢出聲。靜山見妙德如此。只得作止。心中甚是疑心。不知何故。隨悄悄至妙德舖前。低聲問他。妙德道。師弟不可多言。快去舖上安睡。明早

再說罷。靜山只得回至自己舖上安睡。到了天明起來。靜山只是記着夜間的响聲。做了早課。便向妙德詢問夜間之事。妙德道。師弟以後無論聽了什麼响聲。不可出外觀看。昨夜的响聲。乃是本山的神鳥。每至深夜時常出外。這神鳥非常利害。若是等常的人被他見了。性命難保。我們師傅初到此處時。着實費事。不容易在此居住。此處山獸神怪多得異常。若是被他見了。便要受害。因那許多山獸神怪。不容凡人上山。所以師弟切切記着。以後凡在夜間。無論聽了什麼聲音。都不可出外。就是在屋子內。也不能說話談心。靜山聽了方才明白。暗自忖道。不料這山上竟有如此利害。難怪沒有人跡了。向妙德道。不是師兄說知。小弟如何曉得。自此以後。靜山每遇夜間有什麼響。都不敢出聲。光陰迅速。靜山自從上山後。忽已數月。自古道靜極思動。從前在外奔走的時候。常常思靜。現在清靜了數月。覺得非常寂寞。打算下山走走。又恐師傅責罰。正在思量的時候。忽見妙德從外面進來向他說道。師傅命吾特來喚師弟去談話。靜山不由吃了一驚。暗道。吾上山數月。師傅從未呼喚我。今日打量下山去走走。師傅因何蓦地呼我去談話。莫非吾有所思。師傅已未卜先知麼。忖罷。隨起身同了妙德去見道人。

行禮以畢。道人問道。靜山你自從上山後。終日無所事做。可覺得寂寞麼。出家人的清苦。非比在家人一般。能享其塵凡間之樂。現在你覺得如何。不知在山上住得慣麼。靜山聽了此話。格外嚇得驚恐不止。暗道。吾師傅真利害。不出吾料。原來果有未卜先知之能。吾方才的主意。他老人家都算知了。只得在下答道。蒙師傅慈悲。收弟子在此靜修。真是心感無己。如何住不慣呢。尚乞師傅慈悲。傳弟子一些道術。俾可得其真傳。便感激不勝。言罷。又向道人叩拜。淨緣道。吾既收你來。都是有點緣法的。不過道術這兩個字。不是輕易可傳。又不是輕易能學得的。凡事都有先後。況且道術這兩個字。又非常深奧。現在吾先教你的吐納之法。這不啻是道術的進階。你能將吐納的功夫練得深了。以後不論什麼道術。都是能學了。靜山聽了此話。心中大喜不止。暗道。這吐納的功夫。吾已聽楊爺說過。果是一件最要緊的事情。就是練飛劍等等的道術。都要從吐納的功夫練起。然而吾師傅既有這樣的功夫。怕的對於劍術一道。必定精深。吾何不將吐納功夫趕緊練得精深了。再求師傅教吾的劍術的功夫。說不定日後吾何常不是一個能劍的俠客呢。想到這裏。真是歡喜不已。忙向道人叩謝道。弟子久聞吐納的功

夫。是百功之首。師傅傳吾這件功夫。弟子真是歡喜不勝了。道人說道。原來你已知吐納功夫。爲百功之首。但你這要精心練習。以後吾當以按次序。慢慢的再傳授你。且隨吾來罷。言畢。起身向裏去。靜山在後相隨。到了道人平日練功的一間房內。淨緣隨將吐納的功夫。傳授靜山。原來靜山本是有本領的人。只要道人教授一遍。便能一一領悟。照樣練了一遍。與道人觀看。毫無錯誤。道人看了也甚喜歡。隨命靜山。自去逐日練習。因此靜山。已將下山遊玩一件心事丟開。每日在山上練習吐納功夫。忽忽數月。靜山從無一日間斷。因此練的功夫。大有長進。道人又按了次序。傳授他別樣本領。如此不知不覺。已有二三年。道人見靜山功夫長進。性情火氣也比從前好了幾倍。已覺性氣柔和。隨將劍術。傳授與他。因此徐靜山。在飛鳳山學習了二三年。誰知也成了劍俠。可見得天下的事情。只要人專心。無有學習不成的事情。真是合上兩句古話。叫做只要功夫深。鐵杵磨成針。此話誠乃不易之名言。這且按下慢表。再說杭州東門外柳橋巷。自從白氏奉了大夫人之命。投在郝家之後。沒有數日。大夫人羅氏。也帶了幼女了鬻到杭州。與白氏同住。與郝家住在一起。光陰迅速。沒有幾月。白氏臨盆分娩。所幸白

門不絕宗嗣。生下一子。羅夫人真是馨香禱祝。視白氏如親妹。在月內日夜侍奉。白氏心中亦甚懷感。原來白禮君之下。是泰字排行。因此取名泰山。三年懷抱。白氏愛惜如命。這孩子相貌生得與禮君一般無二。白氏因感丈夫在日情懷。待這孩子格外小心。希望孩子大了。好替父親報仇。誰知泰山這個孩子。生得伶俐非常。有過常人之處。四五歲的時候。便知人事。每聽母親說及父親被人所害的事情。即怒恨不已。要替父親報仇。嘗用一把利刃。磨了一磨。要去報仇。他母親又安慰他說道兒呀。你年紀尚小。不可妄言。只要有這志氣。日後長大了。再設法與你父親報仇不遲。現在不可常說。恐被仇人得知了。反是不妙。誰知泰山這孩子。年紀雖小。很有志氣。他聽了母親的話。恐違了母意。從此後決不再提一字報仇的話。恐他母親擔憂。然而他心中何嘗稍忘。暗暗留意習武的事。預備日後可替父親報仇。有一日在街坊遇見一個慕化的僧人。泰山因見僧人生得有點奇異。便站着觀看。誰知僧人見泰山便不慕化了。將泰山看了一眼。不由的歎了一口氣。向前行去。泰山心中格外奇怪。便跟在僧人背後。一路行去。僧人行到無人之處。便站住了。回頭向泰山又看看歎息道。爾這孩子是誰家的。因何

跟着吾行。看你這小孩。因何竟有大冤大仇呢。泰山聽了此話。曉得和尚多少有點來歷。久有訪求名師高人之意。此刻見和尚說話舉動。都不是個尋常的僧人。因此卽在和尙面前跪下。口稱師傅在上。弟子在下叩見了。僧人隨還禮扶起泰山。口稱善哉。問泰山道。爾這孩子。因何平白的稱吾師傅。莫非認錯人了麼。泰山道。弟子拜的就是師傅。何常會認錯人呢。方才因聽師傅所言。曉得師傅是個名師。可憐弟子父仇未報。久有訪求名師高人。學習了武藝。可去報仇。今日得與師傅會見。誠屬幸事。還祈師傅不要推却。將弟子收在門下。這就是弟子的萬幸了。和尚本是有意來度脫他的。此刻見泰山如此年紀。誠敬有加。心中不免格外歡愛。隨道你不要錯認人呢。須知我們許多慕化的僧人。都是遊方和尚。那裡有本領。你去報仇呢。你快快回去吧。不要與我纏綿。耽擱我的功夫。我尙要趕向前去募幾個錢呢。可以混碗飯吃呢。言罷。推開泰山。向前便跑。白泰山見和尚如此舉動。格外疑他是高僧。如何肯輕易放他脫去呢。因此在此後便追。泰山追得快。和尚跑得快。任你趕得如何快。都趕不着他。看看天時晚了。白泰山在和尙背後跟着。趕了已有十餘里路。和尚在前行的。都是些荒村野道。因此全無

人烟。白泰山打量回去。已來不及了。只得仍在和尚背後追趕。不多時忽見和尚在前面。住了步。哈哈大笑道。好了好了。今天爲爾所累。行在此處。荒野異常。連得人家全無。這一頓晚膳。大概吃不着了。現在又無旅店去打尖。這樣便如何好呢。不如我們就在此坐着談談吧。就與白泰山就地坐下。便問起他的仇人在什麼地方。是一回什麼事情。白泰山便將往日他母親對他說的一番話。細細說了一遍。和尚唏噓道。原來如此。你這樣小的孩子。竟有如此大的志願。果然可敬。但吾實在沒本領。因你有這樣的志願。不妨吾且指點你一個去路。只要你心堅。日後何愁父仇不報。泰山道。如此弟子便感激不已。不知師傅指點弟子一個什麼去路。和尚道。但這個去路。離此甚遠。在河南呢。你這樣的孩子。如何去得呢。泰山道。只要師傅指點我。無論什麼地方。弟子都能去得。就是極危險的去處。想上天都能可憐我。加以扶助的。二人談談說說。時已二鼓。所好有月色照耀得如白晝一樣。有此月色。似亦便利得多。和尚道。我們今夜是否已不及趕路了。不如在就近找個住宿之處。是以避風霜。二人隨起身前行。找了一個宿處。原來是座山廟。就在廟內神櫃下過了一夜。白泰山一夜未曾合眼。心中又記念着家。



中。恐母親要在家掛念。無奈要報仇的心切。只可權且離家。待日後報了父仇。再回家侍奉母親不遲。打定了這個主意。因此就將這個念頭丟開。到了次早天色明亮。只見和尚還未蘇醒。仍合着眼坐着打禪。也不敢去敬動他。又過了片時。只見和尚已醒。起身與泰山談話。和尚道。這時天已明亮。看你小小年紀。如何吃得來路上的跋涉之苦。不如今日權且回去。待日後年歲稍長。吾再來指點你的去路。可以報得父仇。現在你這樣小的年紀。尚且意志薄弱。只恐你耐不來清苦。半途而廢。到了後來。減了銳氣。反不能有所成就。豈不可惜麼。不如此刻且保養着這個志氣。只要意想深了。等得再過幾年。那時所學有成。何愁志不能伸。仇不可報呢。況且你家中尚有母親。一旦不辭而別。你的母親在家。焉得不驚恐擔憂盼望麼。爲父報仇。固是可嘉。也是孝道。然而你不辭而別。倘如將你家中的母親急壞了。豈不就是冒了大不孝的罪名麼。所以我還是勸你快快回去的好。免得徒然在此耽延了功夫。和尚言畢。泰山聽了。不由落下雙淚。向和尚道。師傅所說的一番慈悲話。弟子不是不知道。只是光陰可惜。前人說寸時可寶。去不再來。師傅說我年紀小。然而在弟子的心中。覺得年紀已不小了。古時甘羅十

二能拜相。前朝後代。也不知出了許多少年英俊。難道古時候的人就來得。現在的人就來不得麼。方才師傅所言。弟子何常沒有想到。只不過爲了光陰的緣故。行其一不能行其二。就是盡了忠。不能盡其孝的道理。當執其輕重而行之。現在母親身體尙健。只要將父仇報了。再回家侍奉母不遲。況且仇人未去。親心不歡。雖日後以甘旨侍奉。而能得其歡者。未之有也。弟子現在所以離家訪師者。也是因此。尙乞師傅慈悲。指點弟子一個去路。俾所學有成。日後報了父仇。都是師傅所賜。弟子誠感激不盡了言罷。又向和尚下拜。和尚見白泰山出言有方。十分虔誠。早已動了慈意。便道。不想你如此年幼的孩子。竟有如此的志氣。真是令人可敬。現在你既不願回家。便在此跟我混混。也可。但我這出家人。却沒十分高大的武藝。所具不過稍能幾下拳棒。好來你尙初次習藝。不妨待我先將能的幾下拳棒傳與你。讓你可再去投訪名師異人。便進步來得快了。白泰山聽了此言。真是歡喜不盡。忙下拜叩謝了師傅。諸位你道。和尚是個什麼人。原來是富今一個有名的劍仙。純德和尚言罷。就帶了白泰山。離了山神廟。一路回到河南。在淨心寺練習武藝。淨心寺離祝家橋十二里多路。那破廟裏的老僧。與純德

和尚乃是師弟兄。白泰山習藝一年。已武藝勝於常人。但常聞有劍術一事。心中甚是羨慕。雖然跟隨純德習藝一年。因純德從未提及劍術一事。故始終未悉純德乃是一位劍俠。只聽純德言及他有一個師兄。就在祝家橋相近廟內。此人非但武藝勝人。且有劍術利害。白泰山聽了。即心中想慕。但只聽師傅言及。却未見師傅去過。因此未曾得與廟中老僧會面。常思背了師傅。到廟中去看看這個老僧。然終未果行。乃是恐被師傅得知要責罰的。所以只是將這個心念放在胸徘徊不去。有一日適巧師傅出外訪友。只留白泰山在寺中看守寺院。因此得空。到祝家橋地方探訪。却與老僧會面。說明是純德的徒弟。老僧聽了。笑道。你師傅才到此未久。你因何也來了。白泰山聽了此言。不由心中吃了一驚。暗道。吾師傅因何也在這裡呢。因他出外時並未提及。心中又有些不信。正在沉思的時候。只見師傅已在裏面出來。白泰山自知避不去。只得上前向師傅告罪。純德道。我叫你在寺中看守寺院。你因何背地來此。未免荒唐已極。但你的來意。我都知道。莫非要求師伯授你劍術麼。怎奈尚未至其時。須知劍術的道理。甚是精深。須將內功練習到家。才可練得。就是此刻傳授你。只怕你也不能領悟。然而

你來得正好。可見見你的師伯。日後你求教師伯的地方也很多。白泰山聽了師傅之言。不敢多說。只得唯唯聽命。上前與老僧重又見禮。諸位。你道老僧是何等樣人。在前書已略有交代。是少林寺出身。今年已有八十多歲。生得精神倍於常人。早年在江湖上很有威名。人稱神猿李泰。因他有練的一身蹤跳功夫。陞騰飛行。矯若猿猴之故。曾大鬧德州。敵敗無數的豪傑。後來江湖上又稱九千歲。到五十多歲。才出家不問世俗。於今已有三十多年了。他的法號純善。也是一個劍仙之流。這時見了白泰山。生得相貌出眾。却是蓬頭跣足。仍不減其英俊之形。心中甚是喜歡。便問純德道。徒姪跟師弟習藝已有幾年了。純德道。才不過一年。練的武藝已甚好了。只因他的天資很是聰穎。現在已練吐納功夫。只火候未到。只恐此子好勝之心過甚。就這點是他美中的不足。純善道。這是因他年紀太幼的緣故。然而年輕的。往往都是犯這個病。現在我想。令他將練的武藝。試一套與我看。如何。純德聽了。便喚白泰山。將平日練的拳術。練了一套與純善觀看。老僧看了大喜。說道。賢弟之言果是。看此子出手甚高。將來很有造就。然而志氣亦甚好。吾弟要好好造就他。才是。純德道。小弟只恐他血氣未定。只好慢

慢的量材取用罷了言罷。卽吩咐白泰山先回去看守寺門。白泰山不敢違命。遵了師言。卽別了師伯。辭了師傅。一路回寺而去。自此白泰山卽常來廟中。與老僧談論武藝。白泰山有所問。老僧無不盡心傳授他。話說光陰迅速。白泰山在淨心寺。不知不覺。忽又過了二三年。已有十二三歲。他師傅已將劍術傳了他。其餘的武藝等事。除了純德師傅盡心指示外。又得純善的指點。自然精進異常。一日奉了師命。回家看親。以圖爲父報仇。在淨心寺叩別了師傅。帶了寶劍行囊包裹乘了船。從河南一路。趕向浙省而來。在路上自非一日行程。有一日行至中途。因要換船登陸。就住客店內用了晚膳。睡在夜半之時。忽聽隔壁似有廝殺之聲。兵器相擊。其聲鏗然。白泰山聽了心中不禁奇怪暗道。這客店之內。如何來的廝鬪之聲。常聞人言。有黑店之事。莫非今夜吾也投在黑店之中麼。這時的廝鬪之聲。莫非隔壁已在動手。想必這住店的客家。也是一個好漢了。然而在此投宿的客家。必是孤單。自古道寡衆不敵。想他們在此開黑店的。必定賊勢甚衆。想我們都是在外作客的。有句古話。叫做同船合命。有共同生死之義。況且大丈夫見義勇爲。我豈可在此袖手旁觀。見急不救麼。這件事猶不是我們俠義人

做得到的。想到此處。不由一股勇氣奮然而起。就披了衣服下了床。也不點燈火。執了平生所用的寶劍。將窗門開了。跳出窗外。這時正在三鼓之時。天上月色正中。照耀如同白晝。白泰山將身子落在院子裏。靜心細聽。說也奇怪。那廝殺的聲音又沒了。在各處看了一遍。見沒有响動。只得仍回到屋子裏。才上了床。忽又聽得有械鬪的聲音。出外細聽又沒了。諸位你道。這是什麼緣故。原來這裏頭有一個解說。只因白泰山是初次到這裏投宿。甚且來投店的時候天色已晚。一進店就進屋子用晚膳。沒有看得這店內的方向。而且此時又在睡夢中起來。如何摸得清。這時第二次跳出窗外。方才醒悟。你道是何緣故。只因白泰山跳出的這個院子。與客店的屋子隔着一座牆。因他的住屋子是靠邊的緣故。那械鬪的聲音。是在裏面一間屋子內。所以白泰山到了外面的院子內。反聽不見械鬪的聲音了。這時明白了此理。隨跳上高屋。蹤到裏面的院子內觀看。誰知才到屋簷上。只見底下院子內。有三五個大漢。各執兵器。圍住一個大漢。在廝殺。只見那個掌櫃的一齊在內。已可決定是黑店無疑了。若不是黑店。因何在夜間。率衆持械。與了客家廝殺呢。忖到此處。不由心中大怒。在屋簷上一舉手中寶劍。大

喝一聲。受困的好漢。不要驚慌。待吾來結果這許多狗輩喝罷。卽飛身而下。這一來。只將許多大漢吃了一驚。要知後事如何。底下廝殺的。究竟是一回什麼事情。且待下回細細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二回 惡武三集衆尋仇 閻義士拔刀相助

話說白泰山。因見掌櫃的。率衆圍住一個好漢在廝殺。心中已諒定是黑店無疑。不由大怒不已。早在屋上身子一幌。到了底下。這時底下院子內。掌櫃的與了許多漢子。正在要取勝那漢的時候。突見屋上跳下一人。只當那漢來了幫助。不由個個吃驚。回身觀看之時。原來不是別人。乃是旁晚時候來投宿的一個少年孩子。不由心中大怒不已。喝一聲。好不知死活的小輩。敢來送死麼。掌櫃的喝罷。卽將手中執的單刀一幌。棄了那漢。卽轉身用刀直向白泰山迎面砍來。諸位你道。他們廝殺是一回什麼事。果是黑店取財麼。原來非也。乃是仇敵的事故。那被包圍的漢子。是山西人。姓閻名錫方。就是早年在揚州。因黃二公子害死白禮君。惱了這位義士。曾兩次行刺黃公子。後因行刺未成。閻義士曉得自己本領有限。雖然生了一副俠義的心胆。沒有驚人的武藝。如

何是人家的敵手呢。因此一恨。揣眷返鄉。決意遍訪名師高人。學習武藝。誰知返鄉以後。生了一二年的病。已將壯志消磨盡淨。而且病後。身子薄弱。精神不好。無影中早將一番訪師習藝的心願消滅了。從此在家安守。過了一二年。精神才得復元。雖然壯志已消。然而意猶未盡。有時閑着無事在家。也將武藝練習練習。雖然沒有名師指點。只要精心練習。未嘗沒有長進。閻錫方志意甚堅。他在病後。每日練功。沒有一日間斷。光陰似箭。忽忽又過了幾年。自古道靜極思動。閻錫方在家株守了幾年。又想出外走走。謀些事情做做。有一日帶了一些費用。從山西起行。預備到河南地方。或是在北五省地方找個職務。因在河南住了幾個月。沒有事做。又到北五省地方來。誰知在路上遇了一件不平等的東西。你道是何事。只因經過延慶縣。閻爺住的客店。這家客店叫做徐家店。那店主人是延慶地方一個好漢。只因與江湖上的武三結下深仇。武三一日結了許多賊黨。深夜至徐家店叫門。這徐家店主人叫徐仁。平生不肯居屈。一聽聲音便知是武三。乘着深夜。沒有防備。所以他糾集多人前來報仇尋事。徐仁是個好漢。豈肯躲着不出去麼。就不是人家敵手。也得出去較量一下。因此悄悄起床。恐怕驚





領都不在仁利之下。若一個對一個敵起來。徐仁和最多與武三不過敵個平手。要想取勝。萬萬不能。這時武三有了幫助。更不消說得。徐仁和如何是衆人的敵手呢。因此戰未多時。徐仁和被包圍着不能脫身。此時任你拚死戰鬪。要想取勝衆賊。是萬萬不能的。因此戰鬪又沒有一二個回合。徐仁利已累得滿頭大汗。肩背上已早給賊人砍了一刀。看看已有性命之憂。旁邊武三看了大喜。格外使出平生的本領。思乘間將他結果了。以洩心恨。誰知天不如人願。偏偏在這個緊急的時候。忽見從屋脊上又跳下一個人來。此人生得身長八尺。氣宇軒昂。不似尋常之輩。也似一個有本領的好漢。武三不由吃驚問道。來者何人。敢來多事麼。諒你不知我們的利害。真是自來送死言罷。便來敵住這個漢子。那人大喝道。爾這夥小輩。因何黑夜聚衆前來尋仇。諒皆不是好人。若問我麼。是專與人間鋤除一切不平等的好漢。姓閻名錫方。外號人稱神拳太保。今夜因路過此處。見有不平。故來打一個不平言罷。將手中執的單刀一舉。就在武三的頭上砍去。原來閻錫方的武藝。比了武三只高了一着。所以武三也足可與閻錫方敵幾個回合。這時衆賊徒個個都分了神。徐仁和才得脫離危險。將對方的人細細一

看。因在月下。又與武三戰着。被那刀光遮住了。一時看不清楚。聽那人的聲音。且不是本地人。又不熟悉。心中不免奇怪。暗道。我徐仁和平日沒有造孽。所以到了危急的時候。有人來助我。這想是天不絕我。才有這般巧事。叫人來救我呢。諸位你道。閻錫方住在店內的人。此時因何也出來帮着徐仁和廝殺呢。原來這裏頭有個緣故。閻錫方是個慣走江湖的人。他們出門處處防備着。就是投在客店內。夜來都是不敢十分酣睡。一則恐有仇人。二則常聞各處都有黑店。恐怕誤投在客店內。便遭賊人暗算。所以睡覺十分清醒。方才睡到三鼓之時。忽聽店門外有人叫罵。繼又聽得器械之聲。他細細一聽。曉得是來店中尋仇。這必是與店主人有仇的。才深夜聚衆前來。若是與客家有仇隙。決不會這樣叫罵的。聽得外面聲勢赫赫。閻爺心中打量。這夥人必定不是好人。否則有什麼事。日間儘可說話。因何要夜間率衆前來尋仇呢。今夜我既在此。豈可不問。不知這店主人爲人如何。本領如何。只怕人單勢孤。不是人家的敵手呢。閻爺一面忖量着。一面在臥舖上披了衣服起來。聲聽外面的聲勢。較前更勝。只恐時候久了。若是店主人畏懼不出去。那外面的賊衆。必定破門而入。一般胆小的客商。豈不受驚。而

且這夥賊衆。又豈肯不乘間劫取些財物麼。他是天生的一副俠骨俠腸。見義勇爲的好漢。又想打個不平。將一夥惡賊殺退了。以助店主人一臂之力。因此將衣服披好下床。執了一把單刀。打算從屋上出去。見機行事。誰知正在這時。忽聽屋上有人飛行。其聲甚微。然而他們有功夫的人。却聽得甚是清切。一想不好。莫非那外面的一夥惡人。已登高從屋面上進來了麼。自己隨也悄悄出外。上了屋面。只見一條黑影。似飛的跑向外去。甚是奇怪。暗道。這是什麼人。莫非就是店主人麼。闔爺心中忖量。且不管他。待我也跟着他背後。到了外面再說。這見前面行着的那條黑影。甚是快速。闔爺也不去管他。隨用了飛行術。一路出外。才到店門外屋脊上。只見店主人已在與那夥賊衆動手了。心知方才前行的一條黑影。原來正是店主人無疑了。然而觀其方才的夜行術。似已可想見其人的本領。必不在人下。此時我何不且在屋脊上觀看勝敗。再下去動手。若是店主人能取勝。我不必再下去幫助他。何必與那夥賊人多結仇隙。自古道朋友多一個好一個。仇人少一個好一個。若是店主人果因寡衆不敵。我再下去幫助他不遲。且看他本領如何。我想四海皆朋友。何妨就與他結個朋友。也是好的。因此闔

爺打定了這個主意。就在屋脊上觀看。見徐仁和用的一把單刀。舞得水洩不通。果然是好本領。可惜賊人武三。本領也不在徐仁和之下。因此仁和竟不是他們的敵手。約戰鬪十餘回合。看看徐爺已敵不住了。這時閻爺便想下去助戰。怎奈稍遲一步。徐爺肩已受了賊人一刀。這時閻爺下得屋來。便與徐在一起。約戰二三個回合。自古道棋高一着。全盤得勝。那武三本領雖好。不是閻爺的敵手。隨逐漸不支。衆賊徒方才所以取勝徐仁和者。因武三的本領出衆。所以徐仁和才不能取勝。此時武三與閻爺戰着。徐仁和便乘間與衆賊廝殺。徐仁和肩背上尙帶着重傷。猶能奮勇作戰。真是不愧是一條有名好漢。戰未數合。那許多賊徒。此時無武三在內。那裏是徐仁和的敵手。被徐仁和也砍傷了幾個。衆賊見徐仁和有了幫助。且見武三也不是閻爺的敵手。自知不敵。隨棄了徐仁和。各自回身紛紛逃散。這時武三正給閻爺殺得不支。見衆賊徒已皆逃去。自料不是人家對手。因此也乘間竄個破綻。虛幌一刀。回身逃走。賊人的輕身功夫甚好。一轉眼間。已騰身上高屋。飛逃而去。閻爺趕上屋脊。只見武三已逃得不知去向。只得仍下屋落到底下。徐仁和棄了手中單刀。過來向閻爺叩謝。閻爺道。店主人

何必如此。見人危急。拔刀相助。是我輩應爲之事。何必言謝。忙將徐仁和扶住。還禮。這時徐仁和向閻爺叩問姓名。人氏。閻爺道。在下姓閻名錫方。只因平生好義。自小又練得些拳棒。蒙人送了一個外號。叫做神拳太保。乃是山西人氏。只因在家株守多年。出外思謀個職務。以混飯碗。今夜偶然投在寶店打尖。不想得與尊兄相會。真是三生之幸。言罷。也向徐爺問了姓名。徐仁和聽了閻爺所言。方知閻爺就是日間來店投宿的客人。此時仔細觀看。原來一些都不錯。心中大喜。隨向閻爺通了姓名。又客套了幾句。徐仁和因此時已在四鼓以後。過不多時。便要天亮。又因若給客家得知此事。不免與店中生意有關。因此二人不便在外多耽擱時候。因此隨一齊仍從屋上進內。到閻爺房內坐了片刻。閻爺因時候已不早。勸徐仁和回房安睡。約了明早再叙。徐爺只得遵命別了閻爺。便回房安睡去了。這且不提。再說次早。徐仁和一早起身。便到閻爺房中叙話。中店人只因昨夜都睡得很酣。所以都一些不知。今早見徐仁和一早就到閻爺房中叙話。許多小二見了。都甚奇怪。暗道。這姓閻的客人。昨日來的。與我們店主人素不認識。今早店主人因何一早就去拜望他。這事甚是奇怪。莫非這姓閻的客人。也是

江湖上的一個好漢。昨日因沒有得知。或是今日才得知他住在這裏。所以一早就去拜會呢。許多的小二。都暗暗議論此事。這是閑話不提。且說徐仁和一早起身。就去闖爺房中拜會。這時闖爺正才起身。見了徐仁和進來。便起身迎接。店小二也早已送進茶水來。闖爺隨請徐仁和坐下。小二獻茶。闖爺洗了面。便坐下與徐仁和談話。問起昨夜那許多盜寇。所因何事。夜間集衆來尋仇。徐仁和道。提起這事。令人可恨。昨夜來的那賊衆。爲頭的一人。乃是我們延慶地方的一個惡人。在地方上仗勢欺人。無所不爲。起初小弟見他所作所爲。看不下去。便用好言勸他。誰知這個惡徒。是個勸化不得。頑梗之輩。因弟好言勸他。反當弟是有意與他作難。就因這個緣故。結下仇恨。只因素知小弟不是好惹之人。因此不敢怎樣。有一日小弟在酒店內吃酒。這惡霸也在店內用酒。那時小弟因多吃了一盃。與那惡徒言語沖撞。在酒店內就要動手。後經許多朋友勸住。沒有鬪得起來。不料他記了深仇。昨夜竟帶了衆惡徒來此尋仇。這事真是令人意想不到。可見這個惡徒。誠是兇險異常。小弟如何想得到。若不是闖爺拔刀相助。小弟已幾遭毒手了。我想這個惡徒。昨夜吃了敗仗回去。必定不肯甘休。只怕今夜邀了

賊黨仍是要來報復的呢。可惜我的大徒弟出外去了。若是在此。也可助我一臂之力。這事尚乞闔兄在此屈留幾日。助弟臂力。則心感無已矣。日後自當重謝。萬望闔兄不要推却。小弟萬幸了。徐仁和言罷。狀甚誠懇。闔爺見了徐仁和。出言慷慨。舉止豪爽。不似卑鄙之輩。心甚敬服。自古道英雄惜好漢。好漢惜英雄。因此二人雖是初見。却甚是言談得來。他曉徐爺也是俠義之人。隨即答應了他。向徐爺道。小弟不知便罷。今既得知。焉肯即去。就是徐兄不留我。小弟也是要在這裏的。但不知那個賊人。他平日做什麼買賣呢。徐仁和道。提起這個惡霸。他姓武名三。因他行三。所以人都叫他武三。與我們是同業。也是開客店的。然而他不是這裏人。他的根底却不甚清。不過聽人說。從前在江湖上。是個開設黑店的人。近年來因積了幾個錢。所以棄了那黑店的買賣。也來此處開個客舖子。其餘的我們就不甚得知了。闔爺聽罷。已不用再說。估量那武三。既不是好人。那開黑店的一句話。決絕不是虛言。觀那人的武藝。也着實來得。似這樣的惡人。若不及早將他除去。日後不知要作多少罪孽呢。闔爺忖罷。又向徐仁和問道。然而這武三。既是如此可惡。又是外路人。難道你們地方上。竟沒有人起來說句話。將這



個賊人。送到官府去麼。徐仁和道。闖兄是才到此處。如何得知我們延慶地方的人最  
 是勢利的。而且又極是怕事的人。逢了這許多事情。個個縮頭。那許多富戶有了幾個  
 錢。格外保重自己的身家性命。樹葉落下猶恐打破了頭。如何還敢出來多管這許多  
 閑事。只要自己不吃虧便是了。窮人麼。格外不用說。做得起什麼事來。人微言輕。就是  
 要想說幾句話。還有誰人來聽呢。況且武三這個惡霸。又甚有勢力。你想還有何人敢  
 多言呢。因此幾個緣故。只得聽其造惡。這回他與小弟作對。就是他不過幾日等我  
 的大徒弟回來。也是要找他說話。非將這個惡徒結果了。才可替地方上除害呢。闖爺  
 聽了徐仁和這番話。甚是合意。答道。徐兄既有此意。小弟甚是敬服。弟雖不武。當助臂  
 力。想憑我們二人之力。也可敵得那夥惡徒。在弟心意。不若今日就去。何必要等令徒  
 回來。恐怕耽擱久了。又要另生枝節。我們既在此等人。難道那夥惡徒。就不去另招賊  
 黨麼。到那時賊黨勢衆了。只怕一時不易盡除了。不若今日就去。乘其不備。就將衆賊  
 殺他一個乾盡。叫他準備不得。小弟此計。不知徐兄以爲如何。徐仁和聽了闖爺此言。  
 心中大喜。隨即答應道。闖兄肯如此幫助。此計甚妙。小弟自當遵命。但武三那個賊。他

手下的賊黨甚多。我們二人去。或恐還有不敵的地方。因那夥賊徒。雖然都沒有什麼本領。但人勢多了。也有些碍事之處。小弟在此。也收了幾十個徒弟。等用了早點。着人去將他們都招集過來。雖不濟事。然而也可應付那些賊徒。我們也可省去多少手脚。小弟此意。不知閻兄如何。閻爺道。如此更好了。事不宜遲。徐兄你先派人去招集他們吧。好來此時小弟肚中尚不飢餓。就是再過一會用早點也不遲。徐仁和道。小弟遵命。言罷。辭了閻錫方。即到外去。先吩咐小二送早點與閻爺點飢。一面又派了店小二。去招集衆徒弟。以便助勢。可以去結果那武三那夥賊黨。徐爺支派已畢。打量用了午飯。再去找武三說話。因此又回到閻爺房中敘話。只見閻爺尚未用早點。原來閻爺曉得徐仁和尚未用早點。因此在房中等候。這時徐仁和進了房來。見了閻爺在坐等。心中到不過意。隨即坐下。向閻爺道。早點冷了。閻兄因何放着不吃呢。因何久候。真是令弟不過意了言罷。即與徐爺二人同用。早點畢後。小二又送進茶來。二人用茶。過不多時。只見在近處居住的徒弟得了信。都已來了。由小二送進閻爺房內。先見了師傅。然後徐仁和命衆徒弟。一一都叩見過閻爺。各人都在旁邊坐下。沒有多時。已來二十多人。

閻爺用目觀看。只見徐仁和來的許多徒弟。個個都是生得相貌不凡。器宇軒昂。心中不免羨慕。真是強將之下沒有弱兵。隨一一向他們問了姓名。衆徒弟個個都是有禮貌。對答如流。不免使閻爺看了心中格外羨慕不已。徐仁和道。小弟在此。共收了七十二個徒弟。此時只到了二十多人。尚有四十餘人未來。他們來得早的。都是居在就近地方的。尚有二十多人。居在最遠。離此都有十餘里路。只怕要到飯前飯後才得聚齊。小弟打算。在店中用了午飯。再去向那武三說話。好來武三離此不遠。只不過二三里路。不消多時便趕得到了。不知閻兄以爲如何。閻爺道甚好。只要是今天去。諒那夥賊徒。都沒有什麼變動。徐兄只管慢慢安排了。大凡做事不宜急燥。過急了便有疏漏。徐仁和道。閻兄此言極是。小弟一切俱當遵命。正在說着。只見稍近的徒弟又到了十餘人。忽忽之間。已將近午。這時遠近的徒弟俱已聚集。徐仁和檢人數。只有六十七人。原來還有的五人。都是出外有事去了。徐仁和門下收的七十二個徒弟之中。要算大徒弟。二徒弟。四徒弟。弟本領最好。大徒弟姓黎名毅忠。也是本地人氏。此人雖是徐仁和徒弟。論本領却在徐仁和之上。因黎毅忠天分好。生就一副俠腸。專愛交結有名豪俠。

因此交遊很廣。很在外叨學一番。曾受名人指點。因此之故。所以各樣武藝。都在徐仁之上。這一來。真是所謂藍出於青。而勝於青了。二徒弟姓黃名又山。外號人稱雙刀將。也得名人指點。曾擅雙刀。若是用起來。非常人能敵。在延慶地方。很有點聲名。他不是本地人。乃是蔚縣人。只因移居在延慶。這時正是回鄉去了。四徒弟姓劉名鑄。也是本地人。專擅舞鎚。人稱雙鎚將。這人非但擅用兩柄銅鎚。而且膂力過人。就這點本領人也不易敵得。今日大徒弟二徒弟却不在延慶。四徒弟劉鑄。却沒有出外。得了信息。連飯都沒有吃。因他住得甚遠。隨帶了雙鎚。趕到徐仁和店內。徐仁和見了劉鑄。帶了雙鎚來幫助。心中甚喜。曉得他們都沒有用飯。因此店中早已預備了酒飯。真是濟濟一堂。英俊聚集。閻爺見了。不勝歡喜。向徐仁和道。如兄者真所謂桃李盈堂矣。就此一點。人不能矣。況且又都是英俊之輩。格外可嘉。令小弟見了。真是羨慕不盡了。徐仁和聞言。也是歡喜。不得不向閻爺客套幾句。閑話不提。且說衆英豪。各人酒飯已畢。個個磨拳擦掌。要替師傅出氣復仇。徐爺讓閻爺先行。自己帶了衆徒弟。各執兵器。一齊向武家客店而去。街上行人見了徐仁和。招集如許徒弟。去找武三講話。都替武三捏

了一把汗。又替武三担憂。又是歡喜。只因武三是個惡霸。所以人人痛恨。都趕去觀看。巴望徐仁和這邊得了勝仗。以替地方上除害。就觀這一點。武三在延慶地方的爲人。已可想見了。此時得許多閑人。在後跟着去觀看。在旁人看了。格外覺得聲勢赫赫。約有幾百人之衆。誰知聲勢一衆。實是替武三那裏張眼惡徒。他們早已得了信息。況且徐家店與武家店。又相離不遠。武三手下那夥賊徒。曉得徐仁和這邊勢力大了。已皆逃了一個乾淨。原來武三。因昨晚吃了敗仗回去。曉得徐仁和這邊有了助手。況且又曉得徐仁和的勢力。昨夜本想冷不防。就將徐仁和結果了。後來事未如願。便知徐仁和這邊。必定不肯甘休。若不及早準備。非但延慶地方立不住脚。而且要受徐仁和的虧。一不做二不休。不與他爭鬪便罷。現在既已開了爭端。就要分個勝負才是。因此他將店中事務。託了手下許多賊徒管理。吩咐衆賊徒。若是徐仁和那邊不來這裏爭鬪便罷。若是來了。你們萬萬不能與敵。因徐仁和那邊。現在既有了準備。他們的勢力甚大。你們決絕不是他們的敵手。只可遠避。便不算認輸。等我邀了朋友來。那時再叫他們曉得利害。不要說是一個徐仁和。就是十個徐仁和。也要結果他一個乾淨。武三當

夜與衆賊徒計議已定。待到天明時候，用了早膳，帶了包裹，即與衆賊作別，向外一路邀請朋友去了。衆賊徒將武三送別以後，仍皆回到店內，打算徐仁和決絕沒有胆量，敢到武家店尋仇。誰知到午膳時候，衆賊徒就在武家店得了息消，說徐仁和在店中，招集了衆徒弟，要到武家店復仇。衆惡徒仗了平日作惡的胆量，猶不懼怕。一來當作人是說的頑話，二來仗了本領，就是徐仁和來，也預備爭鬪一下子。如是得了勝仗，豈不更好。從此在延慶地方，格外可享盛名，就是等武三回來，也好受一番誇獎。因此即在店中預備應敵。誰知至午膳時候，又得了信息，說徐仁和在店中，已請了許多有名好漢，並自己許多徒弟，已聚集了二三百人，聲勢赫赫，即刻就趕到武家店來了。衆惡徒得了此信，猶以爲假。這時衆人中便有人獻計，說事不可兒戲。若是徐仁和果然有如此的準備，我們這邊人數甚少，不免有寡衆不敵之慮。不若還是聽信武三之言，遠避才是。以息其鋒銳。等得武三邀了朋友來再說。衆人聞了此言，皆然其說。就派了人到徐家店去探信。誰知派去的人尙未趕到徐家店，却與徐仁和等人迎面而遇。只因武三手下的衆賊徒甚多，甚多。徐仁和也認不清，然而武三這邊的人見了徐仁和，却

皆認得。這時一見徐仁和這邊的人數。不由吃了一驚。連着跟隨看閑的人。果有二百之衆。他得了這個信息。不敢稍停。立即趕回武家店報信。因此武家店的衆賊徒。未等徐仁和等人趕到。已早皆逃散。就是店中幾個宿客。也早都逃了。等得徐仁和帶了衆徒弟趕到武家店。那裏還有人影。竟是一座空店。徐仁和吩咐衆徒弟。進內搜索。見沒有人跡。衆英豪餘怒未息。將店中各樣什物。都皆打毀。徐仁和也攔阻不住。片刻之間。一座武家店。被衆英豪打得落花流水。見沒有人。徐仁和向衆人道。那武賊自知不敵。已先避去。一時也找他不見。不若我們且先回去。諒他也逃不了。等得我們回了店。再探聽這個武賊的下落吧。衆英豪只得聽命。一聲吆喝。都皆出了武家店。仍回到徐家店而去。那許多看閑的人。也只得散去。表過不提。再說徐仁和。帶了衆徒弟。回店以後。便派了人出外探聽武三的下落。過不多時。派去的人回來報。道武三因昨夜吃了敗仗。今日一早就出外邀請朋友去了。今日店中所有幾個賊徒。因聞這裏勢盛。所以事先已逃散了。現在那夥賊徒。已都避去。不敢出外。徐仁和聞言。吩咐探信的退下。向衆徒弟道。那武賊既去邀人。諒他不久必來。就是他請了什麼好漢來。我們豈怕他麼。

過不幾時。你們大師兄二師兄也都快回來了。那時等得武賊邀了人來。才叫他曉得我們的利害呢。衆人道。師傅只管放心。就是大師兄二師兄不來。我們又豈怕他們麼。莫非武賊去邀來的人。是三頭六臂麼。就是三頭六臂。老實說也要給他一個利害。下了他們的腦袋。折了他們的手臂。只要我們一人一拳。也要將他們擊成肉醬呢。衆英豪言罷。又都個個磨拳擦掌。旁邊閻爺。也在旁陪着說道。諸位所言極是。請徐兄只管放心。此回武三。就此乘機逃去就罷了。若是再來。真是他的惡貫盈滿。豈能再放他脫身麼。閻爺言罷。徐仁和聽了大喜。向閻爺道。這事皆是閻兄之力。武賊除後。兄的功勞不小。小弟感甚。各人談談說說。天時將晚。徐仁和在店中又設了酒宴款待。衆人飲畢。時已二鼓以後。衆英豪住得近的。各自回家居住。較遠的都在店中住宿。次日午飯後。各人方始散去。約定等得武賊回了延慶。再在店中聚集。以便對敵。以給地方除害。只有閻爺仍在徐仁和店中居住。徐仁和待如上賓。每日皆以盛宴款待。二人隨結爲至交。這且慢表。再說武三。自那日清早。在延慶別了衆賊徒趕路以後。在路上日行夜宿。沒有幾天。已趕到正定府。原來正定府地方。有一個好漢。此人外號。人稱八臂哪吒。秦



道善。乃是一個道教中人。年在四十多歲。本領甚好。練得一身好拳棒。且有一種暗器。乃是毒藥煉就的五把飛刀。稱爲梅花刀。若是用起來。能在百步之內傷人性命。這五把飛刀。皆用毒藥煉過。百發百中。若是飛在人的身上。只要一見了血。毒即發作。便有性命之憂。任是什麼人。皆醫救不得。然而這刀。只有秦道善自己備有解藥。所以秦道善又有一個外號。人稱飛刀道人。因秦道善乃是穿的道裝。故有此號。他與武三乃是至交。論起這個秦道善。也是一個萬惡萬惡的道人。與武三真是志同道合。所以在三年前。他二人即結爲義兄義弟。若以秦道善的本領。與武三比較。真是相去甚遠。秦道善較武三高得幾十倍。武三平日。常向秦道善學習一藝。要習秦道善的飛刀。秦道善因飛刀。乃是秘傳。除了他本人專擅這件暗器之外。別人從未有能用這件利器的人。若是一旦傳與武三。誠恐武三遇了好友。再傳開去。豈能再稱奇技。因此始終沒有肯傳授武三。武三得知其意。不好堅求。只得作罷。而且秦道善除了專擅飛刀之外。且又生得膂力過人。兩手也有千多斤的氣力。這次武三。吃了徐仁和的敗仗。心中打量。秦道善若肯幫助。莫說一個徐仁和。就是有十個徐仁和。只怕也不是道善的敵手。且諒

定道善必定肯來幫忙的。因到了正定府。便至道善住的雲鶴觀。來到了觀內。誰知道善又不在觀中。只有一個道童。在觀中看守觀門。問那道童的下落。道童又不知。向武三道。師傅出門。從未吩咐去處。且又行止不定。師叔若是早來一日。便得相見。昨日至午飯後才出去的。但他的皮氣。小姪是深知的。這一出去。又不知要到幾時才回來呢。他每每如此。不出去則已。要是出去了。在平常最回來得快的日子。總要隔上一二個月。尙是早的。有時慢的時候。常整半年的不回來呢。武三聽了這話。心中真是說不出的焦事。向道童道。你可知你師傅。在平日的時候。他出去到些什麼地方。道童答道。師傅無論出去回來。他從未回來說過。因此實是無從得知。武三聽了此言。實已無可再問。但是心中真是焦急異常。耐性在觀中等候了一日。真是音信一些俱無。只得吩咐道童道。若你師傅回來。說我因有要事來看他的。千萬別忘了。叫他在觀中等我。我多則一月。少則半月。就要來的。道童聞言。只得唯唯答應。武三與道童作別以後。即離了正定府。又向平山縣訪友。原來平山縣地方。也有一個好漢。姓洪名大川。是山西人氏。却在平山縣。離開鄉鎮二十多里。在一座飛鷹嶺落草。此人與武三也是知交。手下有

十二個頭目。個個皆有本領。而且洪大川擅用一根鉄棍。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在武三的意思。不用人多。只要一兩個本領出衆的人。便比較沒用的人千萬個也不止。若是要放着旁邊喊吶助威的人。就在延慶地方。要幾百個人也容易得很。因此離了雲鶴觀。卽一路向平山縣而來。在路上行了幾日。已到平山縣。當日因天時已晚。不及趕上山去。就在鎮上打尖。過了一晚。到次日早起。武三在客店內用了早點。正結算了店帳出門。行未多遠。只見前面來了一個道人。武三用目觀看。不由喜出望外。正是踏破鉄鞋無尋處。得來全不費功夫。你道來者是誰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自己要尋找的道人秦道善。忙上前去與道善相見。各人行禮。道善問道。武三弟你不是在延慶地方麼。聞你混得很好。今日你因何到這裏來的呢。武三道。提起來話長。我正要找你呢。在你觀中已去過了。等了一日。因你不知幾時才回。打算在此處再耽擱一二日。還要到你觀中去等候你。因有些要事與你商量。如今在此會見。再好沒有。怕的我的事也有幾分勝數。就這點機會便可算得定了。此處不是叙話之所。我們就在前面一家酒店內。喝盃酒再說吧。道善道好極。二人說着一齊前行。沒幾步便至酒店門前。齊跨進了店內。

酒保過來招呼。二人就擇了一個座位坐下。命酒保去取了酒菜來。武三先替秦道善斟了酒。然後將在延慶。徐仁和與自己尋仇的一番話。細細說了。前書已交代過。秦道善雖是出家人。而其作惡。實與武三相等。此時聽武三之言。卽勃然大怒。喝道。徐仁和我個何等樣人。敢與我們弟兄作對。真是胆到不小。老實說。我們弟兄患難同當。有人敢欺負老弟。猶如欺負秦道善一樣。就是你老弟不好。徐仁和也該探聽探聽。曉得我秦道善的利害。就該看在我的面上。現在他既與我們作對。欺負老弟。已無情義可講。不若待我到延慶去。將徐仁和結果了。以與賢弟洩恨便了。道善言畢。餘怒未息。武三看了。真是歡喜不已。又替道善斟滿一盃酒。說道。大哥且息盛怒。現在大哥既肯與小弟出力。真是心感無已。若是不能將徐仁和結果了。小弟在延慶如何還能立足。此刻我還想去邀一個朋友同去。提此人大哥也該曉得。就是飛鷹嶺的寨主洪大哥。小弟與他也是深交。若是洪大哥肯去帮忙。小弟真無憂矣。不知大哥以爲如何。我們還是同去。還是大哥先回雲鶴觀。等得小弟邀了洪大川。再到觀中來請大哥。道善道。提起洪大川這人。愚兄與他也很談得來。而且洪大川武藝也甚好。愚兄與他只是沒有深

交。但不知此人義氣如何。賢弟與他既有交情。應知道。若肯幫助。是很好的事。常言道。幫助的人多一個好一個。你自己已定奪便了。武三聽了道善如此口氣。曉得道善的性情好勝。凡有爭鬪的事情。每不肯請人。歡喜獨得功勞。他說凡爭鬪的事情。有了旁人幫助。就不算好漢。在他的意思。最好不去請洪大川。就是他一人獨去。然而又知洪大川也是一個好漢。又與自己性情相合。所以也不好阻住武三不去請他。就說了這樣一番話。然而武三何常不知他的意思。但因徐仁和勢力甚盛。恐道善一人去。尙不是人家敵手。所以不能不去請洪大川。便向道善答道。在小弟之意。既已來此。還是去飛鷹嶺走一遭。若是不去。日後給他得知。反要遭他怪。而且洪大川爲人。小弟深知他也是重義氣的人。諒定他決絕不肯推却的。不知大哥的意思如何。還是同去呢。還是在正定府觀中等我們。道善道。我與大川沒有深交。還是我回正定府。在觀中等候你們吧。但是就去就來。不要在寨中耽擱。以免叫我望人心焦。武三道。小弟遵命。大哥先回正定吧。我在大川寨中決不耽擱。多則兩天。少則一天。必定趕到正定便了。二人一面用酒。一面言談。武三因要趕路。不敢多飲。喝了一個半酣。會了酒帳。就此告別。一路向

飛鷹嶺洪大川寨中而去。這裏秦道善也向正定而來。到了雲鶴觀。道童將武三到觀中拜望一番話。細細向道善說了。道善道。我在路上已與你師叔會見。一切事情已俱得知了。道童聞言。隨退下不提。這且按下慢表。再說武三。別了道善。即趕向洪大川的山寨而來。只離鎮市二十多里路。在他們有飛行術的人行起來。不消多時。已趕到寨中。山下嘍囉都與武三認識。因早年武三曾常來此處。武三到了山下。先向嘍囉問道。你們寨主可在山上。嘍囉答道。武爺且請上寨中獻茶。我們寨主今早同了一個朋友下山遊玩去了。大約稍停就要回來的。武三聽了。心中忖道。來得真不巧。因他也不在寨中呢。且不管他。既來此處。待上山會了頭目再說。因此一路上山。小嘍囉先上了山。進寨報信。衆頭目得知。一齊出來迎接。武三進了寨內。與衆頭目分主賓坐下。嘍囉獻茶已畢。武三向衆頭目問起。寨主到何處去了。頭目道。寨主今早陪一個朋友下山遊玩。大約一二日就回來的。武爺既來此處。就在小寨耽擱幾日。洪寨主明日不回。後日都是要回來的。諒無多日耽擱。武三聽了此話。心中甚是焦急。一想在此耽擱幾日。果然不妨。但是與秦道善約着。二三日必到正定的。若是在此有了耽擱。只恐道善又

要他去。只因曉得道善皮氣古怪。性子比別人急燥。他若是在觀中。等了二三日。不到正定。他等得心焦。必定生氣。又向別處去了。那便一時難以尋找了。武三心中雖是如此想。然而既來此處。只得耐性等候。在寨中住一日再說。若明日大川不回。只得且趕往正定便了。他打定主意。隨在寨中等候。頭目因武三與寨主是知交。隨備了酒宴款待。武三到也不覺寂寞。話說光陰迅速。武三在大川寨中。倏忽已有了兩天。只見洪大川仍未回來。不能再等。次早只得向衆頭目辭別。囑託衆頭目。如洪寨主回來。說我特理拜望。因有要事商量。此時尙要到別處去。千萬請他務必到正定府雲鶴觀。秦道善觀中一叙。我在那久候。免得小弟再來。又要歧誤。兩不相遇。說我在那專等便了。衆頭目聽了。皆唯唯答應。一路送武三下山。拱手而別。隨回上山寨。這且慢提。別說武三與衆頭目分別以後。卽一路趕到正定府而來。沒幾日路程。已到雲鶴觀。與秦道善相見。原來道善回觀已有三日了。已是等得焦急異常了。若武三再不來。道善等不及。就要到平山縣飛鷹嶺來尋找。那時豈不是又要岔路。兩不相遇呢。大虧武三還算是有主意的。因此沒有誤事。秦道善見武三已來。只才止望。向武三道。賢弟因何至今日才

來。真是令人盼望極了。你若再不來。我就要到平山縣大川寨中來找呢。洪大川曾看見麼。因何他不同來。莫非不肯幫助麼。武三曉得道善的皮氣性急異常。若說在飛鷹嶺與大川沒有會見。他必不肯在此久等。只得說已與大川會見。大川因寨中有客。要稍緩二三日才來。他本叫小弟與他同行。小弟因恐大哥等人心焦。故先來了。大約大川隨後便到。至多不過二三日。我們在此候他吧。道善聞言。果然信以爲真。歡喜道。我知大川義氣甚好。所以放你去。他若是個不義的人。那時我也不放你去。如何還在這裏耐着性子。在這裏悶着久等呢。如此說很好。我想大川的武藝也甚好。莫說一個徐仁和。大概十個徐仁和。都不懼。賢弟一路奔走。未免太勞乏了。此刻正好息歇。等得洪大川到來。我們即可趕路了。原來秦道善這個道人。本來是個作惡的道人。酒肉兩字。更不用說得。那裏還有齋戒的一句話呢。所以當日就在觀中設了酒宴款待。武三飲了一個大醉。武三心中甚感。曉得道善性情雖壞。人却是個好人。乃是一個豪爽漢子。似這等的人。到是可以遇事。但是有件心事。洪大川不知幾時才來。自己實是未曾與他會面。而且他同了朋友下山遊玩。有是一件沒有有限止的事情。若是近處。一日



也可回了。若是路遠的地方。就是過一月二月也不可預知。我與道善。又說得太近。二三日便來。這是因道善性急的緣故。若說得太遠了。只恐道善又要心焦。爲今之計。只得等候到第三天再說。若說大川不來。我們只得與了道善先行了。武三忖定這個主意。隨靜心在雲鶴觀等候大川。說也奇了。誰知洪大川。在旁晚時候。便趕到了。這一來。武三真是喜出望外。道善與大川本甚合機。只是沒有深交罷了。今見大川慨然惠臨。足知是個重義之人。因此忙又設了酒宴款待大川。這晚各人都飲了個盡醉方止。這叫做酒逢知己醉。女爲悅已容。當時宴畢。已俱酒醉如泥。各人自去安睡不提。一夜無話。次早起身相叙。又在雲鶴觀耽擱一天。只因道善性急之故。所以至第三日。卽預備起行。到延慶去。道善帶了五把飛刀。按在袖中。又執了一柄寶劍。隨吩咐道童。好好看守觀門。卽與武三大川上前趕路。向延慶而來。在路上日行夜宿。來得甚快。沒幾日已到了延慶縣地方。隨直奔武家店而來。要知武三趕到武家店。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惡武三邀友報仇 徐仁和再戰積盜

話說武三等到了延慶。卽一路趕回武家店。及至店門前。不由吃了一驚。只見店門閉着。門前塵土俱積。是個關閉已久的樣子。武三看了。心中不禁奇異暗道。這是什麼緣故。又不見往日跟隨在手下的那一班惡徒。却想不起一個原因。用手推開了店門。原來那店門是虛掩着的。輕輕一推。那兩扇店門就開了。武三向裏再一看。心中已有幾分明白。只見店中什物都已毀壞。甚似被人家用武器搗毀的。便諒定是自己離了店後。那徐仁和便招集了多人前來尋仇。自己手下的一夥人。如何是他們的敵手。大概都吃了敗仗逃走。他們因沒處出氣。所以將店中什物都搗毀了。但是現在吾手下的那夥人。不知都躲避在那裏。若是知道。也可將他們招來。何妨再整旗鼓。以便向徐仁和報復此仇。武三一面心中忖着。一面整理店中的什物。請道善大川坐下。預備再去尋找平日手下的一夥惡徒。秦道善此時見了這般情形。也是大怒不止。向武三道。徐仁和那廝。真惡極了。就是與人有仇。也不能這樣無理。毀壞人家的什物。有什麼威武呢。洪大川道。事已如此。說也無用。且整理了再說。老實說。那廝既如此可惡。毀了我們的什物。難道就不許我們去毀他的什物麼。這叫以理報之。各人言談已畢。武三也將

店中的物件。稍整理了一下子。正打算去尋找那夥惡徒。誰知那夥惡徒。信息真靈。在平日武三未回的時候。各人都散居在各處。不敢出來。恐徐仁和那邊的人。要與他們廝鬪。這時武三回來了。他們在倏忽之間。又都聚集在一起。大夥兒聚了。來武家店拜見武三。聚了二三十人。武三見了大喜。便向他們問了原委。方知所料不虛。這店中的什物。果是徐仁和那邊的人來搗毀的。但事已如此。已無用多說。現在這夥人既來。就免了自己再去找他們。又有了使用的人。就命他們將店中毀壞的什物拿去。買了新什物來。這真是人多好做事。人少好吃飯。不用多少時候。已將武家店又整理了一新。門前塵土也洒掃乾淨了。招牌又掛好了。又似新開的一家客店了。武三見將店內已整理齊備了。隨在店大設宴席。款待道善大川。以及手下一夥惡徒。替他們酬勞。這一晚歡聚暢飲。俱皆飲了一個大醉方止。到了次日。又休息一天。預備第三日再商量。向徐家店去報仇的事情。這且按着慢表。再說那徐仁和。自到武家店將一夥惡徒打敗以後。回到自家店內。預備等了武三。邀了人回來再作廝鬪。心中打量。不用多日。武三都是要回來的。誰知却等了一個多月。武三非但沒有邀人來。自己也不來了。閻爺雖

沒甚要事。然而久住在徐仁和店內。自覺不過意。看武三已過了月餘不來。諒他都是不敢來了。那出外邀人是一句遮掩之話。其實都是乘機避向別處去了。因此便向徐仁和告辭。且將自己忖量武三的一番話。說與徐仁和。怕的武三不會再到。延慶來了。徐仁和聽此言。便向閻爺道。你我自己弟兄。不論武三邀人來不邀人來。就是小弟留兄在此多耽擱幾日。也算不了甚事情。而且你我知己。在此多住幾日也不妨。況且閻兄本是出外謀事的。如恐家中放心不下。就寫封家信回去安慰。也就不妨了。現在閻兄不必他去。小弟已在託人與兄謀事。若兄急急的去了。如小弟這裏託謀的事情成就。豈非又要往返跋涉。何必多此一舉呢。在小弟之意。不問武三來不來。閻兄就在此住着。等這裏謀的事情有了信息。是否再作道理。徐仁和言罷。閻爺聽了。見徐仁和如此義氣。心中甚是感激。隨只得滿口答應。不好再推託。違了徐仁和一番盛意。不知不覺。忽忽又耽擱了一月有餘。過了幾天。徐仁和的大徒弟二徒弟都回來了。帶了許多禮物來送師傅。並向徐仁和問及。與武三爭鬪之事。徐仁和一見大徒弟二徒弟皆回來。真是歡喜似甚的。收了他們的禮物。當日就在店中設宴。給他們接風。又叫二人一

一與閻爺見了。閻爺格外留心。因常聞徐仁和談及。大徒弟與二徒弟本領在他之上。因此料想二人。必定皆是出眾的好漢。隨仔細將二人打量。只見他二人年歲相仿。都在二十多歲。真是名不虛傳。生得英俊非常。一表人才。見了令人起敬。不由暗暗喜歡。免不了當面將二人嘉獎了一回。二人因見閻爺也是個英雄。所以也十分敬重。閻爺與二人談了幾句。徐仁和便將武三深夜尋仇之事。向二人說了。大徒弟聞言。不覺大怒道。武三那個小輩。他的胆到不小。竟敢來與吾師作對麼。可惜這個小輩。此時他已逃去。若是仍在這裡。弟子立刻就去將他擒來結果了。與師傅洩恨。二徒弟也是這般說。徐仁和道。那夜不是你閻師伯在此。只恐爲師的說不定要受那賊暗算呢。聞那賊是到外去邀人來。與我們爭鬪的。但去已兩個多月。至今未來。不知是何緣故。二徒弟道。那武賊必定自知不敵。或是借此爲名。已暗中逃避他處去了。因此不敢再來。徐仁和道。這話也有些可信。大徒弟道。師傅只管放心。那武賊既與師傅爲仇。諒他也逃不了。待徒弟派人至各處去探聽。若有消息。不論他在何處。徒弟都要將他擒來。與師傅發落便了。徐仁和聽了甚是歡喜。這日二人都在徐家店內用了晚酒。才各人回去。又

過了幾日。徐仁和替閻爺謀的事情。果已成就了。就在本處一家富戶人家。教練幾個徒弟。每月薪俸也有六七十兩銀子。因此打算本月十五日去就事。閻爺也十分歡喜。到了十五那日。閻爺便去接事。徐仁和與了衆徒弟。就在徐家店。公衆設了酒宴。與閻爺道賀。閻爺心中感激異常。真是在家靠父母。出外靠朋友。閻爺去富戶人家接事以後。到也甚是合得來。這富戶人家。只有兩個孩子。年紀還輕。都不過在十二三歲。每日除了教授兩個孩子的拳棒以外。並無別事。所以一日只有幾個時辰的事情。這富人家。離徐家店且又不遠。閻爺閑時就到徐家店。與徐仁和談了幾日。閻爺因謀事有成。便寄了一封家信回去。安慰家中之人。以免盼望。閻爺接事沒有幾日。有一日無事。正在與徐仁和談閑。忽見有徐仁和的徒弟來報道。說武三果已邀了兩個朋友。到延慶來了。原來這幾日。徐仁和已不將此事放在心上。此時聞了此言。到有點奇怪起來。暗自忖道。武三這廝既去請友。因何至今日才回來呢。這其中必有緣故。或是請來的果是什麼有名英雄。所以才有這般難請。然而他既已邀了人來。我這裏也不能不有準備。隨問來報信的徒弟道。你可知武三幾時來的。共有幾人。現在何處。那徒弟道。武三

回來尙沒多時呢。方才徒弟因在酒店吃酒。忽見平日跟隨武三的幾個惡徒。從酒店門外經過。甚是得意的樣子。各人手中都拿着些零件什物。旁邊就有人說道。武三那廝又回來了。聽說還邀了兩個好漢同來的呢。恐這回與徐仁和有一場惡鬪呢。旁邊又有人答道不錯。我才從武家店經過。忽然見店門開了。有幾個賊徒。在店內整理什物。我看了很奇怪。再向店內細看。只見武三同一個老道模樣的人。還有一個大漢。三人坐着談話。後來再一探聽。方知那道人与大漢模樣的人。都是武三從遠處請得來的好漢。要向徐仁和報復仇隙的。徒弟聽了此言。猶有些不信。就將酒飲畢了。暗暗至武家店觀看。原來不是虛言。在酒店內聽得之言。句句是實。不敢怠慢。因此卽來稟與師傅得知。好作準備。與那武賊廝鬪。他徒弟言畢。閻爺道。他來得甚好。可免了我們再去別處尋他。今日天已將晚了。諒他決不會今夜就來爭鬪的。徐兄只要明早起來預備行事便了。徐仁和便聽了閻爺之言。並未準備。來報信的徒弟。在徐仁和店內用了晚膳。回家安睡。徐仁和命他明早來候用。他徒弟答應去後。閻爺這夜就在徐仁和店中耽擱。並未回去。一夜無話。至次早徐仁和清早起身。那報信的徒弟已一早來了。徐

仁和甚是寵愛他。嘉獎做事有毅力。不多時間爺也起身。三人用了早點。徐仁和派人至各處招集他的徒弟。至午膳時候都來了。個個都是磨拳擦掌。雄氣糾糾。這回七十二個徒弟都到。一個不缺少。徐仁和見衆徒弟都已聚集。隨備了酒宴。大家議論對付武三策略。大徒弟黎毅忠道。我們酒飯以後。一齊殺向武家店去。叫他們一時湊手不及。就將那廝結果了。有何不可。再將他的武家店打毀。並那夥賊徒。一個都不要放他們逃了。這時黎毅忠如此主張。還有的七十人都皆主張如此。徐仁和雖不然其說。然多數人主張如此。自己又不好另作他計。只得勉從其策。不多時衆英豪酒飯已畢。隨各帶兵器。一齊向武家店而去。真是聲勢赫赫。看了令人吃驚。也有許多胆量大的人。隨着到武家店觀看廝鬪的。因此聲勢格外大盛。且說這時武三與了道人秦道善及洪大川衆賊徒。正在用午膳。商量到徐家店報仇之事。誰知正在喝着計議。忽店門外一陣喧嚷。如有千軍萬馬一般的。衆賊徒聞聲。不知當作何事。武三那廝爲人機警。他喝着酒一聽了這聲音。將酒盃放下。從座中跳起。喝一聲不好。卽過去將一柄寶劍拿在手中。秦道善與洪大川也吃了一驚。不知當作何事。正要起身向武三問話。只見



武三已將旁放着的兵器送與二人。說道不好。外面徐仁和已率了衆徒弟包圍得來了。二位大哥準備着廝殺吧。二人聽了此言。方才明白。俱將兵器接在手中。說道。武賢弟休得吃驚。自古道兵來將敵。水來土掩。憑他有千軍萬馬來。諒也不是我們敵手言罷。三人卽準備着廝殺。只是那夥賊徒。深知徐仁和手下的一班徒弟。個個利害。皆是一些殺人不睜眼的好漢。想他們人多勢衆。就憑了武三等人。如何是人家的敵手。口雖不言。心中却個個懼怯。嚇得暗中打抖。皆無戰志。預備乘機脫身。這時閑話不提。再說武三等人。才將器械拿住了。預備出外去對敵。說時遲那時快。正在要舉步的時候。忽見徐仁和的人已到了店門前。在前領路的人。就是徐仁和。其次就是那夜相助徐仁和的閻爺。其餘後面徐仁和的徒弟。及跟着來的約有二三百人。在這混雜的當子。那裏分得清。真將衆賊徒嚇得向裏逃避。在此當子。只見徐仁和身子一躍。已到了店堂裏來。這時武三與了道善大川。他三人究竟是個久跑江湖的人。心中都一點不慌亂。三人一排站着。都在酒席桌子的裏面。武三在正中。秦道善在右。洪大川在左。都相離丈餘。用神看着外面。這時徐仁和跳進裏面。一抬頭就見武三正中站着。真是仇

人相見。分外眼明。不由的怒上心來。便舉刀直向裏面奔來。武三眼快手快。見徐仁和將奔到那吃餘的酒席桌面前。要過這桌子的時候。武三身子一搖。一個箭步。到了桌子面前。飛起一腿。只見桌面翻身。上面放着的碗盞。一齊都飛向徐仁和面前去。徐仁和也是一個好漢。豈不防及這層麼。早已預備。身子一閃。跳在左邊。這時左邊的洪大川。見徐仁利過來。就乘他沒有站得住腳。一擺手中單刀。一個泰山蓋頂之勢。就在徐仁和頭上砍下。徐仁和沒有來得及躲避。不由吃了一驚。隨用單刀。向上招架。只聽鏗然一聲。火星迸裂。徐仁和大喝一聲不好。隨想乘機脫身。諸位你道。徐仁和這是爲何。原來有所不知。因洪大川手中這柄單刀。有幾十斤重。而且他的膂力過人。徐仁利向上招架了這一刀。被大川的單刀。用力向下一磕。震得虎口迸裂。疼痛不止。曉得不敵。因此喝了一聲不好。便想脫身躲避。誰知大川甚是可惡。曉得徐仁利力已不敵。想再用一刀。結果徐仁和的性命。他將單刀一幌。又用一刀。就在徐仁和腦後砍來。諸位看。到此處。免不了要替徐仁和担驚。料想徐仁和總逃不了這一刀。誰知大川只顧向前。沒有防及自己背後也有了疎失。你想徐仁和同來有許多好漢英豪。豈能受大川的

計算麼。這時閻爺看得清楚。就在大川身後飛起一腿。直踢在大川脇下。只聽啊嘯一聲。大川沒有砍得中徐仁和。自己反一趔跌出丈餘。徐仁和得以脫身。黎毅忠飛步上前。乘了大川在地下未起的時候。用手中寶刀趕上。將大川結果了。武三看了。不由氣得眼內冒火。痛恨閻爺入骨。他們只有三人。現在已傷了一個。隨執了手中寶刀。直向閻爺面前過來。閻爺也預備迎敵。且說右邊站着道人秦道善。他見洪大川傷了命。心中痛恨不已。只見黎毅忠很有點手段。那手中執的寶刀。也很有分量。到了此時。不得不下毒手。早將手臂一抬。在袖中放出煉就傷人性命的梅花毒藥飛刀。不偏不倚。直在黎毅忠迎面似箭的飛來。若是旁人免不了要受了他的暗算。怎奈黎毅忠乃是有名英雄。曾受異人傳授。豈有不防備的麼。真是耳聽八方。眼觀四面。早見道人的暗器過來。他不慌不忙。就將手中寶刀。向着飛來的飛刀。用刀一磕。只聽錚然一聲。在黎毅忠背後的人。驟聽了這聲音。不由吃了一驚。細心觀看。原來有一把三寸多長的小刀。落在地下。這才知道是道人放來的暗器。且說秦道善。他自煉就這毒藥刀後。從來用時。百發百中。沒有虛發過。可說一聲從來沒有受敵。今見黎毅忠。竟能破了他的暗器。

不由大怒。就在袖中。將其餘的四把刀。隨魚貫的一齊都發了出來。分了上下左右四處部位。向黎毅忠面前射去。旁人看了。都替黎毅忠捏着一把汗。總以為破不了四把飛刀。正在擔憂的時候。誰知黎毅忠。已不慌不忙的。將四把飛刀。一一都破了。各人都敬服他有能為。真將一個秦道善。氣得眼內冒烟。見破了他五把飛刀。真是怒不可止了。這五把刀。曾費了幾年的心血。才煉就的。今一旦被黎毅忠壞去。豈能與他甘休麼。身子一蹶。一個箭步。已到黎毅忠面前。一舉寶劍。大喝一聲。小輩不要走。且看道爺的利害喝罷。就在黎毅忠迎面砍下。黎毅忠以寶刀招架。二人的武藝不相上下。隨戰在一齊。這時閻爺。已與武三鬪成一團。徐仁也和帮着閻爺過來。戰住武三。衆徒弟與了衆賊徒。也廝鬪在一起。黎毅忠與秦道善大戰數合。只見黎毅忠手中的寶刀。舞得如兩點一樣。心中不免暗暗佩服。果然武藝超羣。怪不得上次武三不是他們的敵手了。見不能以力勝他。便想以巧取勝。隨將手中寶劍一幌。賣個破綻。想以回馬劍取勝。秦道善幌了一劍。回身便走。但暗暗留着一個回身的勢子。黎毅忠明知是計。隨將計就計。在後便趕。秦道善見了不由暗暗大喜。見他入了自己的圈套。等得黎毅忠趕得就

近。他隨一閃身。一個回馬勢。一寶劍用力直在黎毅忠頭上砍下。黎毅忠早已防備。見他用劍砍來。一閃身避過一劍。跳在側邊。飛起一腿。乘道人不備。就在他左脅下踢去。原來道人本領也不弱。見寶劍沒有砍得着黎毅忠。他已有了準備。並不慌忙。輕輕閃身躲過。就順着勢。用兩個指頭。想接住黎毅忠的一腿。黎毅忠已早收回了。用一刀在道人迎面砍來。道人用劍招架。二人又戰在一起。敵了一個平手。兩不相下。這時徐仁和的二徒弟黃又山。見黎毅忠不能取勝道人。隨擺開雙刀。上來助戰。這一來道人便敵不住了。黃又山本領也不在黎毅忠之下。他的雙刀。也受名人指點。本來早就要過來助戰。因他們好名的人。往往歡喜一個敵一個。在爭戰的時候。不喜歡叫人助戰。因爲若有人助戰。就是勝了。也不算本領。黃又山與黎毅忠是師弟兄。二人又最契好。因此曉得黎毅忠的皮氣。這時見黎毅忠不能取勝道人。所以才上來助戰。這一助戰。沒有一合。道人已力有不支。但尙能招架。這時徐仁和的四徒弟劉鑄。見黃又山上前助戰。他因衆賊徒有衆弟兄在廝殺。自己沒有一個對敵之人。徒然執了雙鎚。在旁看着衆人爭鬪。不免技癢。因此一擺雙鎚。也趕向黎毅忠這邊來助戰。用了雙鎚過來。在道

人頭上便擊。這兩柄銅鎚。有五十多斤重。在前書已表過。徐仁和七十二個徒弟之中。要算大徒弟黎毅忠的武藝最好。其次就是二徒弟黃又山。其餘就是四徒弟劉鑄了。而且劉鑄的膂力又在黎毅忠之上了。七十二人之中。無人有及得他的膂力了。這時秦道善敵住二人。已力有不支。只能招架了。如何還能加了劉鑄上來助戰呢。你想道人如何抵擋得住。猛見劉鑄的雙鎚在頭上擊下來。不由將他吃了一驚。見了劉鑄的雙鎚。便知是個有蠻力的人。不敢怠慢。因一時閃避不脫。只得用劍向上招架。寶劍與銅鎚擊着了。只聽錚然一聲响。火星迸裂。震得道人虎口大痛。暗暗喝一聲利害。曉得徐仁和手下能人甚多。若是戀戰。只怕有性命之憂。不如見機脫身。日後還可再來報仇。他打定主意。隨擺開手中寶劍。虛幌一幌。賣了破綻。乘機脫身。跳出圈外而逃。黎毅忠不肯輕捨。同了黃又山劉鑄。各執兵器。在後便追。一路趕出武家店而去。再說武三本是閻爺手中的敗將。論他的武藝。與閻爺相等。沒有上下。但是他這回爭鬪。是決意想報仇的。所以奮力的與閻爺等廝殺。他力敵住閻徐二人。全無懼色。所以能力敵二人者。因他是拚命的。這叫個一夫拚命。萬夫不當。是另有一股勇氣。然而要取

勝二人也。萬萬不能。但究竟分個上下。掙持得久了。也就力竭神疲。况且此時勢已敗了。見秦道善已戰敗而逃。不免心慌。諒力不能取勝。不若也乘早脫身吧。若再不走。便有性命之憂矣。因此虛幌一刀。賣個破綻。逃走而去。只因武三輕身本領甚好。二人沒有趕得上。武三逃出武家店。因徐仁和同來的人甚多。恐被追趕。他即登高而逃。沒有幾個轉輾。早已逃得不知去向。閻徐二人追趕未着。只得回來。這時黎毅忠黃又山劉鑄三人。也沒有將道人趕着。只得回來。只是苦了一夥惡徒。一個沒有逃得脫。都傷在衆英豪手內。這也是他們平日作惡的果報。徐仁和見武三與道人已逃去。衆賊都已結束了。這時武家店武三。新買得來的什物。又給衆英豪打毀無遺。真是絲毫無餘。徐仁和吩咐衆徒弟買棺。將衆惡徒殮埋。這許多惡徒。平日作惡多端。皆死得其所。無人可惜。地方官府。也得知其事。只因素知武三手下的許多惡徒。平日無惡不作。久有捉拿懲辦之意。乃因公事甚忙。尙未理及此事。這時聞報。也不追究。就出了告示戒諭地方。以後不可有這等械鬪之事。就是有了糾紛的事情。也可官衙理直。此次寬恕。因武三手下的許多惡徒。皆是死有餘辜之輩。以後若再犯這等私下械鬪之事。必定重辦。

不貸。自從官府出了告示後。又將徐仁和及許多徒弟。皆傳去戒諭。將武家店發封。因武三是個惡人。不許再到延慶地方來。以息紛爭。從此徐仁和也不敢再有爭鬪之事。武三手下還有許多的賊徒。那日因沒有在武家店的。都沒有受誅。因官府出了告示。也不敢再在延慶地方。都逃避到別處去了。從此不敢再到延慶來。這事表過不提。再說武三。他登高逃走脫身以後。心中不覺甚慘。痛恨徐仁和入骨。萬想不到吃了敗仗。手下賊徒。傷失淨盡。秦道善不知逃向何處。爲最對不起洪大川。不辭千里而來。竟因自己。傷在敵人手內。如何再有面目到飛鷹嶺去。想到此處。只得暗暗祝告一番。若是洪大哥在九泉之下有靈。日後再助我到延慶報仇。替大哥洩仇恨。但這時窩巢已失。報仇不成。到何處去呢。一想有了。秦道善這回脫身。諒無別的去處。一定回正定去了。然而他是一個心高氣傲之人。從來沒有吃過敗仗。這次不辭千里。到延慶來與我報仇。都是爲的弟兄義氣。情重如山。萬想不到竟吃了敗仗。但他雖然未受重傷。然而被黎毅忠那小輩破了五把飛刀。不消說得。心中自是懊傷。莫說他是氣高之人。就是尋常之輩。心中也是不服氣的。這件事情。都是爲的我。若是我這次不去見他。豈非被他



遭怪，說我沒知道理麼。此時我正是沒有去處。不若就到正定去看他。再作道理。就是我認輸不向徐仁和報仇。料定秦道善也不肯就此作罷的。武三打定了主意。隨一路又趕向正定而來。在路上日行夜宿。來得甚快。沒多幾日。已到正定。秦道善行在武三之先。打量道善都已先回了觀內。誰知武三趕到雲鶴觀。秦道善尚未回觀。詢問道童。道童回道。師傅尙是與師叔一同去後。沒有回來過。我們師祖已來看望我師傅幾次。不知師傅因何還不回來。不知師叔在何處與我師傅分手的。武三聽了道童這話。不由又吃了一驚。暗暗忖道不好。道善明明行在我先。因何還不回來呢。但我行時。尙有人趕着他。莫非他們人多。道善沒有得脫身。被他們追趕着了麼。想到這一層。就心中替道善捏着一把汗。自己追悔。那時只因太驚慌了。太忙着趕路。沒有想及這層。偷那時只要再趕回去。暗暗探個信息。就免了這時替道善擔憂。如果是道善教他們擒住了。也可設法搭救。但這時再趕得去。已是徒然無益。不如在此等候。就是他路上稍有耽擱。或是我走得快。過二三日也可回來了。也不將這事向道童說知。只答了一句。我們在延慶分別的。大約過二三日就要回來了。恐他在路上稍有耽擱之故。所以我就

先來了。道童聞了此言。隨不再問。自己退下去。備了酒飯。款待武三。武三隨耽擱在雲鶴觀內。等候秦道善。光陰易過。武三在觀中。不知不覺。忽忽之間。已住了四五天。看看道善還不回來。他一人肚內懷着鬼胎。不言不語的忖量。格外替道善捏了一把冷汗。只是不向道童說知。他一人肚中明白。打量道善多半必是教徐仁利的人拿獲了。若不是這樣。任他在路上有耽擱。決不至過了這幾日還不來的。但尙是決斷不定。打量再等幾日。再作道理。又過了四五日。仍不見道善回來。心中格外擔憂。隨想起道善的師傅。曾聽道童說。已來此看望道善幾次了。但不知他師傅是個何等樣人。我與道善雖是知交。却從未聽他談及過。但在我眼光上看下來。道善既有這大的本領。不問他師傅是何等樣人。然而本領都要在道善之上。決非是個無名之人。設若道善受擒。憑我的本領。如何能去救人。也許是救人報仇。就在他的師傅身上呢。我雖不知。然而道童是他的徒孫。那日我來的時候。曾聽道童提及過他。豈有不知的道理麼。况且他的師祖。又是常到觀中來的。何不待我向道童問個仔細。便知。所以武三忖定以後。便將道童呼了來。向他問道賢好。你師傅不知在何處耽擱。因何至今日尙未回來。你師祖

又來此看望他。不知猶有什麼要緊的事否。你可向你師祖問及麼。道童聞言答道。我師祖到這來。小姪曾向師祖問及。但師祖未向我說甚。他只說你師傅不在此就罷了。等他回來。你只向他說。叫他到我的地方來。說我有話說就是了。因此小姪未敢多問。所以不知是因何事。看起來大概沒甚緊要的事情。師叔你只管在此住幾日便了。我師傅出外。往往如此。是沒一定的日子回來。到什麼地方。都歡喜耽擱幾天。然而現在已有多天了。他曉得師叔在此。大概沒幾天就要回了。武三道。我也曉得你師傅的皮氣。因恐你師祖有事。這才問你。如有要事。我便打量去尋找他回來。但不知你師祖他是姓什麼。叫甚名字。你可知道麼。道童道。我師祖是正定地方第一個有名好漢。姓黃名德春。他也是一個道人。說起他的本領。就怕人了。煉就了一口飛劍。只要一道白光。在百步之內。能取人首級。你想利害不利害。可惜有一層。他現在已不肯多管閑事了。出沒也不一定。只有我師傅知道。就是我也不得而知。此處却是常來的。但聽他常規勸我師傅齋戒酒肉。不可妄開殺戒。恐遭天譴。所以我師傅近來的性情。已比較從前好得多了。武三聽了道童之言。心中大喜。暗道果然不出我所料。道善的師傅。果是有

大本領的人。想不到還是一個有名的劍俠。但他再不管閑事。然而徒弟有所請求。他總是要幫忙的。只要他肯出來幫忙。我的大仇何愁不報。徐仁和任憑他有多少人。有多大的本領。只要劍光一起。還能逃命麼。現在我且不必在此久候。尚不知道善因何緣故不回來。待我辛苦一遭。到延慶去探聽消息。如道善果已受擒。好回來報信。讓他師傅。可到延慶替道善報仇。或是可搭救道善。主意忖定。便向道童說道。原來你的師祖就是有名劍俠黃德春。我是早已聞名的。只因從未聽你師傅提及過。所以不知。現在聽你說了。我才曉得。他來看你師傅。都是有什麼事情的。他不與你說。不過曉得你師傅不在此。對你說也是沒用。所以不說。如果真沒甚事情。他又何必來看你師傅幾次呢。如今你師傅尚不知要幾時才來。我因尚有事去。不能再在此久等他。好來我又沒甚要緊的事情。不等他也不妨的。我打算明日一早就要去了。如在路上遇見你師傅。就叫他就回來。如沒有遇見。回來時你給他說。我已來過了。等他幾日。此時因有事去。過幾日就來了。叫他等我便了。道童因聽武三說有事去。只得答應。二人談過以後。各無話說。到次日早起。武三在雲鶴觀用了早飯。便別了道童。離了雲鶴觀。一路向延

慶而來。在路上日行夜宿。沒幾日。便到延慶。日間不敢出外。到了夜深無人的時候。到徐家店探聽消息。過了幾天。方知道善沒有受擒。心中很是奇怪。暗自忖道。道善既沒有受擒。却是到那裏去了呢。却又想不起一個所在。自己又沒有去處。只得仍趕回正定而來。說又奇了。趕回正定。到雲鶴觀看。不由吃了一驚。只見雲鶴觀已不如從前。上次來還有道童在內。這次到來。非但道善沒有回來。連得道童以及觀中放着的什物都不見了。這一來。真是出人意外。奇之又奇。怪之又怪了。免不得發了一回錯愕。仔細思想。却又想不出一個緣故。看書諸位。看到此處。免不了也要奇怪起來。這個究竟是。一回什麼故事呢。書中交代。原來秦道善在延慶吃了敗仗。脫身以後。一路奔行。心中思想着。愈想愈氣。愈想愈怒。他的皮氣。書中已交代過。是極傲極矯的人在江湖上行走了半世。從來沒有受過敵。一則因他的本領來得。二則人都曉得他的師傅是黃德春。所以人都看在他師傅面上。不與他十分較量。都是退讓他。因此就養成他的矯氣。所以道善即視爲天下無敵。他師傅實在是個好人。曉得道善的矯傲太甚。所以也常時規勸他。怎奈道善總是不聽。他師傅設法。只得慢慢勸他。不想後來道善又背了他。

師傅煉了梅花刀。這一來。他師傅就時常到他觀中。探聽道善的舉止。恐他練了這樣很毒的利器。傷害人家。老實說。實有監視他的意思。恐將來自己的名譽。也被道善累了。道善因懼他師傅。後來稍自斂跡。所以梅花刀雖練就。實沒有用了幾次。這回道善被人家破了利器。心中怎得不怒。就打算報仇之事。一想徐仁和那邊的人。果然來得。在自己所結交的朋友之中。論到本領。沒有在自己之上的人。就是將他們邀得來。也是沒用。若要洩恨報仇。非得要將師傅請得來不可。但又有一層。師傅已早止殺戒。況且屢次勸我。不許在外多事生非。以啓爭鬪。我若去求他。預料他老人家如何肯答應呢。而且說不定要受他的責罰。因此思想不決。左右爲難。一路走着。一路躊躇。在路上日行夜宿。忽忽已趕了幾日的路程。約再趕三四百里。便到正定了。這時行至一處山下。只見荒無人烟。道善只顧埋着頭。向前行去。猛聽背後有人喚道。秦道善向那去。道善回頭一看。却不見人。心中甚是奇怪。聽這聲音。又甚熟悉。却又一時想不起來。怎奈看不見人。只得仍回轉身。向前行。才沒行上幾步。又聽有人喚道。秦道善還不住步麼。道善這時留了神細聽。這聲音不在背後。似在左邊山上。因此回頭向左邊山上看。

丟不由吃了一驚。正是禍不單臨。福無雙至。原來山上這人。正是一個數年不見的仇人。只見他年近古希。頰下有一縷白鬚。雖然是一個年老之人。却生得精神矍鑠。步履康健。手提一根鳳頭鉄拐杖。直下山來。秦道善見了此人。早已魂飛天外。自知不得脫身。逃也無用。只得在山下等候。拚了一命罷了。諸位你道。這老人因何有這般利害。是何等之人。書中交代。原來這老人是書中一個大有名的好漢。姓沈名精忠。外號人稱沈鉄杖。因他手中一根鉄杖。有神出鬼沒的利害。在五年前。秦道善將毒藥飛刀練成的時候。曾與沈精忠的心愛徒弟左青山。爲了朋友之事爭鬪。論起左青山與道善。都是自己弟兄。因沈鉄杖與道善的師傅黃德春。都是朋友。不想道善。竟一時仗了自已的本領。不願交情。用才練就的飛刀。就將左青山傷害了。那時沈精忠。因遠在別處。沒有得知此事。過了一年。沈鉄杖得知此時。心中大怒。便要替左青山報仇。道善深知沈鉄杖。乃是一個有名的好漢。自已的本領。萬萬不是人家的敵手。心中懊悔不止。當初不該憑了一時之氣。誤將左青山傷害。這次沈鉄杖既已來了。豈肯善罷。憑自己本領。又不是人家對手。只得去求師傅。但師傅曉得此事。必定責備。若是不去求師傅幫

助。一定沒有性命。忖定以後。只得讓師傅責罰幾句。總是性命要緊。他見了師傅。黃德春心中雖然痛恨道善。但師徒之情總是有。不出道善所料。果然下山幫助。沈鉄杖雖然利害。但素知黃德春的本領。又在他上。當時只得忍氣作罷。黃德春曉得自己的徒弟理屈。將道善也責罰一番。沈鉄杖這一氣。別了黃德春。就去偏訪名人劍俠。預備練了本領。再來報仇。不論十年五年。這個仇隙。遲早都是要報的。而且自己的徒弟左青山。素來安份。並非是作惡之徒。秦道善他的惡名。誰人不聞。這次非但道善欺吾的徒弟。就是黃德春與吾多年至交。也不該袒護自己的徒弟。欺負於吾。因此沈鉄杖與道善。已結下深仇。這事於今。已忽忽六年了。不想今日。在此狹路相逢。真是道善的不幸了。要知老人下山以後。秦道善怎樣。有無搭救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四回 沈精忠爲徒報仇 淨緣道與友解紛

話說道善細聽了聲音。回頭向左邊山上觀看。原來是沈鉄杖。自知不易脫身。只得在山下等候。尙預備向沈鉄杖說個情。或可圖個萬幸。從此以後。便想改過。再也不管閑事了。道善這個思想。叫做不到黃河心不死。作惡的人。每每如此。到了無地可容之時。



才知自悔。然而又有一句俗話。叫做事到臨頭不自由。但每每的事情。總要自知進退。若都要到了事到臨頭的時候。才知改悔。便來不及了。猶如秦道善此時自悔一樣。然而還來得及麼。卽如萬一能幸免。只怕又要合上一句俗話。叫做脫下瘡疤忘去痛。到那時候只怕又要故態發萌了。這是閑話不提。再說沈鉄杖下了山後。秦道善上前跪下。口稱一聲師叔在上。望恕了小姪一次。只恨當初一時性起。誤將師弟左青山傷了。那時也是因師弟逼我太甚。不過想借此嚇住他。萬不料竟一時失手。誤傷他命。小姪也知錯了。但人死不可回生。小姪也是沒法的事情。總望師叔高抬貴手。饒了小姪一命。下次自當改過從善。入山苦修。不敢再多閑事了。沈鉄杖聽了大怒。喝道。秦道善你到了此時。休想用言語欺吾。現在你認得吾是師叔了。你在用飛刀傷害左青山的時候。就不看在我面上麼。此刻你知人死不可回生。那時就不該下了毒手。就是左青山他有不是。你就該來告知於我。可當了你面責罰他。若是三次五次。我責罰他不改。你再下那個毒手不遲。現在須知我也不能饒你。將你傷了。與左青山報仇。看你師傅將我怎樣言罷。提起鉄拐杖在道善頭上就是一杖擊下。這時道善雖跪在地下哀求。却

不敢稍有大意。曉得有八分免不了。沈鉄杖必定不肯就此作罷。雖然跪着他的眼睛。却緊緊看着沈鉄杖手中的一根鳳頭拐杖。以可躲避。這時沈精忠一杖落下。道善在地下就將身子向旁一閃。躲避過了。沈精忠見一杖沒有擊中。見道善閃在左邊。隨在他攔腰又擊了一杖。又被道善避過。精忠大怒。又橫掃一杖過去。秦道善避了兩杖。已是費事。累得渾身是汗。第三杖如何避得脫。只聽啊喲一聲。吾命休矣。道善已被沈精忠一杖擊倒在地。這時沈精忠要替徒弟左青山報仇。也就無情。趕上一步。想上前再擊一杖。結果道善的性命。諸位看秦道善這時。受了精忠這一杖。已將左腿傷去一隻。倒在地下。不能起身。如何再經得住精忠再擊一杖呢。說時遲那時快。沈精忠正舉杖過去。只見一道白光。從半空中落下一個人來。將精忠呆了一呆。再用目看時。不是別人。正是道善的師傅黃德春。將手中寶劍一舉。架住精忠的鉄杖。沈精忠不由心中大怒。喝道。黃德春你屢次袒護你的徒弟。與我爲難。莫非你徒弟傷了左青山。是應得麼。你欺我太甚。原來你們師徒俱仗了本領欺人。須知我沈精忠也不是懼怕人的人。今日你不來就罷了。此時你既在此。我非要與你分個上下才罷。喝畢。就將手中鉄杖一

幌。在黃德春迎面打去。黃德春閃身躲避。向沈精忠道。賢弟。你我自己弟兄。就是有什麼話。也可商量。何必如此發怒呢。沈精忠如何肯聽。見一杖沒有擊得中。心中格外大怒。喝道。好了。你莫仗了武藝欺吾。今日非要分個上下才罷。隨又一杖擊去。黃德春又閃身躲過。黃德春避了三杖以後。向精忠道。沈賢弟好住手了。須知我們是好好的弟兄。何必傷情。有理何妨論理。就是愚兄不是。也可叫愚兄認錯。就是小徒上次我已重重的責罰過了。若兄還有不服。何妨待我再將他重重責罰。賢弟何必如此盛怒不止呢。說着。用寶劍將精忠的鐵杖架住。沈精忠心中如何肯服。將鐵杖收回。喝道。黃德春。你休欺吾。今日你袒護徒弟。實欺吾太甚了。已無情可言。還有何說。非與你分個上下才罷。言畢。又將手中鐵杖。向黃德春擊去。黃德春避了三杖。沒有回手。這時見沈精忠仍發怒不止。又用第四杖擊來。早已忍耐不住。只得以劍招架。二人就在山下動起手來。各不相讓。諸位在從前沈精忠。本不是黃德春敵手。怎奈今時沈精忠。已下了苦功。在外遍訪名師劍俠。練習多年。常言道。只要功夫深。鐵杵磨成針。這幾年功夫。沈精忠是下了苦功的。所以他的功夫。不比從前。已精進了幾倍。這次與黃德春竟敵了一個

平手。德春與精忠本是至交。又無深仇。二人動手。也是各不已的事情。所以皆不能下毒手。就渾戰在一起。不分上下。但是這樣戰下去。何時爲了呢。正在兩不相下之時。忽聽一聲無量壽佛。那邊山上。下來一個道人。來至山下。將手中的寶劍。向二人一格。就將二人分在兩邊。諸位。你道此人是誰。因何有如此的本領呢。原來這位道人。大有來歷。是德州飛鳳山。清霞觀。淨緣道人。就是徐靜山的師傅。在前書已交代過。乃是一個有名的劍俠。論起次敘來。還是二人的前輩呢。只因淨緣與沈精忠的師傅。也是朋友。與黃德春的師傅。也是朋友。所以二人俱是他的晚輩。又俱知淨緣道人的本領。俱在他們之上了。所以寶劍一格。就將二人分開一邊。然後淨緣仗劍問道。你二人都是道學深淵的人。因何也在鬪這閑氣呢。況且又是自己人。更不用如此。究竟爲的什麼事情。快快向我說來。好替你們排解。沈精忠道。這件事情。你老人家不必多事。黃德春他仗了本領。實在欺吾太甚。吾這次是否要與他決個勝負。才得洩吾的恨呢。言罷。便將秦道善用飛刀。傷害左青山之事。細細說了一遍。黃德春也將前事。向淨緣細說一遍。淨緣聽了無言。黃德春叫秦道善過來。拜見淨緣。只見道善左脚。已被精忠用鉄杖擊

折了。一跛一跛的過來。拜見過淨緣。又將誤傷左青山之事。細說一遍。原來當初左青山與道善爭鬪之時。原是各人皆有錯處。但是道善不該就用毒手傷他。這就是道善的大錯。然而沈精忠向道善報仇之時。黃德春既是他師。那時不是徒用言語責罰道善的事。應當重重的擊道善五十板。再向精忠陪不是。就沒有今日的爭鬪。只因黃德春。只用言語重重的責罰了幾句。便向沈精忠說情。精忠因武藝不及黃德春。只當德春有袒護徒弟的意思。所以誤會。心中結了仇恨。但這件事情。是黃德春不好。推原其始。都是秦道善不好。但道善今日已被精忠擊折了左腳。已廢去一脚。就算責罰他的不是吧。從此以後。改過從善。寬恕他一次。不能再有惡習。下次便不寬恕了。淨緣言罷。又向二人排解一回。他二人原是誤會。此時聽了淨緣之言。自然聽從。各息爭端。從修舊好。黃德春帶了道善回山。沈精忠與淨緣道人。也各自別去。這且不提。再說黃德春。帶了道善回山以後。將道善又重重的責罰了幾句。不該多管閑事。就是到延慶去。被人家破了飛刀。也是自己不好。從此以後。不許他下山。就在他師傅山上修煉。道善本已自誓改過。所以只得聽了師言。在山上修煉了。忽忽過了幾日。想起雲鶴觀內。尚有

許多應用的東西。以及還有一個道童在觀內。只得向師傅稟明了。要回雲鶴觀。將什物取來。並一個道童。也要帶到山上來修煉。他師傅只得答應。吩咐快去快回。因此道善就到雲鶴觀。將道童什物一齊取回山上。原來他師傅居住的山。叫做青石山。離正定縣只有四十多里路。來去甚是捷便。所以一日可以來去。秦道善將雲鶴觀的什物。以及道童。都帶回山後。即在山上改過修煉。早將報仇之事。拋於九霄雲外了。因此武三。二次到雲鶴觀。只見觀中已非昔觀。非但道善沒有回。此時連得觀中的什物。及道童都不見了。真是奇怪之極。在觀中過了一宿。看看沒有信息。只得另奔向他處而去。在山東任平縣。住了幾月。又做了些買賣。多了幾文。就在濟陽縣開了一家客店。忽忽又過了數年。閻爺在延慶當了幾年教師。這年無事。回家又住了幾月。因在家無事。便帶了路費。預備到江南去遊玩遊玩。不想事有湊巧。這晚經過濟陽縣。在無意之中。就投在武三的客店裏。那時天色將晚。武三正坐在櫃子內。與掌櫃的閑談。忽見閻爺從櫃旁行過。不由暗暗吃了一驚。仔細觀看。原來正是在延慶地方的仇人。那姓閻的最是可惡。那夜如果不是這姓閻的。帮着徐仁利。吾已早將徐仁利結果了。推原其始。都是

那姓閻的不好。今天他如何也到這裏來呢。再將閻爺細看。只見他是一人來的。心中不由大喜。暗道。吾不料這姓閻的。今日也會到這裏來。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了。正在忖着。只見閻爺已由店小二招呼進內去了。原來掌櫃的也是江湖上的好漢。與武三乃是朋友。這次武三在此設了這個客舖子。他就在此幫忙。此人姓魯名剛。乃是山東新城縣人氏。兩臂有二三百斤膂力。又能識幾個字。所以能當個掌櫃的事情。武三見閻爺已進了裡去。便將這事。暗暗說與魯剛得知。魯剛道。大哥放心。今日這姓閻的。真是自來送死。憑他一個人。還怕他逃上天去不成麼。此時不必着忙。我們等到晚膳以後。預備行事便了。正在說着此時。忽見店小二又招呼了一個年輕的客人進來。書中交代。這人正是白泰山。學藝回來。經過此處。他是要向揚州報仇去的。武三在櫃內。將白泰山打量了一眼。因白泰山一則年幼。二則沒有甚行裝。不過隨身帶了一個小小的包裹罷了。很是平常。因此沒有甚可注意的地方。所以也沒有留意。看了一眼。仍回過頭去。向魯剛說話。沒多時。天色晚了。店小二才閉了店門。忽聽有人叩門的聲音。開了店門看時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是掌櫃的好友。一個姓褚名忠。一個姓秦名國安。一個姓李名

棟臣這三人都是山東地方的好漢。都因結伴遊玩。經過濟陽。天色晚了一。則投宿。二則與魯剛久不會晤。藉以拜望。店小二一見。早已報與掌櫃的得知。魯剛正與武三議論着。要擒住閻爺報仇之事。武三說那姓閻的武藝甚好。萬一擒他不住。便如何。魯剛道。大哥不用憂慮。憑我們二人之力。擒他一人。何愁他不受擒呢。況且他又沒有準備。我們可等睡靜後。將他結果便了。武三道。大丈夫做事。要明槍交戰。不可暗箭傷人。我們最好將他生擒了。然後再將他結果。才是好漢呢。魯剛道。這個也不難。不說別的。就是憑小弟兩臂的膂力。還愁擒不住他麼。武三道。可惜時光已遲了。不然待我去將魯二請來。也可稍助臂力。正在談着。忽見店小二進來。向魯剛道。外面有褚秦李三位爺都來拜望我們魯爺了。武三聽了大喜。說道。好了。有他們三人來。吾無憂矣。此誠乃天助吾成也。隨起身與魯剛到外迎接三人。各人見禮已畢。隨設宴款待。武三隨將方才所思之事。向各人說了。請他們幫忙。褚忠道。這些小事。大哥何必介懷。我們飲了這盃酒。將那姓閻的去擒了。摘心下酒便了。言罷。俱喝盡一盃起身。各執了單刀。武三在前。領了褚秦李三人。並魯剛。一共五人。直向閻爺房中而來。這時已有三鼓。閻爺因路上



辛苦。所以用了晚膳。他就安睡了。這時早已睡熟了。在房內鼾聲大作。武三聽了大喜。向魯剛褚秦李諸人道。我們將門撞開進去。還怕他逃到天上去。不會魯剛答道。大哥先開道吧。武三向那房門飛起一脚。只聽轟然一聲响。那關閉着的兩扇門。早已開了。却將閻爺從夢中驚起。曉得不好。揭開帳子。跳下床鋪。執了單刀。向外這一看。原來閻爺眼力也甚好。一舉眼。已早將武三看在眼內。心中早已明白。諒也避不去。只得舉刀準備上前迎敵。一轉輾間。武三已到了面前。一聲大喝。將手中的單刀。直在閻爺頭上砍下。閻爺見他們人多。自知寡衆不敵。閃身避過一刀。跳在左邊窗下。飛起一脚。將窗扇踢開。就從窗中跳出。這窗外就是一個空院。閻爺才落到院子內。正想上屋而逃。已來不及了。武三等人也從窗內跳了出來。圍住閻爺廝殺。原來那褚秦李三人。武藝平常。憑五人的力量。不能擒住閻爺。然閻爺也一時脫身不得。只得拚力廝殺。不料這一逼廝殺之聲。却驚動了小豪傑白泰山。只當武三等是開的黑店。又見閻爺是個豪傑之樣。因此勃然大怒。早已大喝一聲。底下受圍的好漢。不要吃驚。有我白泰山來也。喝罷。就將身子從高屋上跳下。武等三人。正廝殺在難解難分之時。忽聽高屋上有人

呼喝。一想此時那裏來的閑人。不免驚恐。隨抬頭觀看。原來是一個孩子。也是住店的客家。那裏將他放在眼內。正思量上屋去擒住他。又見白泰山已執着刀。在屋上跳下來。因此便在下等候。預備等他落下時。就趕上去將他結果了。他真是錯打了主意。常言道。人不可貌相。海水不可斗量。如何想得到他。這樣的孩子。却有驚人的本領。白泰山方落到地下。武三一聲大喝道。何方的小輩。敢在此處放勢。不要走。叫你曉得老爺的利害。看刀吧。手中的刀一揚。飛步上前。一個泰山蓋頂的刀法。直在白泰山頭頂上砍下。白泰山見他來得快速。一時不及躲避。就用手中的寶刀。向了武三的刀。用力一格。只聽一聲响。早將武三的刀。格了反擊回去。只見火星迸裂。振得武三倒退了幾步。虎口振裂。連喊利害。嚇得不敢再上前去。就在這遲疑的當子。白泰山便趕上一步。飛起一腿。向武三脇下踢來。武三沒有防備。一時躲避不脫。早已被白泰山踢中了一個筋斗。跌出丈餘。那邊戰住閻爺的褚秦李。見了白泰山有如此神勇。個個吃驚。當白泰山不知有如何的利害。因此不敢戀戰。隨不敗先逃。魯剛見了大怒。喝道。罷了罷了。你們三人。原來都是沒用的東西。徒有虛名。不來幫助。到也罷了。如今不戰先逃。真是

連我魯剛的的英名。都被你們帶累壞了。從此以後。再莫來見我罷。那褚秦李三人。早已去得不知影跡。如何還聽得他這許多氣憤話呢。魯剛見他三人已去遠。只得拚力戰住閻爺。再說白泰山。一脚將武三踢倒以後。就趕上一刀。將武三結果了。魯剛只得也捨了閻爺。縱身上屋逃去。閻爺也不追趕。就過來與白泰山相見。先謝了相助之情。然後各通了姓名。白泰山問起。因何黑夜在此廝殺。閻爺邀白泰山至臥房內坐下細談。便將前事。從頭至尾。細說一番。白泰山方知細底。二人在臥房內談不多時。天色便亮。白泰山問閻爺到何處去。閻爺道。我因在家無事。想到江南地方去遊玩遊玩。白泰山道。小弟是江南人。這次在河南。是奉師命回家省親。如蒙閻爺不棄。我們何妨結伴同行。閻爺見了白泰山如此年幼。竟談吐生風。而且本領高大。心中甚是敬服。又不識白泰山究竟是個何等樣人。也摸不實他的底細。曉得白泰山都是一個有驚人的少年豪傑。所以也甚願結交他。聽白泰山要他同行。真是歡喜不盡。隨答道。如蒙白兄不棄。與我同行。再好沒有了。俾我可多多受益。但不知白兄家住在江南何處。白泰山道。小弟家在杭州。這一次回江南。先在揚州。要耽擱幾日。將一些事做畢了。才回到杭州。

呢。閻爺道。提起揚州這地方。我到熟悉。在十年前。我揚州住過幾年。何妨奉陪老弟同去遊玩遊玩。我本沒一定去處。也是閑遊閑遊的。我們在揚州耽擱幾日。我再奉陪老弟到杭州又何妨呢。白泰山聽了他言。心中大喜。暗道。常言道四海皆朋友。這次我無意中助了他。想不到此人甚有義氣。我此番到揚州去。雖然師傅授了十分的本領。然而那揚州地方。不甚熟悉。現在此人既在揚州住過幾年。是不用說得。對於地方上的事情。是必定很熟悉的了。而且這人。早十年前。在揚州住過。我父親在揚州被害的這事。說不定他也知道。誠是我一個大大的幫助。這時不必向他說明。且待在路上再慢慢的向他探問。白泰山一面心中忖量。一面向閻爺答道。既蒙閻兄盛意。小弟何敢推却。但此時天色已大亮了。我們就此行吧。那武三他雖是盜賊。現在總是店舖的主子。少停若經動官府。就多事了。不如快走吧。閻爺聽了白泰山之言有理。隨各帶了包裹。出了店舖門外。即趕向大道。一路向江南道上而行。這且慢提。再說魯剛。夜間逃脫以後。並不遠行。預備探聽閻爺的消息。到天亮了報官。捉拿他等。誰知到天色明亮時。報了官府。到店舖內預備拿人。閻爺與白泰山。已早一脚走了。因此白白的辛苦一趟。縣

官到店舖內勘驗以後。命魯剛買棺收驗。行文捉拿兇犯。就此結束此案。只因武三行爲不正。本是一個作惡的盜賊。傷在白泰山手內。死得不枉。因此永無破案。後來官府得知其情。也不深究。先此交代。以後不提。再說白泰山與閻爺二人。結伴同行。成爲亡年之友。白泰山的本領。與閻爺比較起來。高得多少。所以閻爺視白泰山爲亡年之師。心中敬服他異常。不多幾日。已到了徐州。只因天時已晚。二人就在徐州鎮上打尖。晚上無事。白泰山命店小二買了幾斤酒。又備了一些下酒的餚饌。在臥房內夜飲。吃了個半酣。白泰山忽然淚下。將閻爺吃了一驚。問道白賢弟。我們今夜飲酒。是有興致的事情。因何反傷感起來。豈不是一件敗興的事情麼。況且你年紀甚小。諒無什麼哀感的事情。不知究因何事。想賢弟如此大的本領。更無人敢欺負。你有何屈情。何妨我們商量商量。白泰山聽了閻爺這話。不覺心中格外傷感。淚如雨下。半晌才說道。閻兄。你如何知道。現在我們已結成知己之交。就不是外人。我不得不將隱情說與你知道。想我白泰山。今年十三歲了。我父生我。却沒有見過一面。我在外從師習藝五年。雖學了些武藝。但不知尙能替父報仇否。倘不能報仇。我死之後。家中尙有二母。一則不孝。二

則從此冤沉海底了。方才因念及此事。故而傷悲。白泰山說到此處。又淚下不止。聞爺聽畢。心中不甚明白。又向白泰山細細問了。方知所以。不由奇道。白賢弟提起這事。十四年了。我與尊翁。交情雖沒有。但我的性情。素來豪傑。那年黃二公子。害你父親。我尙住在揚州。因聞了此事。心中不服。曾想爲當地除害。替你父親報仇。進黃府兩次。要除那惡賊。不想孤衆不敵。兩次都沒有如願。只因黃賊家中。請的師爺。都是好武藝。而且又防備甚嚴。我又沒有幫助。常言道。孤掌不鳴。又因黃賊勢力甚厚。他報了官。追緝甚緊。那時幸我作事周密。所以外面沒有一些風息。然而久在虎口之內。又是客地。終非善計。隨攜了眷屬。回到山西故鄉。預備遍訪名師。練習了功夫。再到揚州。替你父親報仇。與地方除害。後來不知如何。就將這事。因循至今。沒有果行。一則因未有機遇。自己本領平常。二則因關山險阻。不能成行。而且又信息不通。不知黃賊生死存亡。到現在十四年了。更不知那黃賊如何。然而我們到了揚州。自然曉得。但是我說到此處。不免又興感起來。那年在揚州。我進黃賊家內。行刺。賢弟猶在你母腹內。到今想起。如歷歷在目。真是時光易過。一轉輾間。成敗遷分。賢弟已長得這般英俊。愚兄已將老朽了。

豈不令人愧感呢。白泰山聽了此言。忙起身下拜。說道原來閻爺尙是前輩。以後幸勿再以弟兄相稱。不是方才提起。小姪如何得知呢。還祈恕我不知之罪。念小姪大仇未報。乞助臂力。閻爺卽將白泰山扶起道。賢弟請起。論本領我要拜你爲師。今卽以弟兄稱呼。又何妨呢。此時夜已深了。我們飲了酒安睡吧。明日好趕路。到了揚州。再探聽那仇人的下落。以便行事便了。閻爺才將白泰山扶起。忽聽窗外微微有一聲响。似屋簷上有落物的聲音。閻爺是慣走江湖的。連忙將桌上的燈火撲滅了。從後面窗子出外觀看。只見一個黑影似飛而去。正要上前追趕。只見那黑影去得甚快。一轉輾間。已不知去向了。白泰山也出來了。閻爺道不好。賊人已逃去了。這事很奇怪。不知是何處的賊人。白泰山道不去管他。打量其情。都是武三一黨的人。必定是跟在我背後下來的。但我們以後小心點就是了。此時他們既已逃去。也就不去問他。二人言罷。仍從後面進了窗內。點了燈火。略飲了一盃。二人安睡。白泰山一則心中有事睡不着。二則又恐那賊人再來。受人的暗算。所以一夜未曾合眼。到次日起身。用了早飯。算了店錢。又與閻爺趕上大道。一路向揚州道上行來。這且慢提。再將昨夜在客店內那個黑影表

一表。究竟是個何人。諸君心中不免疑念。誰知白泰山他的大仇。本甚易報。現在却就難了。這是因他年輕。沒有在外經驗過的緣故。大凡在客舖子內打尖。有什麼心腹話。不能說得的。只因客舖內。是最能容污納穢。五方雜處的人皆有。況且有句話。叫做隔牆有耳。隔屋有人。更不能高聲大話。此刻白泰山就是因這個緣故。方才這個黑影。就是他仇人。揚州黃二公子的黨羽。姓黃名仁甫。此人是黃二公子的遠房兄弟。年紀不大。才不過二十多歲。只因自幼兒。即生得伶俐矯捷。且又有應變。因此黃二公子十分造就他。請了名師教練拳棒。留在身旁。做個心腹之人。誰知黃仁甫。習了沒幾年功夫。本領遠出儕輩。合了一句古話。叫做青出於藍。而勝於藍。一切功夫。都能在他的師傅之上。就是他的天分。比人高的緣故。所以黃二公子。也格外寵幸他。那年黃二公子。害死白禮君。黃仁甫尚幼。因此沒有所聞。他這回是到徐州訪友。却是湊巧。也住在這家客店內。且又住在白泰山的隔壁。甚是貼近。所以聽得真切。但白泰山與關爺。在談話的時候。已有三鼓多了。若是換了別人。早都睡了。還有誰人來管這許多閑事呢。獨這位黃仁甫。性情與別人不同。每在深夜。就不是在客店內。都不睡覺。歡喜到各處遊去。



正猶如夜行人一般。却很有義氣。不與黃二公子一般作惡。不時也做些俠義的事情。若是到了外邊。在客店內。更不用說得。每到更深夜靜之時。他就不睡覺。非要到各處游行一番。就是在本店內。也要探聽一番。這夜到了三鼓時分。止打算出外去。只聽隔壁有人談話。他仔細聽去。不覺暗暗吃驚。原來二人談的。却是十四年前。白家事情。白泰山要到揚州報仇。這事非同小可。若是能去將二人拿住了回去。可得大功。就是拿不住。只要探聽一個仔細。也可回去報信。因此他因在隔壁。隔着一座牆。聽不甚清細。所以就悄悄出外。伏在窗口。屋簷下細聽。只見屋內的兩人都生得不凡。恐怕自己不是人家的對手。所以不預備進內拿人。聽了一個八成。屋簷上忽跳下一隻花貓。因此打斷屋內的話頭。黃仁甫一見窗內燭光熄滅。就曉得屋內有了準備。既不算與人家動手。便宜躲避。因此就飛身跑了。只因他的功夫甚好。所以閻爺趕出窗外。他逃得不知下落。等二人回屋。他也回了臥屋安睡。次早看着閻白二人。給了店帳而去。這叫一個有心一個無意。閻白二人。就與黃仁甫迎面見了。也不認識。是因不知的緣故。黃仁甫本想暗中跟他們下去。一想自己身上。尚有一點事沒有完畢。況且黃二公子不

在揚州。就是他二人到了揚州。也無益。豈不等於空行麼。等我在這裏將事情做完了。回去報信。再到揚州找他二人不遲。因此在客店內用了早飯。也結了店帳。自去訪友了。這且慢表。再說黃二公子。他此時既不在揚州。是到何處去了呢。諸位原來黃二公子。自從害了白家。後來白家暗暗逃至杭州。事隔於今。忽忽十多年。早又經過一番滄桑。他是一個不守份的人。豈肯就安份在揚州十幾年麼。且慢慢叙來。話說自白家暗下遷杭之後。聽說白禮君的妾月蘭已死了。心中懊恨異常。說這賤人沒有福命。但人死不可起生。過了幾時。就將這心丟去了。就將蘭花院的幾個妓兒。佔了回去。心中仍是不樂。每日在外尋花折柳。有一日在酒店內吃酒。黃二公子道。揚州地方沒有美色。我可說一句誇口的話。在揚州通城之大。所有的美色。吾皆享盡了。就有一個利口王二。在旁說道。二公子此話若在旁人面前就好講得。但吾王二是曉得的。揚州的地方。吾最熟悉。公子享過的美色。却不能算少。然而要說佔遍全城這句話。真是說不到了。現在不說別的。就論眼前。東門城外。有一家王天官的孫女兒。是揚州第一美人。公子看見。管叫你魂飛天外。魄散九霄呢。有一層。這王家祖父。是個天官。現在王天官雖死。

然而也是一個巨紳。論勢也不算小。這就不提。而且還有一層。王小姐的哥哥。是我們揚州地方的第一個好漢。論起他的武藝。更是驚人。不論三丈五丈的高牆。他只要身子一縱。就上去了。若是與人比較拳棒。就是挑選幾十個力壯的。只怕也不是他的對手。所以即如公子見了。也奈何他不得。徒然害個單面相思。這事我本不願在公子面前提起。方才因公子說佔遍揚州全城。所以才提起一句。王二這話。因與王家有仇。有一半是激語。然而論起王天官家的孫女。雖不盡如王二之言。在揚州城內。也可算個美人的名目了。却不是虛言。當時黃二公子聽了。怒道。王二你真小顧我了。若不是因你平日能替我做事。就因這話。便要責你個小顧我的罪名。老實說。我在揚州。誰人的勢力。能與我敵。莫說一個已死的王天官。就是王天官沒死。我要他的孫女。也甚便利。但不知你這話。可是實在麼。我想王家候門似海。憑他們那樣的門第。難道他家姑娘。就容你看見過不成麼。王二道。公子。你也莫小顧了我。王二須知。各人有各人的眼福。我王二非但看過一次兩次。直是常常看見過的呢。黃二公子。本是一個色兒。聽了此言大喜。便道不錯。這眼福是各人有各人。但你王二能看得。我公子難道就看得麼。

想你總有什麼機會。現在你如能帶我去看見一下子。公子便賞你五十兩銀子。日後若能將王小姐助我娶回來。還重重的要賞你呢。王二聽了大喜。說道公子。此話可當真麼。二公子道。君子無戲言。我一公子素來不說戲言。你只要能辦到。我決不食言。圖賴你五十兩銀子。王二道甚好。待我有了機會。再說與公子知道便了。二公子道。不能過遲。若過分遲了。就沒有賞了。王二道。公子不要性急。總不出十天。叫你見人便了。當時言罷。各人又閑言。痛飲了一個大醉而散。過了幾日。正是月半。王二清早到黃二公子家內。二公子一見。便問王二道。前日所言。今日想是已有了機會麼。王二道。正是。公子不能再遲。即刻就要與我同去。若是遲誤了。又要等上許多日子。才有機會呢。公子道也好。我就先同你去看了美人。再用早點吧。二人言罷。公子穿了一件新衣。便跟隨王二。出了大門。一路前行。這時尙早。街上行人不多。約行了里餘多路。王二走到觀音庵前。便住步不行。向公子道。就在這處等候吧。過不多時。果見前面遠遠的有幾頂轎子過來。王二看了大喜。就將公子一扯。公子會意。二人就閃身在遠處觀看。少停轎子到觀音庵歇下。先是了轎下轎。然後扶了老太太下轎。王小姐也在轎內出來。就一齊

進了庵內。轎子歇在庵外等候。王二向公子道。看見過麼。公子道。果不虛言。二人就回到街上。先至酒店用了酒。然後回家。賞了王二五十兩銀子。王二自然歡喜異常。是不用說得。到次日。公子又招王二至酒店商量。王二道。公子聰敏一世。因何昏糊一時。這事很易的。若憑媒去說合。萬萬不行的。那觀音庵。是王家的家庵。老太太每逢朔望。必到庵中敬香。今日是十六。再過半個月。便是初一。只要公子多帶幾人。預先埋伏在觀音庵門外。但等轎子到了庵門外。等王小姐在下轎的時候。只要公子一聲吩咐。兩旁埋伏的人。就一擁而上。將轎子抬了王小姐就走。回了家內。還怕他插翅飛去不成麼。小的此計。不知公子以爲如何。二公子聽了大喜道。王二你真好智謀。我若將王小姐搶回家後。再重重的賞你。王二道。只要公子賞我。小的當格外替公子留意着才是呢。二人商量已畢。王二別去。話說光陰迅速。沒幾日。已是初一。二公子隔夜已安排妥了。初一早上。就帶了許多家丁。王二等人。在觀音庵門外埋伏。不多時。王天官家的轎子。果又來了。却如那日月半所見一般。也是三頂黃。二公子見了大喜。不等他們下轎。只見轎子將到庵門前。正在要歇轎的時候。黃二公子十分性急。一聲大喝。那埋伏在兩

旁的許多惡家丁。都一擁出來。如虎如狼的上前。攔住轎子。王二預先吩咐過。第一頂轎內。向例是老太太。第三頂轎。向例是了鬢。第二頂轎內。向例是王小姐。所以衆家丁上前。就攔住第二頂轎子。總打算是王小姐。誰知竟有出人意外的事情。趕近轎前一看。不由將衆家丁幾乎嚇倒。原來轎內那裏是如花如玉的美女。却是一個兇似惡煞的一個莽漢。早在轎內跳了出來。猶如雷神一樣。提起兩個如鎚的拳頭。向了衆家丁一陣亂打。這許多惡奴。平日不過仗了主人的威勢。作惡罷了。如何有什麼的拳棒利害。可以招架。早已一陣嚷亂。被打得頭破血流。各人紛紛逃走。只恨爺娘少生兩條狗腿。如何還來顧公子呢。片刻之間。早已逃了一個乾淨。連影子都沒有。那好漢將一班惡奴打了一個煞性。再找那黃二公子。也不知去向了。要知這好漢是誰。究竟是什麼一回事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五回 羅起龍夜探黃府 姜教師箭擒刺客

話說那好漢。將衆惡奴打得四分逃散以後。忽然想起一事。忖道。擒賊要擒主。這夥惡奴。就是都將他們打死了也沒用。我要擒住那黃賊。向他講理才是呢。再尋找那黃賊。

已不知去向。原來黃二公子。見衆惡奴攔住第二頂轎子。總以爲美人十分中已有九分到手了。誰知正在歡喜的時候。猛見轎內跳出一個莽漢來。不免出人意外。心中勃然大怒。尙想喝令衆惡奴將莽漢擒住。只因王二十分乖巧。一見轎內跳出莽漢。便知事情洩了機。料定衆惡奴不是人家的敵手。他機變得早。扯了黃二公子。就乘先走了。諸位你道是怎麼一回事。原來那轎內的莽漢。姓羅名起龍。直隸人氏。與王天官的孫子王文龍。王文虎。有八拜之交。這羅起龍也是宦家子弟。曾遇名師。能飛簷走壁。於大庭廣衆之中。來去無形。生就一副俠骨慈腸。專愛與世上鋤除不平。扶良濟善的事情。於上半個月。就到了揚州。因探知黃家是個巨宦。就不該縱子作惡。貪色生事。霸佔人家的田產。心中甚是不服。每到揚州。必向王文龍。王文虎議及此事。要與地方除害。然而王氏弟兄。何常不知。只因家有老母。且知黃家正在勢上。若一旦與他作對。黃家如何肯息呢。所以每次羅起龍提了此事。王氏弟兄。都是以許多報應遲早的話。去勸止他。羅起龍也曉得他弟兄的心意。不與辯駁。但心中總是不服。想替地方除這惡人。常於深夜無人的時候。必到黃家去探聽黃仲仁的惡跡。湊巧羅起龍進黃家的那夜。黃

仲仁正與王二議論。初一早晨。預備到觀音庵攔劫王小姐的事情。羅起龍聽了。勃然大怒。一看在黃仲仁身旁獻計的是王二。起龍想道。原來王二這廝。如此忘恩負義。別人做了這樣毒事。情猶可原。惟王二他大大不該獻此毒計。王氏弟兄待他也不错。我本想下屋去將這兩個惡人結果了。但人死無對証。我不可魯莽。且待我回了王家。將這事說與王家弟兄得知。看是如何。多讓這廝活幾日。也是他的造化。因此當晚即回了王家府內。那時已在三鼓以後。王家人已睡靜。羅起龍是高進高出。從屋外飛身進了裏面。也不去驚動他人。悄然自到臥房安睡。一夜無話。次早起身。用了早膳以後。見王家弟兄尚在書房內。原來王文龍王文虎文武俱來得。二人每早都要書房內用攻課。所以羅起龍一脚便到書房內。預備將昨夜的話。告訴他二人。王文龍王文虎正在做早課。突見羅起龍進書房。隨起身迎接。請羅起龍坐下。書童上來獻了茶。王文龍心中忖量。羅起龍平日曉得他弟兄在書房用攻課。恐怕分了他們的心。從來無事不去驚動他們。今日這般早的到書房內來。必定都有事情。或是要辭行。亦未可知。然他來此尚無多日。幾年不見了。理應多住幾日。大家叙叙。因何又這般的心急呢。况且這數



日。我們尙未能陪他去各處遊玩。豈能放他卽去呢。隨向羅起龍道。羅兄因何起得如此早。無事何不多睡一瞌。我們打算明日陪你去各處遊玩一番。羅兄來了這幾天。我們早間。因明年是大考。忙着溫理攻課。都無暇陪你去街坊喝盃酒叙叙。心中甚是不安。王文龍說到此處。羅起龍接着說道。我來此蒙你們這樣厚待我。已是過意不去。大哥如何還要這般客套。又不是外人。若是客套起來。到叫我不過意呢。我這時來此。並無別事。只因昨晚無事。偶至惡賊黃仲仁家中。探聽他的劣跡。不料探了一件可恨可惱的事。若不是無意中得知了。兄等幾乎受了人家的計算。王文龍吃驚道。羅兄探知是何事情。想我們與黃仲仁並無嫌怨。難道他就想計算我們弟兄麼。尙祈快快說知。究竟是件什麼事情。羅起龍便慢慢將夜間在黃家聽王二與黃仲仁獻計的一番話。從頭至尾。一一都細細說了與二人聽。王文虎大怒道。這件事只怕又是王二的鬼。想我們待王二雖無大恩。然亦不錯了。每月都有錢給他。只因他行爲太不正。不習正道。每與一班無賴混在一起。前一個月。王二因向他的寡嫂索銀二百兩。他寡嫂手內雖積聚了三五百兩銀子。然賴以過活。況且尙有四歲一個孩子。如何肯與他呢。王二就

與他纏擾不清。是我弟兄將王二喚來。責罰了他幾句。因他行爲不正。就將月貼他的錢暫時停止。以冀他自己改悔。誰知王二就從此沒有到這裏來過。想是因這事結了仇恨。在黃仲仁那裏設了鬼計。一則想與我們作對。二則且可作個進身之計。但此事不是羅兄預先探知。我們如何想得到。少不得要受了他們的計算。別的不打緊。到是家母是上了年紀的人。如何受得起驚嚇。言罷。謝了羅起龍。又道現在他們的鬼計既給我們識破了。正是枉費去許多心機。且不管他。但想起王二這廝。實是可惱。我恨不能立刻就去將他擒來。碎屍萬塊。才洩心恨。便起身要到外去找王二。原來王文虎雖然也是一個文武雙全的豪傑。但他性情剛烈。所以作事就莽得很。若是在性子上來的時候。就格外魯莽。彷彿是個粗漢。王文龍就不是這樣。他的性子既好。且又作事細心。胸中有些智謀的人。他見兄弟要去找王二。恐一時要生出事非。所謂將在謀而不。在勇。便上前一把。將王文虎拖住。說道賢弟。且莫作忙。自古道靜則智。亂則不能成事。須知作事都要想個仔細才行。所謂三思而行。你且坐下。我們將這事先商量了再說。王文虎只得坐下。王文龍道賢弟。作事不是這樣性急的。須知作事都要有了憑証。才

可作實。你這時去將王二殺了。其易如反掌。但殺了王二以後。人都不知是什麼緣故。總是你不好。因他們設的計尙未行。沒有痕跡可尋。等得他們奸計敗露。然後再滅之。豈不是有了證據。人就不能說我們的不是了。若不是這樣。昨夜羅大哥。豈不早就將他們結果了。也不費其事。王文虎聽了這話才明白。羅起龍聞了此言。心中也佩服王文龍做事有頭腦。說道王兄此言甚是。現在小弟到有一個計策。弟想此時且慢將這事提起。等到初一那天。將這事稟知老伯母得知。叫他們在家中敬香。我們三人。坐了轎子。到觀音庵去。只要將轎前的幕子放下。旁人如何得知轎內是何人。等到轎子到觀音庵。那夥惡奴。必定一擁而上。來攔劫轎子。預料黃仲仁與王二。都是要來的。那時我們就出轎。將他們一一都結果了。豈不是好麼。王文龍聽了羅起龍此計也用得。便道羅兄此計甚妙。我們就照計行事便了。所以到了初一那日。三個好漢。就在觀音庵門外。將一班惡奴。痛擊了一番。因黃仲仁與王二見機得早。都沒有受擒。羅起龍與王文龍。王文虎。見衆惡奴都已逃去。沒有將黃賊及王二擒住。隨恨恨而回。預備設計再與黃賊較量。派人探聽王二的下落。以便擒拿。這且慢表。再說王二見機與黃仲仁先

逃。沒多時已回黃賊家內。王二這才放心。喘了一回氣。定了一定神。然後坐下。向黃仲仁道。好險好險。今日不是門下見機得早。逃得快。便有性命之憂。這多般仗着公子的福氣。黃仲仁方才也嚇了一嚇。聞了王二之言。便道。這事是他們有了準備的緣故。但不知他們因何就知道的。我從未向別人提及。莫非你平日因貪酒誤事。在別人面前洩了機。所以就誤了今日的事呢。王二道。門下從議了這事後。處處提防。因這事與我的干係甚大。若是叫王家得知。那王文龍王文虎的手段利害。門下就說不定有性命之憂了。如何敢洩機密。但這事公子也決不會洩機的。恐其中別有緣故呢。待門下再細細的思想一番。便有端倪。二人正在說話。只見被打傷的許多惡家丁。或是破頭。或是折臂的。都狼狽逃回來了。公子看了。也是傷心。每人賞了二十兩銀子。打發他們各去休養。一邊仍與王二計議。王二思想了多時。忽向公子道。門下想了多時。却想起一事。因方才那三頂轎內出來的一個好漢。他是姓羅名起龍。此人與王家弟兄乃是知交。他非但本領高強。且有飛簷走壁的能為。往常門下無事。就擱在王家。曾與此人見過。且深知此人。每於深夜無人之際。必喜歡出外。到人家探聽消息。但此人是北方人。

氏不常在此。想是他近日到揚來拜會王文龍弟兄。因王文龍弟兄心中素來與公子不睦。所以夜間也來探探消息。總是我們那夜在議論這事。被他竊聽了。因此就有準備。若不是此。別無他的緣故了。公子聽了不信。說道：你此話雖然在理。然我的家中。非別人家可比。莫說有個人在屋上行走。就是有個貓。也不能行得。因我家內請了四個教師。都是多年心腹。且個個利害。皆是能來去無形的好漢。每在夜間。格外防範得嚴緊。就是窗外有了落葉聲音。都能得知。所以你這話雖然在理。因這個緣故。我就不甚相信。難道有人進屋來。他們就一些不知麼。不是我過信實我家內的教師有奇能。且說個利害你得知。記得前年。我與姜教師在書房飲酒。還有幾個陪客。大家行令飲酒。正在喧鬧之時。我們一點都沒有聽得有聲響。姜教師在喝酒的人。忽然拿住一個刺客。等我們飲酒已畢。姜教師說。小弟才拿了一個刺客在窗外。快命家丁去擒來審問。衆教師聞言。都當姜教師吃醉了說的醉話。因沒有聽得聲響。又沒見姜教師離了酒席出外去。且在座上沒有起身過。如何會拿了什麼刺客呢。都不信。衆教師道。姜大哥吃醉了。快喚家丁。扶他去臥房內安睡吧。這時已有三鼓。大家打算散去。姜教師忽在

座上起來道。原來諸位當我醉了麼。我實在沒有醉。再不去那刺客就要逃了。我因素知姜教師本領。在衆教師之上。又見他說話清白。是沒有吃醉。也有點疑他是實話。便命在旁伺候的家丁。到窗外觀看。天上月色甚好。也不用點了燈去。那家丁因此即轉身外去。原來窗外就是一個大空院。家丁才進院子。就見窗外牆腳下。有一個大漢臥在地下。撐持着。想要向前爬。怎奈又撐持不起。所以只是在牆腳下蠕蠕的動。這家丁有點膂力。就上去將地下那漢拖了起來。喝聲有賊。衆教師早都到了院內。帮着將地下的大漢擒進屋內。用繩索捆了。然後審問。這時衆人才佩服姜教師有本領。你道受擒這漢子是誰人。果是如何受擒的。書中交代。原來這漢子姓高名士英。是上次竇拳的好漢高士傑的房份兄弟。只因高士傑在揚州訪友賣解度日。遇了盧天夢假扮相士。用計將士傑誑進衙內。買通縣官。逼士傑認了供。叫他拌害白禮君。士傑本是一個粗人。一時受愚。再加縣官的威逼。不知利害。只當拌害了白禮君。自己即可脫身。誰知盧天夢是個傷盡天理的人。既拌害了白禮君。又恐放了高士傑在外洩機。因此就將高士傑一齊定了斬罪。可憐白禮君。受了無妄之災。高士傑也白白的送了一命。推原

其始。白禮君的仇人。固然是黃仲仁。然高士傑的仇人。不可不算是盧天夢了。這盧天夢因受黃仲仁幾百兩銀子。就造下這樣的大罪。真是一個頭都不夠殺。高士傑既受斬之後。幾年沒有消息。天下的事情。若要人不知。除非己莫爲。高士英雖與士傑是同房弟兄。而二人的情感甚好。見士傑出外幾年不回。心中就放心不下。各處探聽消息。後來因探知士傑到揚州去訪友的。因此又到揚州訪探。也沒有消息。只得仍回了北邊。高士英爲人本是一個好漢。在江湖上也有交情。過了一二年聽人說。高士傑在揚州是爲人利用。受了人家的愚。摔害了揚州一個善人。自己也將命送了。士英得了此信。便知士傑已死。但大仇不可不報。因此不辭千里。到揚州來行刺黃仲仁。這夜正遇黃仲仁在書房內宴請衆教師。因見人多。不敢驟然進去。就在窗下探望。誰知姜教師爲人精細。在舉盃的時候。忽見窗外有一個黑影子伏着張看。姜教師曉得公子的行爲不好。仗勢凌人。免不了都有仇人。這窗外的黑影子。必定都是刺客。然而我們爲主當盡忠。在此受祿多年。從未做過一點事。豈非等於尸座而食糜。今夜既有這個機會。何不待我顯點手段。也不枉受了他多年的俸祿。主意打定。就將孟子舉起喝酒。就在

這舉盃之時。袖中早放出一枝毒箭。姜教師的毒箭。素來有名。且是毒藥煉過。用起來百發百中。高士英沒有提防。因那枝箭只有寸餘多長。及到了身前。要躲避閃開。已來不及了。那一枝箭射在右股上。在高士英心中想。這樣細小的一枝暗箭。總沒有什麼利害。並不聲張。將身一幌。尙想蹤上高屋逃走。誰知這箭就利害了。初射着的時候。不覺痛。及至此時一用力。就驟然的痛得利害呢。全身麻木。四肢軟了。兩脚一搖。身子一幌。已身不由主的跌在地下。如何還想上得屋去呢。到了這時。士英將牙關咬定。暗道罷了。我士英大仇未報。不想也遭在惡人之手。日後我的朋友。不知亦能爲我報仇否。既撐持不起。只得聽天由命了。正在打量着。已被擒到了屋內。這時衆教師已用了酒宴。黃公子吩咐將刺客帶到內廳上審問。家丁答應一聲。已早將高士英提到廳上。四面燈光點得如同白晝。衆教師坐在兩旁。黃仲仁坐在正中。幾個惡家丁。將士英提至面前。公子將士英仔細觀看。只見士英生得身長八尺開外。四方面臉。濃眉巨眼。似一個好漢的樣子。却不認識。打量都是仇人。用了銀錢買來行刺的。因此怒睜雙眼。大喝一聲問道。你這人好大胆量。不知本少爺的利害。就敢深夜前來行刺麼。姓什名誰。是



奉何人遣使。快快從實招來。本少爺寬宏大量。恕爾不死。若有虛言。休想活命。士傑伏在地下。雖然傷處疼痛。然而素來性情豪爽。聞了此言。不覺怒道。老爺既已受擒。斬殺任便。沒有別的話說。又沒奉人遣使。因爾作惡太甚。所以特來要你的狗命。喝罷。又閉目不言。黃公子聽了此言。心中大怒。喝道。你這人好不識抬舉。還敢出言傷人。命家丁取了板子。將士英擊了幾十板。士英忍住疼痛。仍是閉目不言。旁邊姜師爺道。公子息怒。這時已快將五鼓了。這廝既已擒住。諒他插翅都難逃去。不如明日再審吧。公子聽了此言。命家丁送士英到空屋內關閉。隨各人回屋安睡。誰知到了次早。高士英忽不見了。姜教師道。那廝雖然逃去。亦不得活命。因我的毒箭利害非常。若是人中了箭。在七天內。都不得活命的。黃公子隨信以爲真。因此看當姜如天下無敵的好漢。這時將此話說與王二聽。王二道。公子不是這樣說。因那羅起龍的本領。非比那刺客可比。因羅起龍的輕身功夫。能在大庭廣衆中來去無形。莫說有聲音。連得影子都沒有。在門下之意。必定羅起龍來竊聽去的。公子道。現在事已過去。說也無用。還是你出去探聽個消息再說。王二道去不得。門下今日雖未受擒。然王家弟兄。已恨門下入骨。如了仇

隙。若是教他們見了。門下手無縛鷄之力。豈非白白的去送命麼。公子聽了。沉思了半晌。說道不錯。我另派人去探聽吧。王二隨躲在黃家。不敢出外去。黃公子派了幾個伶俐的家丁。去探聽消息。家丁去後回來。道士家沒甚信息。且王家的弟兄沒有出外。公子道。今日天時晚了。明日再去探聽吧。家丁答應退下。次日又去。接連過了幾天。沒有消息。有一天黃家的幾個家丁。在街坊酒店內吃酒。忽聽人說。王文龍王文虎。已將家眷搬去別處住了。又有人在旁接着說道。想是懼怕黃家的勢力。所以避向別處。然而他弟兄兩人。可算識時的豪傑了。正在說着。忽抬頭見黃家的家丁進來。因此卽止住了話頭。那家丁湊上說道。諸位說的那家的事。因何這般見外。看見我們來就不說了。這是何故呢。那幾個說話的人帶笑說道。原來是二位總管。失迎得很。我們方才不過是閑談談。總管何必多疑。家丁道。諸位不用相瞞。方才所說。我已聽了個仔細。不是說王文龍王文虎。將家眷遷去麼。因何瞞我。不知王家搬到何處去。你們得知麼。那幾個人道。故是要瞞總管爺。因恐二位見疑。所以不敢多話。那王家遷至何處。實是不知。總管爺再問問別人。或能得知。言罷。各人都辭別去了。兩個家丁。喝了酒。到天官府門外。

探聽。原來果是遷向別處去了。天官府的大門已上了鉄鎖。却探聽不出。是搬到何處。因此卽回到家內。稟知黃二公子。說王文龍王文虎。今日一早。就將家眷搬至別處去了。黃仲仁道。可曾探聽。搬在什麼地方。家丁道。小的再三探聽。並沒有消息。大約不在本地。搬得遠呢。黃仲仁哈哈大笑道。罷了。他弟兄既是懼怯避去。就罷了。我也何必與他們爲難。吩咐家丁。不必再探。讓他們去吧。家丁答應一聲下去。公子便將這事告知王二。王二不信道。那王文龍王文虎。素來心高氣傲。不肯屈伏的人。此次因何這般胆小。懼怯暗去呢。若是當真的。公子的威風了。黃公子道。不是當真的。誰還與你說假話麼。不信你去看了便知。也免得你終日胆小。躲在這裏了。王二聽了。心中總是不信。隨放了胆。一人逛到天官府觀看。只見兩扇大門。果已上了鉄鎖。心中真是歡喜。回到黃家。見了公子說道。王文龍弟兄。果已懼怯逃了。只可惜事機洩露。若不是這樣一來。那美人兒早已到了公子家中。也是那王家的造化。說了幾句。又到街坊吃酒去了。這且不提。且說王二自從投在黃仲仁門下。因王家那件事情。弄了幾個錢。就天天在街上吃得醉生夢死。不到夜深不回去。不吃得爛醉也不回去。每到人好睡的時候。他便說

醉話。或是吐得滿地。惡氣難聞。衆家丁個個厭恨他。只因他是公子面前的紅人。所以也不敢當了面說他。只得背地恨他罷了。有一日王二又吃得爛醉而回。到了半夜裏。就吐得滿地。次日早間起來。自覺慚愧。因此不吃早飯。一早就出去了。伏伺王二的那個家丁進房。替他收拾臥房。只見又吐得滿地。那一股酒氣的惡腥味。不堪入鼻。心中大恨。又將王二背地罵了一頓。只得替他打掃乾淨了。打算等他回來。重重的說他幾句。誰知王二就這早間出去。沒有回來。家丁稟知公子。派人尋他。只過了幾日。都沒有回。有一日早間。忽聽人說。王二被人殺死了。一個人頭。掛在黃家門前。諸位這是一件什麼事情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六回 王文虎行刺受擒 徐劍侯搭救豪傑

話說王二早間在黃家出外。忽然幾夜未回。不知去向。黃家的家丁。個個奇怪。黃公子因王二很能做事。就派人在各處尋找他。沒有踪跡。有一日早間。黃家的家丁。開了大門。忽見大門上掛了一個人頭。不由吃了一驚。再上前細看。就是王二的首級。家丁曉得王二是被人害了。隨進內稟了黃公子。黃仲仁出外觀看。果然不錯。就命家丁將

首級取下。到縣內報案。捉拿兇犯。這事是在黃家。若是在別的人家。免不了就是官司。好來江都縣。如黃家的走狗彷彿。也沒話說。都是聽黃仲仁的吩咐。過了幾日。沒處捉拿兇犯。黃仲仁吩咐將王二首級埋了。就算了案。還是姜教師有機謀。暗暗向公子說。王二被人殺死。怕與王家的那事有干係。公子要提防才是。這句話將公子提醒了。曉得王文龍王文虎。這次將家眷遷去。就是與黃家作對的意思。向姜教師道。不是姜爺提醒。我幾乎想不及了。但這事總要姜爺格外提防着才是。姜教師道。不用公子吩咐。這是我們的責任。但公子這幾日無事。就不要到外去。才是。黃仲仁因此不敢到外去。諸位你道王二。是被何人殺死的。因何又將首級掛在黃家門外呢。原來姜教師的見解不錯。初一那日。王文龍弟兄。與羅起龍三人。在觀音庵將衆惡奴擊散。後因沒有擒住王二。並黃仲仁。心中甚是不樂。依羅起龍的意思。預備趕到黃家。將黃仲仁並王二一齊結果了洩恨。究竟王文龍有智謀。曉得黃家的勢力不可造次。況且黃家用的教師甚多。未必卽勝。就是勝了。有個家累。又是逃不了。只得勸住了羅起龍。叫他且息息氣再說。羅起龍只得作止。王文龍去將方才的事情。稟知母親。他母親雖是有了年紀。

的。作事很有頭緒。曉得黃家在勢上。他父親是江南地方的一個制軍。他的勢力誰能敵得。而且那逆子仗了父勢。無惡不作。現在既有了惡感。不免總是要生糾葛。自己的兒子。年紀又輕。若是一旦生了什麼事情。甚是不妙。不如且將家暫時遷到別處去居住。就免了這糾葛。隨與大兒子王文龍商量。正合文龍的意思。立時就答應了。當日就預備一切。過了幾天。叫了幾艘大船。就搬到濟南德平縣居住。與王老夫人的妹子住在一起。又有了照應。那大船行走快速。沒幾日路程。到了德平縣。一切安排已定。王文虎想起報仇之心。因此與羅起龍帶了武器。趕到揚州。不敢在客店打尖。因此夜間就進天官府就攔。這夜三鼓之時。二人穿了夜行衣。飛出屋外。一路登高。向黃家而來。這夜天上月色甚好。二人才到黃家門前。只見前面有一個醉漢。今在自言自語的行着。聽他的聲息。甚是熟悉。王文虎向羅起龍道。大哥。前面的醉漢。觀其身形。聽其言語。甚似那忘恩負義的王二呢。這句話。提醒了羅起龍。答道。我正在思想。只因一時記不起。還是賢弟的眼光好。且上前將他拿住了再說。羅起龍向前一個箭步。已到王二身後。將他一把抓住。王二喝道。什麼人。敢與王二作頑笑麼。羅起龍喝道。是我呢。王二回頭。

一看是羅起龍。早已將酒都嚇醒了。只見羅起龍手中的剛刀。揚揚要下。王二求道。羅大哥莫非認錯人了。我們都是好友。你如何拿我作起買賣來了。快快放手吧。羅起龍聽此言大怒。喝道。王二。你自己作的什麼事。還不明白麼。快說。你此時到何處去。王二道。我到黃家去。羅起龍道。好個無義之人。王家待你不錯。因何在黃仲仁面前獻計。要害王家。王二道。羅大哥休冤枉了好人。這話從何說起。羅起龍聽了格外大怒。一揚刀。要向王二。王文虎已過來。向羅起龍道。大哥且慢結果他。小弟有話問他呢。王二一見王文虎。便叩頭求饒。王文虎道。你在黃家。所因都是衣食的事。我都不怪你。只要你能將黃家的一切事。細細的說了。便饒你不死。王二便直說不諱。言畢。王文虎一刀。早將王二的一顆首級割下。這時已將五鼓。因黃家房屋寬大。一時難以下手。就將王二的首級。掛在黃家門外。拿屍體去埋了。二人仍回天官府安歇。所以那姜教師預料的也不錯。但王二數夜不回。是因在外賭喝的緣故。且次夜王文虎。因在王二口中。探了黃府家內的路徑。即與羅起龍。帶了寶刀。一路向黃家而來。到了黃家門外。都躡身進內。這時已有三鼓。進了大門內。在屋上向內觀看。只聽裏面已靜寂無聲。燈火熄滅。隨用了

輕身術。進了二門。在屋面上踏瓦無聲。安然進了第三座門內。便是內廳。那黃家請的教師等人。都在這內廳左右。再進去便是黃賊的內室了。惟這座內廳。造得最高。最是不易行得。若是本領較低的人。固然難上這屋脊。而且這內廳的屋脊上。每在深夜。黃家的幾個教師。潛伏着留意觀看。只要一有聲息。底下就有人得知了。王文虎因聽王二說過。所以進了第三座門內。便格外留意。要進黃賊的內室。都要從這內廳的屋脊上過。王文虎將這話悄悄的說與羅起龍得知。恐他忘記了。羅起龍道。賢弟我先上屋去。你在後提防着便了。言罷。兩腳一點。早已上了那最高的內廳屋脊上。誰知才蹤到屋脊上。忽覺背後起了一陣冷風。原來不是別物。正是一枝鉄鏢。羅起龍眼快手快。身子一閃避過。只因那鏢來得快速。不能用手去接。那鏢就在耳旁飛過。落在對面屋上。只聽一陣亂响。羅起龍至此時。方知王二的話不是虛言。就不敢再向前。將身子蹲下。伏在屋脊底下觀看動靜。等了多時。又沒有動靜。心中奇怪。不知方才那鏢。從何處來的。心中耐不住。就在屋脊下又站起身來。誰知才站起身。迎面又飛來一鏢。這時羅起龍。一面用手接。一面留心觀看。却看出那鏢的來路了。原來內廳的前面。有一個大院。



子。在院中右邊。靠牆有一株大樹。因天上月色明亮。所以看得出那大樹的枝幹上。坐了一個大漢。但相離甚遠。一時看不甚清切。羅起龍就伸手將飛來的一枝鏢。接在手。中。才將一鏢接住。那第三鏢又射得來了。格外看得清切。是樹上那人射來的。那樹離這邊屋脊。約有四五丈。鏢能打到這邊屋脊。可知那人的武藝腕力。俱不是無能之輩。隨暗暗留神。又將第三鏢接住了。觀看樹枝上坐的那人。忽然不見。羅起龍心中格外奇怪。曉得黃賊家內。很有幾個能人。起龍在忖量。只見王文虎也上了屋脊來。悄悄問道。方才大哥招接的暗器。是從何處射來的。羅起龍只是稱奇。將那從樹上的人射來的話。告知王文虎。文虎道。且進到裏面去再說。文虎一縱身。落在內廳前面的一座矮屋上。沒有立得住。就見屋脊下跳出一個人來。一聲喝。大胆的刺客。敢來行刺麼。舉起手中的剛刀。直在王文虎頭上砍下。王文虎曉得他們有了準備。一偏身閃過。也用單刀。向那人砍去。那人也舉刀還。二人就搭上手。在屋脊上廝殺起來。羅起龍正想去幫助他。覺得身後起了一陣冷風。曉得不好。回身觀看。原來是一個道人。手用寶劍。在他腦後刺來。觀着道人身形與方才坐在樹上的人相似。就曉得是敵手。閃身避開一劍。

便用一個撥草尋蛇的刀法。直在道人胸前刺去。道人並不慌忙。用劍向刀一格。已將羅起龍的刀撥開。起龍覺得這人膂力甚大。劍法純熟。只恐不是人家敵手。因此格外提神。道人撥開一刀。就跟進一步。用一個乳燕辭巢的劍法。直取起龍。閃身避過。不提防道人突然放出一冷鏢。起龍沒有來得及招接。大腿上就中了一鏢。隨負痛而逃。羅起龍身法快速。沒幾個轉輾。已逃出黃家。一路回到天官府。道人趕不着羅起龍。便回來帮着擒拿王文虎。屋脊上與王文虎爭戰的是馬教師。與王文虎戰個平手。若論王文虎的本領。與羅起龍比較起來。是差得多了。被道人過來一腿。就將文虎擒住了。用繩索將王文虎縛了。放在空屋內。馬教師問道。還有一人被他逃去了麼。道人道。正是。被我打中了一鏢。負傷而去。這時已四鼓了。諒無刺客再來。我們各去安睡。到明早再將擒住的刺客審問便了。諒他也逃不去。二人言罷。各去安睡。這件事情。除了黃家四個教師得知。以外其餘的家丁等人。都不得知。次早黃二公子起身。照例都與幾個教師談談。那道人姓朱名道山。算是黃公子的師傅。因黃子跟他學習武藝的。談了幾句後。便道。昨夜三鼓以後。家中擒住一個刺客。公子得知。便命家丁去提來。黃公子道。

這事弟子一些不得知。又是師傅與衆師爺的功勞。但不知那刺客是何人。馬教師道。恐怕是王家的兩個小廝呢。可惜只擒住一個。還有一個。生得矯捷。被他乘機先逃脫了。正在說着。只見去的家丁。已將王文虎捉來。黃仲仁細看。正是王文虎一點不錯。王文虎見了黃仲仁。勃然大怒。喝道。黃賊。今日小爺受擒。你預備拿我怎樣。黃仲仁道。王文虎。你是官家子弟。因何敢黑夜前來行刺。那王二是不是你殺的。因何還敢拿人頭掛在我黃家門外。現在官府追緝甚嚴。我念你是官家子弟。一旦受刑。未免可惜。若能依我一件事。少爺恕你一死。將你的妹子嫁了與我。王文虎聽了大怒。只恨身已受縛。若不是身受束縛着。就立刻取黃賊的命。喝道。黃賊。休要胡言。須知小爺雖受擒。我外面尚有人呢。只怕你頸子上的一顆腦袋。過不到明日呢。黃仲仁大怒。立命用刑。兩旁許多如虎似族的惡家丁。就一擁上來。將王文虎擊了幾十大板。黃仲仁本不要制死王文虎。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想將王文虎收服了。要他的妹子。萬一王文虎不肯投服。也要逼他的供詞。只要得了他的住址。王家搬在何處。便去拜望盧先生。稍施小計。不怕王家不將女兒送上門來。所以不用重刑。家丁將王文虎擊了五十板。黃仲仁卽吩咐

咐將王文虎仍送至原處空屋內關閉。以便慢慢用計騙他的口供。這且慢提。再說羅起龍。昨夜遇了道人。在黃家逃回天官府。將腿上的鉄鏢拔去。放了許多毒血。然後在。身上取出一包隨身所帶的刀創藥敷上。才止疼痛。不多時已聽遠處鷄鳴天曉。看看王文虎沒有回來。心中憂慮。曉得王文虎凶多吉少。大一半是教黃家的教師擒住了。但尚不知性命如何。抬頭觀看。天已漸放曉。羅起龍心中雖憂慮。只因接連幾夜沒有合眼安睡。更加此時身上再受了創痕疼痛。自然神疲力乏。就不知不覺的睡了。這一覺直睡到晌午之時。還在濃睡。忽於夢中聽得耳邊有人喚道。壯士醒來。時已晌午了。因何還在此處濃睡呢。又覺得有人在肩背上拍了一下。羅起龍就在夢中驚醒。抬頭一看。原來有一個鬚髮盡白的老者。站在身旁。自古道英雄慧眼。見老者雖然年高。似古稀的人。却另具一副精神。與常人不同。站在平地上。猶如泰山一般的穩健。面上顏色鮮明。二目光如雷電閃爍有神。羅起龍倒身下拜道。不知師尊駕到。弟子多有失迎。尚祈恕罪。老人道。老人何人。敢勞義士如此尊重。請問義士。因何白日在此酣臥。其中必有緣故。羅起龍並不相瞞。便將前事細說了一遍。老人歎息道。那黃仲仁祖上餘德。

尙未盡已。此所謂惡貫未滿。尙未至其時。義士雖有一片仁義之心。只怕此時未能成功。徒然費去功夫。不若且回北地。再休養功夫。至其時何恐大恨不洩。惡人不去。羅起龍聽了此言。深有至理。連連稱是。曉得自己的本事尙沒有到家。黃家賊內請的能人甚多。自己萬不是人家的敵手。因此深服老人之言。且知老者必非等閑之人。因此又向老人下拜。要拜老人爲師。老人將他扶起道。老人何能。敢居人師。義士既有此志。日後自有名師相遇。此時且不要過急。羅起龍只得作罷。因又叩問道。黃賊氣數雖未終。然弟子尙有一個好友。昨夜被他們擒去。不知性命如何。弟子焉能不顧而自回北地耶。老人道。王文虎也是義士。常言道吉人天相。思想起來。自能逢凶化吉。一定是不要緊的。若是義士此番再進黃賊的家中去救王文虎。只怕沒有這般容易。非但不能救了王文虎。而且反要碍了救王文虎人的事呢。羅起龍曉得老者是個異人。不便再問。只得連連稱是。方要問老者的姓名。只見老人已告辭出去。一轉眼間。已不知去向了。羅起龍心中甚是奇異。出外用了一些酒飯。心中好生不樂。進止俱難。思慮不已。打算回北地去。又放不下王文虎。何以去見王家的人。若是去搭救他。誠如老者之言。黃賊

家內請的能人甚多。在平日尙不能盡信。因昨夜已去經過利害。老人之言誠不虛說。正是左右行不得。再三思想。任從義氣。而不能惜身命。無論如何。今夜要到黃賊家中。搭救了王文虎才能回去。否則情願一齊受擒。到也行得。不能留個罵名與人。所以他打定了主意。用了一些酒飯。以後仍回到天官府空屋內睡日覺。預備夜間到黃賊家內去行事。這且按着慢表。且說黃仲仁審問王文虎以後。心中甚是自得。午間備了酒宴。與衆教師謝勞。衆教師個個歡喜。到了晚上。衆教師就預先防備。吩咐上下房許多家丁。夜間不可貪睡。恐昨夜逃去那人今夜再來。上下房家丁。個個答應。所以今晚夜間。初鼓以後。就各安睡。到三鼓時分。已肅靜無聲。衆教師也不敢貪睡。朱教師仍坐在樹上。躲在枝葉細密之處。無人看見。姜教師與馬教師二人都住在內廳的左邊廂房內。這夜二人就在房內臨窗的桌案上共飲。借着月色。並不點燈火。窗子開着。以觀動靜。到了三鼓以後。朱道人坐在樹枝上。忽見一道白光。從眼面前過去。其行如電。到了內廳的屋脊上。忽然不見了。朱道人心中奇怪。暗道這是何故。莫非有什麼奇人到了這裏麼。便在樹上下來。就跟着這道白光。蹤到內廳屋脊上觀看。原來同時姜馬二人。

在窗內也看見這道白光。心下也納罕。正在這時。忽見內廳的屋脊上有一個黑影。直飛而上。如射箭一樣的快速。馬教師道不好。觀這人的身形步法快速。怕的這人的本領遠在我等之上呢。不似昨夜那兩廝一般的易於擒拿了。姜師爺道不妨。自古道明槍易躲。暗箭難防。原來朱道山在屋脊上尋找方才的白光下落。萬不料這邊屋內姜師爺就用了平生的絕技來。一面與馬師爺說着。一面早已將手一抬。在袖內放出兩枝毒箭。不偏不倚。兩枝箭都射中了。一箭中在股間。一箭射在腿上。朱道人如何想得。到是自己人放的暗箭。只當是中了敵人的暗器。大叫一聲不好。拿刺客。這一聲喝。早已驚動了上下房前後的衆家丁。只因今夜遵了教師的吩咐。各人都不敢貪睡。聽了這一聲喝。都在夢中爬起。只因是和衣睡的。所以甚是快速。沒有多時。早都聚在一起。各點燈球火把。執了兵器。紛紛過來。賊在那裏。賊在那裏的呼喚。朱道人在屋脊上應道。在這裏呢。這一聲方喝畢。萬不料姜師爺的袖箭果利害呢。那傷口疼痛難忍。身子一陣發戰。早已撐持不住了。只聽屋上一陣瓦聲亂响。朱道人就在內廳屋脊上一路滾下來。這時衆家丁聽得刺客在內廳屋脊上。隨合夥兒趕向內廳屋下而來。有的去

搬了梯子預備上屋。帮着捉拿刺客。衆人才到內廳旁邊。只聽屋上瓦聲响。曉得刺客在屋上。與教師們動手。胆小的直是在屋下喊吶助威。胆量大的要用梯子上屋去拿人。忽又見屋上落下一個人來。隨一擁而前拿住了。原來這人那裏是刺客。正是朱道人呢。衆人因在慌亂之中。沒有留意。正在用繩子縛他時。有幾個細心的。在亮光下用心觀看。一見是自己人。隨喝道弟兄們快不要動手。此人是朱教師呢。說着已早將朱教師縛住了。再要解放時。裏面黃仲仁已得信。也執了一把單刀趕出來。一見衆人將師傅當刺客縛住了。心中大怒。將衆家丁痛罵一番。衆家丁方知錯誤。又慌忙將朱道人釋了。朱道人已臥在地下。不能動達。黃仲仁吩咐先將師傅送到臥房內。然後再捉拿刺客。不提這裡一陣慌亂。再說內廳左廂裏的姜馬二位教師。姜師爺放出兩枝袖箭後。聽得朱道人的聲音。方知錯誤。原來內廳屋脊。離左廂姜馬二人的地方。有三四丈之遠。只因二人在酒後。又在夜間。所以看不甚清楚。聽了道人的聲音。方知錯誤。然已挽救不及。但姜教師與朱教師二人心中都有點不合。這個緣由。乃因貪怨之故。馬教師張教師二人。在黃家已多年了。朱道人在二人之後進黃家。因朱道人打敗張三。



的擂台。後來認爲自己人。黃公子因朱道人武藝在二人之上。所以黃仲仁也將朱道人留在家中。一則做護家師爺。二則就跟他學藝。因此薪俸也比較張馬二人優厚。但張馬二人量氣甚大。一則因是自己人。二則他的本領也好。所以三人在黃家相安無事。不料過了幾年。張三有個朋友。就是姜教師。因到江南訪友。路過揚州。與張三相遇。張三因與姜教師都是知己。且深知姜教師武藝高超。因薦在黃家做教師。黃仲仁見姜教師拳棒膂力俱在衆教師之上。自然格外敬禮有加。朱道人雖未與姜教師較量過。然因姜教師之武藝。心中便生妒意。久思與姜教師比較一下。若姜教師敗了。想乘間驅逐他。又因沒有機會。且黃仲仁十分看重姜教師。不能一時就放在面上。但姜教師豈有不知。就是馬張二人。也有些得知。且因朱道人自傲太甚。各人心中都不滿意於他。因他是黃仲仁的師傅。只得忍耐。今日姜教師放了兩箭。並非有意。馬師爺一聽是朱道人。不由心中吃驚。恐朱姜二人從此便要誤會起了糾紛。姜教師也明白此事。便與馬師爺商量。想瞞過此事。馬師爺道不能。若是瞞過放箭一事。格外要起糾紛。因你的箭上鐫有姓名。豈不是有意放暗箭麼。因此二人早在窗內趕出。幫同過來捉拿。

刺客。證明其事。等姜教師趕過來，黃仲仁已命家丁將朱道人送回臥室。姜馬二人隨向仲仁聲明。朱道人所受之箭，是誤會。黃仲仁尙未知朱道人因何受傷。聽了姜馬二人之言。方才明白。隨命姜馬二人。幫同衆家丁。在四面搜索刺客。那裏有個影子。黃仲仁曉得是誤會虛驚。並沒有什麼刺客進府來。這才命衆人息止搜索。時已四鼓。各去安歇。黃仲仁隨與姜馬張三位教師。到朱道人臥室內。只見朱道人睡在床上呻吟。姜教師上前。替他拔去毒箭。上了解約。說也奇怪。立刻止疼。朱道人尙不知是姜教師放的箭。因此心中甚是感激姜教師。致謝了他。然後問道。衆位賢弟。可曾將刺客拿住麼。若拿住了。不可放他。須重重的用刑審問了供詞。再將他結果。黃仲仁見朱道人清醒了。便替他們解釋誤會。誰知黃仲仁解釋了。反起了朱道人的疑惑。只當是姜教師有意作弄他。失了他的面子。心中竟記了仇恨。當時也不說什麼。約談了幾句。各人散去。次日黃仲仁起身。時已晌午。用了午飯。忽見家丁來報。王文虎失蹤。想是昨夜被人救去了。黃仲仁聽了此言。心中不悅。便招了衆教師商量。姜教師道。我看昨夜來的刺客。不是等閑的人。現在王文虎救去。尙是小事。只怕那刺客今夜再來。要格外防備才是。

黃仲仁道。姜師爺議論極是。常言道老虎猶有打盹時。但王家的一黨人。既有如此本領。能神不知鬼不覺。將人救去。我們只能防備。也不是道理。最好須請幾個本領比較。他們再高點的人來才是。馬師爺道。少爺之言極是。容我們想想看。當然替少爺請幾個能爲較大的好漢來才是。過了幾日。黃賊家內。竟安然無事。衆教師才放下心來。姜教師因受黃仲仁之託。中想起一個朋友。在山東武館內的教師。姓褚名萬山。此人甚有膂力。一手能舉八百斤重的大石。武藝也好。姜教師與他交情甚厚。在武館內做教師。每月俸金最多不過五六十兩銀子。在黃家當師爺。至少也有百來兩銀子。而且褚萬山武藝好。若黃仲仁見了他。或再加增幾十兩。也不算事。因此薦與黃仲仁。說明其事。黃仲仁滿口應允答應。如果有本事。每月出一百五十兩銀子。也不算事。就寫了聘書。給了路費。託姜教師去請他。姜教師滿心歡喜。次日即帶了一個包裹。別了黃家衆人。一路向山東而去。這且慢提。再說羅起龍。因捨不了王文虎。不聽老人之言。當夜二鼓以後。出了天官府。趕到黃家。正起三鼓。聽聽黃賊家內。人聲已靜。正打算進內去。忽然腦後生了一陣冷風。回頭看時。只見一個黑影一搖。不知去向。心中不免吃驚。暗道。

這個黑影子是什麼人呢。忽然頭上戴的一頂頭巾。又給人抓去了。抬頭看時。不見有人。心中奇怪。不知是何緣故。在四面看了多時。聲息俱無。不由心中吃驚起來。莫不是黃家的教師欺吾無能。有意在暗中作弄吾麼。我羅起龍不是胆小無能之輩。今夜不來便罷。既已到此。豈能不進去麼。隨縱身先跳上黃家的風火牆。才站住脚。只聽裏面已呼聲大作。片刻間燈火之光。照如白日。羅起龍心中奇怪。想道這必定裏面已有仇人在內廝殺。想這黃賊。平日無惡不作。難免沒有仇人。我正是沒有帮手。何不乘此進內帮着。將那夥狐羣狗黨。殺一個乾淨。然後救了王家賢弟。豈不是好麼。打定主意。正想向裏去廝殺。忽覺背後有人。用手將他一扯。那分量猶如千斤重彷彿。早已站不住脚。就一個筋斗。栽倒在風火牆底下去。這風火牆離地有三丈多高。若是等閑的人跌下去。那裏還有性命。怎奈羅起龍是個能武藝的人。所以跌到地下。安然無恙。隨在地下爬起。忽見日間見的那老人。站立在身旁。羅起龍是個伶俐人。心中就豁然明白。曉得是老人有意作弄他。但其間必無惡意。立即向老人叩拜。老人扶起他道。義士請起。此處非談話之所。你的好友王文虎。在前面樹下等你呢。言罷。忽又不見。羅起龍曉得

老人是異人。不敢怠慢。趕向前面。只見王文虎果在樹下等候。隨上前相見。原來那老人姓徐名源泉。是一個有名的劍俠。知王文虎羅起龍都是忠臣之後。又知王羅二人不是黃賊家中教師的敵手。因此勸他們回去。又不肯留痕跡。所以不肯說明姓名。就此不別而去。從前作俠客的。大概如此。且說羅起龍與王文虎相見以後。王文虎告知羅起龍。是老人搭救。並勸即速回去。那黃賊氣數未終。惡貫未滿。所以一時不能除他。再過幾年。那黃賊自有能人來除他。羅起龍道。這老人行止奇異。不是凡人。以我二人之力。果非他們敵手。不如且聽老人之言。我們回家去吧。好來王二已除了。王文虎滿口答應。二人便回到天官府。略事休息。少時天明。即一路回家而去。這且不提。再說姜教師。帶了銀兩路費。到山東去請褚萬山。由揚州步行。趕了幾天路。到客店打尖。次日天色微明。起身而行。再說朱道人。上次中了姜教師的袖箭。又經姜教師給他治好。朱道人只當姜教師有意作弄於他。因此心中格外懷恨。時想向姜教師報復。一時又不好反臉。此時又聽姜教師乘間薦他的朋友。心中格外妒恨。認作姜教師是有意植黨。厚雄他的勢力。因此就在黃仲仁面前破壞他。誰知黃仲仁素來好勝。且不知敬尊師。

長。以爲朱道人本領平常。有意妒賢。因此不聽他言。仍打發姜教師去請褚萬山。因此朱道人就懷恨在心。等姜教師出門後。朱道人也向黃仲仁辭行。黃仲仁因姜教師已出去。家中的教師。本領較好的就是姜朱二人。姜教師既出外。焉能再放朱道人出外呢。別的不打緊。若一旦再有仇人來行刺。便無人抵敵。因此堅不放行。說道師傅要訪友。等姜教師回來再去不遲。因家中全賴你二人保護。然而朱道人志在必行。當時也不說行。也不說不行。當日無話。到了晚間。朱道人帶了一個包裹。及隨身用的一口利劍。等到二鼓以後。無人得知。竟登高出外去了。黃賊次早起身。要與朱道人談話。命家丁去請他。家丁進他臥房觀看。不見人影。隨回報黃賊。說朱師爺不在房中。想是出外有事去了。黃賊也不介意。當晚朱道人未回。次晚又未回。接連三日未回。黃賊至道人房中檢查。知道人是出外去訪友了。因吾不放行。所以他就別而行。心中甚怒。但人已去了。說也無用。諸位你道朱道人。這般急急的是到何處去呢。原來朱道人與姜教師。因忌妒而生仇恨。現在已成不兩立之勢。恐姜教師將來不能容他。所以就乘機預備趕上姜教師。在路上分個上下。將姜教師逼走。叫他不敢再到黃家來。其實姜教

師胸懷暢闊。全無與朱道人爲難之意。這回到山東邀請朋友。也全是交情。誰知朱道人心腸太窄。就格外不能容忍姜教師。因此在黃府不辭而別。就連夜上道。也向山東的大道上趕來。這一日將趕到徐州地界。還有四五里路。就在荒郊地方。趕着了。姜教師雖先行二三日。因路上稍有耽擱。朱道人是日夜奔行。所以能趕快上前。將姜教師趕着了。只見姜教師騎的一匹黃馬。也行得甚快。朱道人既將姜教師追趕着了。心中已定。所以離開三四丈遠。在後慢慢跟隨。不多時。已進徐州鎮市。朱道人遠遠觀看。看姜教師投到一家客舖內打尖。相離姜教師打尖的客舖。約有數十家店舖。也有一家客店。上寫着小王家客店。原來姜教師住的客店。是叫老王家店。因老王家店招呼客家甚好。因此有名。凡到徐州的客家。都要趕到老王家店住宿。因老王家店生意太好。客人時常擁擠不下。就有人在老王家店相近。開了一家小王家店。攔截老王家店的生意。所以招呼客人。也十分周到。這時朱道人才到小王家店門前。就有小二出來招呼問道。客人是住店的麼。我們這裡屋宇又乾淨。招呼又周到。請到這裏來打尖吧。朱道人見這家店內的小二招呼很好。地也本想投進這家客店的。若得做個潑水入精。

就在馬上跨下問道。原來你們的舖子。比較老王家還要好麼。小二答道。正是。已過來在道人手內將馬牽去。朱道人隨跟在小二背後。一齊進了舖子裏面。掌櫃的也出來招呼。朱道人也招呼了幾句。就跟隨小二進了一間屋子內。道人留心觀看。只見收拾得很不錯。也還潔淨。小二將道人引進屋後。又出去拿了茶水來。這時午牌才過。未牌未到。人家雖都用過午飯。但是朱道人才從遠道趕路來的。大概未必能吃過午飯。所以小二就替道人拿了午飯進來。道人正用得着。頗喜歡小二能迎人意。隨意用了午飯。又命小二拿進茶來。心中打量。姜教師既投店打尖。想來今必不至再上道趕路了。少不得須在徐州耽擱一天。吃了茶。就在店門前看閑。留心望着那邊老王家店。旁人也不得知。道人在門前看閑多時。也未見姜教師出外。心想大概他連日趕路辛苦了。所以此時多份在休息休息。想到這層。自己在路上連日奔行。也覺疲乏。因此回到店內。進了住房。就在舖上養息。打量明日可以動手。在路上將他結果了。以洩心恨。打量已定。就在舖上養息。直到上燈時才醒。小二進來道。客人用晚飯了。起來吧。道人答應。起身用了晚膳。喝了一盃茶。無甚事做。一人坐着。甚覺無聊。日間精神已養足了。此時



睡不着了。聽聽時候已快將二鼓。別處屋內的客家都已睡了。道人在此無聊之間。却想姜教師的武藝。自己雖未與他比較過。然而觀其平日舉止。甚是來得。萬一明日我敵不過他。豈非反受其辱。何不乘此時夜間無事。到老王家探看一番。若有機會。就乘機將他結果了。豈不省事。且不現形跡。此乃無上妙策。打定主意。即換了夜行衣服。滅了案上燈光。開了窗子。提劍從窗內飛身上屋。一路向老王家店而來。趕到老王家店。聽得樵樓正起三鼓。先在門外。向內張看。裏面燈火俱滅。貼耳細聽。已鼾聲隆重。朱道人大喜。曉得已都睡靜了。將身一蹤。上了高牆。再一蹤上了屋脊。進內。只見老王家屋宇廣闊。鼾聲四作。屋宇又沒有燈光。不知那座屋內是姜教師。到難尋找。只得將身落下屋脊。下去慢慢探看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姜教師驚走刺客 朱道人追趕仇讎

話說朱道人。落下屋脊。在各處探看。然每座屋宇內。都有鼾聲。如何得知。那間屋內是什麼人。怎樣去探看呢。這件事難極難極。道人心內打量。擇屋內一人有鼻息的。鼾聲最大的進去觀看。正在東張西望時。忽然腦後飛下一塊石子。道人躲避得快。沒有擊

中那石子落在門上。只因石子落下的分量壓力甚重。所以擊在門上。响聲甚大。就聽屋內有人喝道有賊。朱道人吃了一驚。一想不好。還是回去吧。且深知姜教師的袖箭利害。因此不敢停留。隨飛身上屋逃去了。諸位你道。方才那石子是何人發的。書中交代。原來這王家店的主人。曉得北道上的強人賊盜甚多。爲保護店中客家之計。也請了一個護店師爺看守。這護店的師爺。日間無事。得隨意休息。但到了夜間。不得安睡。在店看守。所以朱道人在四處張。就被這個師爺得知了。這位師爺本領也平常。若是果真好本領的人。也不肯做這守夜的師爺。只可拿拿毛賊。偷竊之輩。如何能與飛簷走壁的好漢比較呢。他因見朱道人上屋。飛行疾如鷹準。因知道人不是尋常之輩。但職務有關。不能坐看着不作聲。就想了一個打草驚蛇的計策。只要能將賊人趕走了就罷。原來做賊的心虛。朱道人因懼姜教師的袖箭。也就逃了。守夜師爺見賊人已去。如何還肯追趕呢。也就相安無事。這且不提。再說朱道人。逃回客店內。仍從窗內進了臥房。重點了燈火。換去夜行衣。只聽樵樓已起四鼓。一想明日尙要起來幹事。時已不早。將劍放在枕頭邊。滅了燈火。就和衣上床安睡。次早清晨起身。抬頭向窗外觀看。

只見東方紅日已陞。道人心悔道。只怕要誤事了。昨夜不該到老王家店去。以致今日起身較遲。只恐姜教師已上道趕路了。又不好向老王家去問訊。不及淨面。就到店門外。向老王家店那邊觀望着。約有好多時。不見有人出來。道人心內格外焦急。再也忍不住了。就到老王家店問訊。堂櫃的說不錯。昨日果有一個姓姜的客人來打尖。但今早天微明的時候。已去了。你若早來。還能相遇。此時只恐已趕出十幾里路了。朱道人聽了此言。心中格外自悔。向掌櫃的致謝了一聲。飛奔至小王家店。向小二道。我的包裹銀兩。放在這裏。你快替我將馬預備了。我要上前去追趕一個朋友。因有要事。向他說話。小二不知道人有什麼要事。答應了一聲出去。即替他將馬備好。朱道人帶了寶劍。跟隨出外。上了馬背。加鞭上道。一路向大道上趕去。原來朱道人坐下的一匹馬。比較姜教師的坐騎走得快速。到晌午時候。已將姜教師趕着了。相離六七丈遠。因尙在鎮市上。兩邊有行人。不便動手。但將人趕着。心下就定了。隨慢慢後隨。約行里餘。已至荒郊。朱道人在後。將馬放快。只相離三四丈。道人心中打量。如何將姜教師結果。一想大丈夫要明槍交戰。不可暗箭傷人。待我用劍取他性命便了。因此即縱馬上前。說

時遲那時快。朱道人在後。將馬頭一提。已追趕上前。大喝一聲。姜小子且慢行一步。你平日在黃府欺負於吾。今日道爺在此等候已久。以報往日仇恨。且招架吧。一面喝着。一面放馬趕上。轉眼之間。已到了姜教師背後。那劍直在姜教師腦後刺去。姜教師吃了一驚。不及招架。就下馬躲避。回身觀看。原來是朱道人。真是出於意外。姜教師因朱道人忌妒他。心中雖恨。但無意傷他。隨道朱師傅。因何如此。你我同在一處吃飯。正宜親近。就是小弟平日有冒犯之處。也該明處責罰。因何不辭遠途。竟趕來此處仇殺。還祈三思。莫教人家聽了恥笑。我沒有義氣。朱道人這時也跨到馬下。聽了姜教師此言。只當有意譏笑他。不覺格外大怒。喝道好小子。你尙敢譏誚吾麼。道爺今日與你勢不兩立。且分個勝敗再說。喝罷。就將手中寶劍。用一個仙人指路的劍法。直向姜教師胸前刺去。姜教師見了道人太無理性。不由大怒。喝道野道人休得無禮。小爺係因有主人的情義。不忍傷你。不是懼你。難道你不得知麼。說着又避過一劍。道人又是一劍。在教師喉下刺去。姜教師便拔出單刀招架。二人就搭上手。戰在一起。原來姜教師的本領不在道人之下。二人比較起來。還是姜教師棋高一着。戰了十餘個回合。不分甚

勝負。道人處處在姜教師要害處用劍擊去。姜教師因朱道人心腸太毒。只得展刀賣個破綻。一個鶴子鑽天的勢子。直奔道人懷內。將頭一搖。一頭拳直取道人。不偏不倚。一頭正擊在道人胸口。沒有來得及躲避。只聽啊喲一聲。跌出丈餘開外。道人已受重傷。在地下爬起。口吐鮮紅。自知不能再鬪。隨回身飛逃而去。姜教師因不要傷他性命。故不追趕。拿了單刀。仍向前上道趕路。這且不提。再說朱道人。被姜教師擊了一頭拳。逃回客店。見姜教師並不在後追上來。將心放下。在客店門外下了馬。店小二見道人這般慌忙。只當道人得了急病回來一般的。又見道人面色改變。急忙過來。在道人手內。將馬拉去。道人即到臥房內。吩咐小二。將寄存的包裹取來。又命小二。拿了一椀開水來。在包內取出末藥一包。用開水服下。吩咐小二出去。他在舖上睡了一覺。待醒時。出了一身大汗。才覺傷勢稍愈。抬頭觀看。見桌案上已點燈火。想是天已晚了。小二進來問。道爺要用晚飯麼。道人搖頭。叫小二取了一盃茶來喝了。仍然納頭在被內睡了。直在小王家客店內住了三天。傷勢才愈。心中格外痛恨姜教師不已。一想在山東泰安地方。有個朋友。此人姓曹名有順。現在靜妙觀修持。好來自己無顏再回揚州。不若

且去投奔曹有順。就在他那地方。刻苦練些本事。好去報仇。諒那個姓姜的。逃不到天上去。也決定不會在一二年內。他就死了。主意打定。次日在小王家店算清了店帳。帶了寶劍包裹。卽一路向山東道上而來。在路上却未能與姜教師會見。沒幾天到了泰安。到靜妙觀拜望曹有順。便將來意。向他說了。曹有順與朱道人交情本好。而且觀中。人也不多。除了一個徒弟。並一個香火道人。而外並無第四人。當時聽了朱道人之言。也替他不平。含怒道。原來那姜小子這般可惡。竟敢與我們道教中人作對麼。因此就留朱道人在觀中住下。約定明年春間。同到揚州。找姜教師報仇。朱道人聽了。自然歡喜。而且深知曹有順是個有本領的人。非但有本領。而且有些法術。因此向曹有順道。若道兄肯相助。小弟無憂矣。當日曹有順在觀中設宴款待。替道人洗塵。此後朱道人卽在靜妙觀居住。此時尙無須再說。過了一年後。朱道人在靜妙觀練功有成。再爲交代。且說姜教師用頭拳。擊敗了朱道人。卽一路向山東進發。到武館內。見了褚萬山。將黃仲仁在揚州羨慕的說了一遍。褚萬山道。黃仲仁是何人。他因何知道我呢。姜教師便將黃仲仁。如何羨慕有本領的人。如何敬重有武藝的人的話。並將自己推荐的一

番話。細細說了一遍。褚萬山本是一個不貪利不好名安居守份的義士。聽了姜教師之言。本打算推却不去。只因素知姜教師爲人亢爽。與自己合得來。又聽他說得如此好。諒想那黃仲仁必定也是一個好漢。這才答應。姜教師見褚萬山答應。心中這才大樂。隨在懷中取出聘書。並一張三百兩的銀帖。褚萬山道。何用如此厚惠。小弟蒙兄台厚愛。那黃公子的美意。既答應了。諒無再悔。小弟有何能。敢受如此的厚惠。仍請兄台收回。藉表鄙意。姜教師道。兄台何用如此客套。這聘金路費。是向例有的。不是專爲兄台而設。請兄台收下。褚萬山見姜教師一遍誠意。只得收下。當日就在武館中設了酒宴。款待姜教師。並請了館中許多同事作陪客。那種與書中不相干的人。不必細細交代。且說武館中有一個老英雄。此人也是很有根基的人。書中後來朱道人向姜教師報仇的時候。也有用得着他的地方。故不得不將他表幾句。這老者姓李名景福。也是山東人。他與館主乃是至好的交情。所以常在館中。並不是夥計。這日姜教師來。適李景福也在館中。因褚萬山與李景福也談得來。且深知李景福是個有絕大武藝的人。凡在空閑的時候。卽向李景福談些武藝。所以李景福正如褚萬山的師傅一樣。今日

設宴款姜教師。自然要將他請在宴席上作陪客。李景福飲至半酣。忽然長歎一聲道。大凡世事。都是前定。衆人正在飲得高興的時候。聽了李景福這樣長歎。不免個個都出於意表之外。因設席宴友。是件有興致的事情。正宜大家歡呼暢飲。況且褚萬山又是有高就。也是一件歡樂的事。李景福與褚萬山。素來合得來。正宜向他作賀。因何反在衆人歡呼暢飲的酒宴上。作了如此的長歎呢。一個個都靜寂無聲。注意到李景福這邊。李景福見在座諸人都注意他身上。隨昂然說道。諸位。莫以愚老不識時務。在這歡聚慶欣宴上。不作歡賀的詞語。反作這衰歎之聲。實因其中有個緣故。要知道我們今日飲的不是歡合酒。實是預他日離別的宴。我因與褚兄弟是多年的好友。心中不忍。所以才歎息出來。想使衆位乘今日歡聚的時候。大家作個挽留之宴。而且姜兄也是個熱心人。且姜兄的厄運更甚於褚兄弟呢。我因姜兄是個爽直的好漢。也想將姜兄同時挽留在這裏。姜兄既有一身好本領。還愁何處沒有飯吃。就是在我們武館內。也可混幾十兩銀子的薪俸。何常不可度活呢。何苦要去幫助那個人面獸心的惡徒。但愚老雖是這樣說。不知姜兄意下以爲如何。姜教師聽了老者之言。他口雖不言。心



中甚是痛恨。因他是個直漢。覺得黃仲仁雖然行爲不好。却看待他們尙能禮賢下士。所以直將黃仲仁看得異常尊重。聽李景福說黃仲仁的壞話。心中就有些不樂。只因李景福是褚萬山的好友。只好忍耐着。若是換了一處。是不相識的人說這話。免不得就要與他較量一下子。所以聽了李老之言。不說是否。坐在旁邊默然無言。李景福見了姜教師這般面色。也曉得他的意思。就不望下再說。衆人也怪李老多話。不該在這歡聚宴上。說這不吉利的話。難怪人家聽了不樂。褚萬山也是這般想。但因李景福說的是奇話。他有本領是不錯。却未必有未卜先知的能爲。只當他是醉後之言。只得也默然不語。合衆的人。就將言語拉扯到別的事上去。將這事就含糊了事。從此不提。不多時席也散了。過了幾天。褚萬山只得帶了行李馬匹。隨同姜教師一路南下。過不幾日。已到揚州進黃家。黃仲仁親自出來迎接。真是禮賢下士。其狀甚恭。只因他們二人都是武人。易於感惑。褚萬山見黃仲仁這樣有禮。心中也是歡喜。格外就將李景福那日在宴上之言。當是妄話。相信黃仲仁是個好人。飲水思源。自然也要感激到姜教師的舉荐之功了。黃仲仁與褚萬山相見之後。因見褚萬山生得相貌平常。且沒有姜教

師的體格雄壯。不免疑心姜教師是故意替他誇大。要與朋友安插位置的意思。這是他心中的疑念。但面子上不能不跟着熱鬧。因姜教師尙是自己得力的人。只得吩咐家丁去辦理酒宴。替二位洗塵。晚上酒宴治好。就在內廳上款待他二位。尙有張馬教師作陪。姜教師也未將朱道山在路上尋仇的話。向黃仲仁說。但不見朱道山在宴上作陪。心想是那道山在路上吃了我的敗仗。因此無臉來此。所以姜教師也不便提起此事。席散之後。各回臥房安睡。黃仲仁回到臥房以後。心中思想。在席上留心觀看褚萬山。非但相貌舉止平常。且談吐亦不驚人。想來是個庸庸之輩。心中就暗怪姜教師未免太欺人了。就是舉荐一個朋友來此吃碗閑飯。也不算事。但不該叫我行這樣的聘禮。要這許多薪俸。就將這事與幾個姨太太盤算一回。五姨太道。少爺未免太沒計較了。就是每月多化幾十兩銀子。也不算甚事。因何爲這些小事。就費如此的盤算呢。況且其權在你。明日無事。何妨叫那新來的教師顯些本事看看。若果是本領平常。少爺就減去他幾十兩薪俸。也很易的事。黃仲仁道。你的見教甚是。但是君子一言既出。駟馬難追。如何好改口呢。正如你方才所言幾十兩銀子。省吃一桌酒都在裏頭了。

言罷。就將這事置於度外。這晚就在五姨太房內睡了。又過了幾天。黃仲仁寔着有些疑慮。褚萬山是個沒本領的人。這日沒事。與幾個教師都在內廳上談論武藝。黃仲仁有意要試褚萬山的本領。舉眼看見內廳塔下院子內。放着一塊千斤石。黃仲仁向着褚萬山道。院內那塊千斤石。放在院子內。已有好幾年了。常聞教師談及。說師傅的膂力甚好。不知那塊千斤石。師傅亦能舉起否。褚萬山來此已有半個多月。往常在武館內。雖沒事做。然而尙要傳授徒弟幾個時辰的拳棒。已屬閑散。現在到了黃府來。簡直吃飯散步。一些事情都沒有。無功受祿。未免慚愧。空負了一身本領。也無人得知。他此時聽了仲仁之言。正是機會。也得借此顯點身手與人看看。一則叫人曉得他不是無能之輩。二則也要叫黃仲仁曉得。不是沒有本事。白白的拿你薪俸。因沒有事做。也就沒法子事情。當時起身。向黃仲仁答道。鄙人蒙公子台愛。那裏能稱得有膂力。不過稍有一點氣力罷了。這塊千斤石。也還勉力能提得起。但是公子不要見笑。言罷。又向姜馬張三教師客套幾句。隨跨步至塔下。走到千斤石旁。不費氣力的。就將一塊大石頭舉了起來。左手一托。向右一送。又到了右手。又向空一擲。直上丈餘。仍用左手接住。如

此又擲了三次。不費氣力。放在原處。走進廳來。向衆人道。獻醜獻醜。衆人也驚服其神力。各人誇獎了幾句。黃仲仁這才信服。往日姜教師所言。盡不是虛語。可見古人所云。人不可貌相。海水不可斗量。那兩句話不是虛言的。也過來向褚萬山拱手道。褚教師的神力。令人敬服。想師傅的拳棒。亦必盡佳。今有一事相懇。不知褚師傅亦能見允否。褚萬山道。鄙人蒙公子如此厚愛。無論什事。沒有不盡力。不答應的事。請公子直說便了。黃仲仁大喜。隨請褚萬山坐下。然後說道。不瞞師傅說。我平生最愛的是武藝。但我的身子甚弱。所以不能吃苦。只好學了些皮毛。已是心滿意足了。但我已無造就之可能。我尚有一個房份的兄弟。叫黃仁甫。他自幼即跟隨在我這裏。今年十三歲了。不肯上學攻書。到歡喜舞刀舞槍。而且人極靈便。身子又矯捷。且還有點膂力。他的義氣甚好。所以我想造就他。將來也是一個心腹。他與師傅有緣。極願拜在師傅名下。不知師傅以爲然否。褚萬山聽了此言。即時答應。且甚是合意。因褚萬山平日是勞動慣的。一旦閑居沒事。反覺難受。而且黃仁甫那個孩子。他也看見過的。果然生得活潑矯捷。所以他不疑慮的就答應了。閑話不表。當日褚萬山答應了。次日黃仲仁就備了酒席。點

了香燭。叫黃仁甫拜褚萬山爲師。當日歡呼暢飲。都飲了一個盡醉方止。次日褚萬山就傳授黃仁甫的拳棒。光陰迅速。轉眼已有一年多了。黃仁甫這個孩子。果然靈巧。一年武藝學下來。已有能爲數丈高的牆頭。他一蹤就上去。飛簷走壁。如履平地。褚萬山看見徒弟有造就。也是歡喜。就格外將平生的本領傳授他。黃仲仁也是歡喜。將褚萬山薪俸已加到每月二百兩。這揚州街上。就因黃仁甫學藝有成。也就都曉得黃家有個大有能爲的教師。一傳十。十傳百。就遠近皆知。他們有武藝的人出了名。就有人來訪了。一日褚萬山正在與衆人閑談。忽見一個家丁進來報道。說門外有一個道人。要訪褚師爺。說要師爺親自出去會他。褚萬山聽了此言。心中很是納悶。想道我平生沒有與方外人交結過。如何有什麼道人來拜望我呢。這事真奇了。向家丁道。你去問他。叫什麼名字。叫他不要弄錯了。說我從來沒有方外人的朋友。還是向別處去問罷。家丁答應着出去。照樣將這話向道人說了。道人答道。我與他是朋友。叫他不要胆小。只要他出來與我見了便知。家丁又進內照樣說了。褚萬山因聽道人說他胆小。他是一個剛烈的好漢。因此就出來觀看。那道人見了褚萬山。卽打個稽首道。褚教師還認得

五年前的洪彪。縉萬山才出來的時候。見那道人。生得身長八尺開外。體格甚健。是個有武藝的人。又有些面善。却又認不得。心中正在打量。忽聽道人說出五年前的洪彪。這才恍然大悟。曉得是對頭到了。諸位看到此處。一定很疑慮。不知這洪彪是個何人。書中交代。原來這洪彪是山東道上的一個大盜。在五年前。因在路上打劫一個行商。却遇萬山也在那路上行過。他是一個見義勇爲的好漢。見了強盜打劫。就心中不服。上前與洪彪廝殺。洪彪與縉萬山一搭上手。就知縉萬山武藝在他之上。他們做强盜的甚是乖巧。曉得縉萬山也是一個好漢。當下就詐敗。引縉萬山至旁邊。叫縉萬山留個交情。肯將財物與他均分。縉萬山豈是貪財的人。不答應。洪彪隨大怒。二人又動手。洪彪究竟不敵。肩背上中了一刀。隨向縉萬山道。好漢既不講情。請留姓名。俾我洪彪得知。是敗在何人手內的。縉萬山不是怕事的人。乃是一個烈漢。向洪彪道。你輸得不服麼。好等你學了功夫。我們再來比試。告訴你。我姓縉名萬山。人稱我縉鉄腿。便是。洪彪答應一聲。曉得了。卽飛奔而去。這事隔今已五年了。縉萬山早已忘了。不想洪彪自從那一次吃了縉萬山的虧。就懷恨在心。訪尋名師。練習武藝。要向縉萬山報

仇。後來洪彪將功夫練好了。要找褚萬山報仇。當時只問了姓名。却忘記問褚萬山平日是住在什麼地方。因此功夫雖練好了。却沒處找褚萬山的人。就決意改了道裝。各處探聽。沒有下落。這一次到江南來。在揚州無意之中。聽得有傳說褚爺的本領驚人。因探訪實在了。就到黃府來找褚萬山報仇。這時褚萬山一聽是五年前的洪彪。就曉得他的來意。原來他們有武藝的人。決不肯說不值價的話。當時沒說什麼。只向道人道。你的意思。我已知道了。我們明日在西竺庵會吧。道人打個稽首。即揚長而去。那家丁們如何得知其中的緣故。只當道人與褚教師是朋友。也不放在心上。萬山回進裏面。衆人問道。外面是什麼人。可是褚兄的朋友麼。褚萬山道。有些相識。他約了明日再見。衆人也不多問。只有黃仁甫心中疑慮。褚萬山與道人說話的時候。他也在旁邊。因聽道人出言倔強。沒說幾句話。道人即去了。黃仁甫是個靈巧的孩子。他識透了他們的意思。也不便在衆人面前。向褚萬山問明其事。等到背地無人之處。才向他師傅叩問其事。褚萬山因孩子聰敏。竟能猜透其事。自無再要隱瞞於他。况且又是自己的徒弟。所以就將前事細說一遍。黃仁甫聽了。方知自己所料不錯。那道人果是來尋仇的。

但觀道人也不似一個弱的人。師傅萬一敵不過那人。豈不自己吃苦。因曉得他師傅的皮氣。凡有爭鬪之事。多不喜歡人家幫助他。這也一個人的癖性。自己是他的徒弟。不能坐觀成敗。看着師傅吃虧。免不了要向他師傅進言幾句。便道弟子。方才觀看那道人舉止一切。不是一個弱的。師傅明日去總要留心點才是。最好能將張馬姜三位師叔邀了同去。萬一有不敵的地方。也好作個幫助。不知師傅以爲如何。褚萬山素來歡喜黃仁甫。聽他所言。也是一番好意。便向仁甫道賢徒。你不用替我擔憂。那道人此番來。必定是無好意。要報前仇。我也未常不曉得多請幾個幫助。聊作臂助。但我們在江湖上有個規矩。比試武藝。從來要一個對一個。若是有了幫助的人在旁。輸了不必說。就是贏了。也不能算爲好漢。要人家的議論。我打諒方才那道人尙敵得萬一敵不得。只要你日後能替我報仇就是了。黃仁甫聽了此言。未始沒有道理。且素知師傅皮氣。所以不再往下說明得。說也無益。只得唯唯稱是。閑話了幾句。也就向別處去了。無話不提。且說到了次日飯後。褚萬山也不向衆人說明。將身上裝束了。帶了一口單刀。出了黃府。便向西竺庵而來。西竺庵離開黃府。只有五六里路。是一處極空閑無人跡。



的地方。且又空曠。正是一處好比武的地方。不多時。褚萬山趕到西竺庵。舉眼觀看。西竺庵門外。寂靜無聲。也沒第二個人。那道人已等候。坐在西竺庵門外的石階上。見褚萬山來了。他便起身相迎。合手道。褚教師誠乃信人。洪彪在此。已等候多時了。請問褚教師。我們還是比拳脚。還是賭刀劍。褚萬山道。聽便你的便是了。道人作拱道。洪彪近日在揚州。聞得褚教師的膂力甚好。今日我們先賭拳吧。各人擊三拳。誰倒了就是誰輸。如賭力沒輸贏。我們再比拳脚。不知褚教師以爲如何。褚萬山聞言。道甚好。小弟領教便了。道人道。我站着。你先請吧。說罷。就站穩了步法。褚萬山心中歡喜。暗道。這個野道人。想是今日自來送死。比試別的。或有不敵他的地方。若是這樣賭打。又叫我先打。管教一拳頭。就將他送命。隨運動了平生之力。握了如銅鎚樣的拳頭。就望準了道人。當胸口擊去。道人只將身子一遍。就避過了。褚萬山心中打量。這道人近來的手段。果非前比。原來甚來得呢。隨又一拳擊去。道人向左一偏。又避過了。褚萬山連擊三拳。都被道人躲避過去。一拳沒有擊得中。道人哈哈笑道。領教領教。閃在旁邊。過來叫褚教師。讓他也打三拳。褚萬山只得也站了步法。說聲請。道人已一拳似飛的過來。虧得

褚萬山閃避得快。沒有擊中。褚萬山才避向左邊。只見道人在左邊又一拳過來。也是連擊三拳。沒有擊中。各無輸贏。道人道領教了。褚教師果然身法快速。現在我們再來比試拳腳。說着就是一個冷不防。在褚萬山胸前擊去。道人想就用這一拳。結果褚萬山的性命。褚萬山不是早早提防。閃避得快。不免上了道人的計算。隨也乘道人不備。還擊了道人一個連環腿。道人果然有本領他的功夫。不在褚教師之下。身子一閃。已人影不見了。褚萬山大吃一驚。問道洪彪。你在那裏。只聽背後有人答應道在這裏呢。褚萬山心中受驚。恐受道人暗算。急想回轉身去。已來不及了。一條辮子。已給道人帶住了。萬山忽心中大喜。暗暗罵道。狗道人。這一來。你可上了我的當呢。原來褚萬山。自幼就將這條辮子練過的。只要將辮子扣在碗口粗的樹上。能將頭一點。將樹在泥內拔起。今日洪彪帶住褚萬山的辮子。也是一下有名的拳法。叫做順手牽羊。只要將手一撒。能將敵人丟出幾丈開外。萬想不到褚萬山的辮子。是有功夫的。誰知正是上了一点。說也奇怪了。洪彪就身不由主。從褚萬山頭上跌到前面去。反丟出幾丈開外。洪

彪在地下半晌才爬起來。褚萬山不願再結仇恨。過去將洪彪扶起。拱手道。恕罪恕罪。洪彪滿面慚羞。答道。洪彪領教了。從此以後。不敢再鬪了。隨向褚萬山告別。道人坐在地下。摸撫傷處。褚萬山先行一步。約走出丈餘開外。道人起身。走至西竺庵門口。將地下放着的石塔。拿起一塊。不偏不倚的。直在褚萬山的腦後丟去。褚萬山沒有提防。那裏能避得去。少不得有性命之憂。褚萬山正向前行。猛覺背後起了一陣冷風。曉得有人暗算。已避不去了。這時辛虧旁邊樹林內。閃出一人。將他拖了一把。才避了開去。那石塔落在地下。直將地下的泥土。陷下幾寸。褚萬山看了伸舌。若是被這石塔擊中了。如何還有性命。諸位你道。樹林內出來的這人是誰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他的得意徒弟黃仁甫。道人見一石塔。未將褚萬山擊中。心中大怒。隨遣怒到黃仁甫身上。一舉手中寶劍。要過來廝殺。突見西竺庵門內。跳出一個大漢。喝道好沒價值的狗輩。明處戰人家不過。竟敢暗算人家麼。不要走。看刀吧。就將一口單刀。直在道人腦後砍來。道人回身。用劍招架。問道你是何人。敢來多事麼。諒你不知道爺的利害。且看劍吧。他招架過一刀。便用劍直取那人。那人身子一偏。避過一劍。又舉刀還擊。二人隨戰在一起。諸

位你道。從庵內出來的這人是誰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十八回 訪仇人庵外比試 遇賊官醉漢衝道

話說庵內跳出的那人。正是姜教師。你道因何而來。正是黃仁甫邀得來的。因仁甫昨日聽了他師傅言後。心中思想。師傅性氣太剛烈。未免要吃虧。觀那道人。眼露兇光。必非良善之輩。今日吾若不得知。明日師傅一人獨去。如道人暗有同黨埋伏着。一定要吃大虧。吾師傅平日與姜教師最知己。或恐我的見識有限。且與姜教師暗暗去計議一番。看他有什麼主意。可以幫助吾師傅。仁甫將主意打定。就一人到姜教師處商議。姜教師道。你師傅的皮氣古怪得很。現在沒有別的計較。只有明日。我與你一早就到西竺庵去埋伏着。暗中觀看動靜。如你師傅贏了。就罷。若是輸了。我們二人。就一齊出來動手。我想此計最妥當。不知賢姪以為如何。仁甫聽言鼓掌道。師叔果是想得高妙。我們明日瞞着師傅。就照此行吧。到了次日。二人一早。就到西竺庵。看看道人。尙沒有趕到。姜教師就叫仁甫。躲在樹林內。他自己埋伏在西竺庵大門裏面。到晌午以後。果見道人來了。見他並無夥伴。這才放心。道人來不多時。褚萬山也來了。因道人吃的敗

仗。所以二人都不出來。誰知道人心腸狠毒。不出仁甫所料。就想暗算褚萬山。因此二人才出來幫助。褚萬山心中不得不感謝二人相助有功。此時姜教師與道人戰在一起。二人戰了個平手。不分勝負。褚萬山心中打量。這道人心腸狠毒。留在世上。必定害人。不如就將他結果了吧。因此也舉刀上來助戰。道人自知不敵。打量脫身。大喝道。褚教師放得值價點。要分輸贏。我與你一個對一個。才是好漢。快將你們的同伴喝住了。姜教師格外大怒。喝道。狗輩。你自己不值價。還說人家不值價麼。今日你休想脫身。必定送你的性命呢。喝罷。一撒手中單刀。虛幌一幌。已在懷間取出一枝鉄鏢。直在道人喉下飛去。道人見了大驚。急偏身躲避。已來不及了。一鏢中在左肩上。疼痛異常。手中稍一疎失。早給褚萬山在他左肩背砍了一刀。黃仁甫又乘間上來一腿。將道人踢倒在地。姜教師一脚。將他踏住。用刀結果了。褚萬山歎息道。這廝我本不要傷他。是他咎由自取。姜教師道。這樣可惡的人。傷幾個何足可惜。我們去將他埋了罷。褚萬山答應一聲。三人帮着將道人在荒地上埋了。這且不提。三人回了黃府。相安無事。又過了月餘。黃府門前。忽又來了一個道人。向門上道。快叫那姓姜的出來會我。家丁將道人打

量。見他體格雄厚。料定都是個有武藝的人。必是與姜教師是朋友。就報了進去。姜教師是個性烈的人。自己一想。從來未與方外人結識。此時那裏來的道人來拜會我呢。這必定是上次在西竺庵。被我們結果的。那道人的朋友。一定是到此來想替他朋友報仇的。隨帶了單刀出來。及至相見。誰知出於意外。來者不是別人。正是自己的好友盧虎。失聲道啊。嚇。原來是盧大哥。數年不見。誰知大哥已做了方外人呢。盧虎道。愚兄來此。因有要事報知。我們且進裡面去再說吧。二人隨同步進內。分了主賓坐下。家丁上來獻茶已畢。先客套了幾句。然後見四面無人。便向姜教師道。愚兄現在得了一件與賢弟大不利的消息。特來報知。姜教師道。不知何事。與小弟不利。尚請盧兄示知。盧虎道。愚兄自與賢弟分別以來。忽忽四五年。各自東西。雖有時想及你。可恨也沒處來看你。我出家已四年了。去年我在泰安拜訪一個朋友。提起這人。在我們道教同道中。有點小名氣。姓曹名有順。此人從前也是山東道上的大盜。後來因犯案太多。就出了家。在從前的時候。我們就認識。只因他行爲太不好。因此不甚親蜜。後來我出了家。與他在路上相遇。同住在一家人客店內。誰知有人認識他。到半夜官兵圍了客店。要捉拿

他舉店的人都驚慌不已。他向我說：你不要怕。憑這幾個官兵。如何想拿你我。就是有百萬兵馬。我也不怕。你只管跟着背後走便了。我當他說的是大話。誰想他有點邪術。口中吟了幾句。頃刻就狂風大作。空中飛起無數的石塊。將門外五百個官兵。嚇得逃避無踪。我向他說：現在官兵既去。但城門已關閉。我們如何能出城呢。他笑了一笑。叫我閉了雙眼。一手將我堵住。就聽得耳邊風聲呼呼作响。過不多時。耳邊風聲驟止。曹有順叫我睜開了眼睛。舉目細看。已在曹有順的靜妙觀內。吾方知曹有順是個有法術的人。但不知是他從何處學來。他也不肯細說。去年我因無事。到他觀中閑談。只見有一個生臉色的道人。與他叙起來。才知是曹有順最知己的好友。姓朱名道山。當時也沒說什麼。在他觀中。耽擱幾日。隨別去。又到別地方拜訪朋友。今年又到靜妙觀去。見那姓朱的道人尚在。後來談起。方知這姓朱的道人。與賢弟有深仇。他這次在靜妙觀。是練一把飛劍。這劍不是劍仙俠客的飛劍。他乃是用邪術符咒練成的。但練這種的飛劍。也要有極大的誠心。才能成功。若是沒有極大的誠心。幾十年都練不成。現在聽說那姓朱的。因下了決心。一年功夫。就練成了。但是這種飛劍。比較俠客用的飛劍。

還要利害幾倍。若是用起來。能於十餘里路外。隨意取人首級。並聞曹有順。尙傳了他許多邪術。大約再過一個月後。就要來向賢弟報仇了。這件事情。誠是非同小可。憑賢弟的拳棒能爲。如何能與道人比鬪。所以愚兄得了這個信息。特地在先趕來。與賢弟送信。不若還是暫時避其鋒利。不知賢弟以爲如何。姜教師聽了此言。又信又不信。但他是個剛烈的漢子。如何肯就此逃去呢。但當時也未說是否。因盧虎不辭奔波而來。乃是好意。自己如何能得罪他呢。過了幾天。盧虎因有別事他去。姜教師設宴與他送行。盧虎臨行。猶再三叮囑。叫姜教師及早設法躲避。姜教師心中雖不然。也不好拂其好意。只得唯唯答應。盧虎去後。姜教師起先尙有點可信可疑的意思。及至後來。又過了十餘天。看看沒甚消息。心中早將這事置於度外了。這且慢表。再說朱道人。在靜妙觀練劍。憑他的功夫。如何能練這般利害的劍呢。都是曹有順傳授他的法術符咒。用了一年功夫。果然練成了。心中自然歡喜。曹有順又傳了他許多法術。本想就到揚州來找姜教師報仇。因曹有順出外訪友。觀中沒甚多人。就叫朱道人。帮着在觀中照應。所以又耽擱了好多天。曹有順訪友回來。朱道人就辭了曹有順。帶了飛劍。一路向揚



州而來。行程快速。沒幾天。已到了揚州。因與黃仲仁有師生之誼。不便明槍執仗的去與姜教師較量。所以在客店內打尖。到夜靜更深之時。朱道人帶了飛劍。施展飛行之術。進了黃府。這時在三鼓以後。黃府內人已睡靜。因近日府中相安無事。所以幾個教師也都睡了。朱道人在黃家住過幾年。所以路徑熟悉。就直奔姜教師房中而來。誰知進了姜教師的臥房。只見房內沒有人影。姜教師不在房內。心中奇怪。暗道。如此深夜。這廝會到那裏去呢。再向他臥舖上觀看。只見被頭散亂。知是出外大解去了。一想甚好。在屋內不便動手。待我到屋外去找他吧。打定主意。才將身子跨到外面。只見姜教師已迎面跑來。朱道人看了大喜。抽出寶劍。迎上去要動手。這時二人尙離開二丈多遠。姜教師也看見了。只恨自己手內沒有兵器。曉得朱道人這一次來。決非前比。雖未必如盧虎所云有飛劍。然亦必有別樣利害的功夫。只恐自己不敵。隨大喝一聲。朱道山你今夜果是來尋仇的麼。姜教師這一聲喝。也有用意。是叫隔室內的褚張馬三人好出來幫助。朱道人見他放聲大喝。也曉得他的意思。便道姜小子。放得價值點。休想叫來人說情。須知道爺今夜既已來此。要報復去年在路上的一頭拳之宿仇。任是

何人來說情。焉肯輕放你過去。不要走。且請招架吧。一個箭步上前。舉劍向姜教師胸前直刺。姜教師手無寸鉄。沒有兵器招架。只得閃身躲避。二人搭上手就戰在一起。朱道人在曹有順道觀內。一年練的是邪術。原沒有練過拳脚的功夫。若以劍法拳脚功夫。與姜教師戰鬪。如何是姜教師的對手。姜教師雖是兩隻空拳。朱道人也不能取勝他。戰了約有兩個照面。隔屋內的褚萬山。聽了方才的一聲大喝。已知姜教師在外有了勁敵。因此卽執了單刀出來觀看。褚萬山與朱道人本不相識。知是姜教師的仇敵。所以並不答話。舉起單刀。就上來助戰。這一來。朱道人就格外不敵了。張馬二人。沒有趕得及上來說情。只見朱道人。將身一搖。口中唸動詞咒。那背後負的一把寶劍。突然飛起。在姜教師頭上打了一個盤旋。可憐一個頂天立地的好漢。竟傷在妖道邪術之下。只見姜教師的首級。已被飛劍斬落。褚萬山看了大驚。方想回身逃避。已來不及了。妖道用手。向飛劍一指。飛劍趕上。在褚萬山頭上也打了一個盤旋。褚教師的首級。也被飛劍斬去。可憐兩個好漢。都被妖道飛劍所傷。等得張馬二人趕到。已來不及了。妖道與張馬二人。打了一個稽首。卽上屋而去。張馬二人。平日與褚姜二人。情如兄弟。至

此不免傷心。落了許多眼淚。心中痛恨妖道。慘無人道。心腸太狠了。這件事鬧得很大。只得連夜報知黃仲仁得知。黃仲仁也不好怎樣。也不好去報官。只得厚卹姜楮二人棺殮。掩埋了事。只是黃仁甫決意要替他師傅報仇。此事過後。黃仲仁心中甚是悶悶不樂。府內驟然失去兩個好漢。若是一旦有事。便無人出力。還虧黃仁甫這孩子甚是上進。他的本領。已差可在張馬二教師之上。光陰易過。忽忽間又過了幾個月。黃仲仁在家作惡行霸。他的父親。不免也有所聞。因此想給點事情他做做。免得叫他在家游手好閑。惹事生非。就替他夤緣了一個府缺。實放蘇州府。就預先寫信回家。黃仲仁久仰做官的風味。而且蘇吳地方。是個名勝之處。不必說自然心中歡喜異常。他父親替他一切安排已定。黃仲仁帶了幾個親信家丁。及黃仁甫將張教師。也帶在身邊。一路到蘇州上任而去。只留馬教師在家看守家院。黃仲仁到了蘇州。當日就到任。前任知府。親手交代一切。畢後。即調任他去。這蘇州地方的仕紳。都曉得新任知府。是黃制台的公郎。誰也都來拜見。只比較蘇州撫台上任。還要熱鬧幾倍。於此一層。便可見人情勢利爲最。官宦中人。更勝常人。就是蘇州撫台。也不免暗中來周旋他。第二日黃仲仁

先去拜會了撫台。然後再回拜各同僚仕紳。整整熱鬧了好幾天才止。黃仲仁應酬已畢。原來做個知府。本沒什麼多事。就是一些照例的文章。也有手下的一班師爺們辦理。黃仲仁在府衙內安居了一個月。看看做官的事情。直比在家的時候還要清閑些。在家的時候。有時納悶了。還好與幾個姨太太消遣談談。然而在任上。又未常不可。只是自己在未到任的時候。未知做官有這麼快樂。所以想不到。將幾個得寵的姨太太隨到任上。若是現在就派人去接他們來。也還要幾天耽擱。久聞蘇吳是個秀美之處。美色最多。而且蘇州的船妓是出名的。我何不乘此去游玩一番。又何常不可呢。因此打定主意。想在蘇州這地方花天酒地的快樂一番。但是蘇州是第一次來。大凡什麼事情。都要人領領路。適巧本處地方有一個惡紳。姓黃名文忠。年在四十左右。最會趨奉。曉得黃仲仁是個年輕之人。而且見他舉止輕佻。就知他是個好色的人。因此每在酒宴之間。都與黃仲仁談談本處的風月之事。也是他平生的本領。能窺伺人意。投人所好而趨奉。這時黃仲仁果然想及此人。便派人去將他請來。先談些正事。然後便談到風月上。此後人二便結爲知己。時常往來。黃仲仁因得了此人引路。就花天酒地。醉

生夢死的嫖起來。然而這許多事情。不必費功夫去細說他。且表黃仲仁與黃文忠。既然引爲知己。就在地方上作起惡來。總之奸邪的事情。時有所聞。却惱了當地一個豪傑。此人姓馬名天池。練了一身的本領。專歡喜與世界上驅除一切不平等的東西。又歡喜結交江湖上許多有名的好漢。因此在蘇州很佔一份勢力。蘇吳地方。誰也知道馬天池的名字。他見黃仲仁在地方上作惡。早就發下願心。要替地方上除害。有一日吃醉酒。正遇知府的轎子回衙。那時天已晚了。馬天池因酒醉。就在路上蹲躅而行。知府轎前幾個差役。素知他的利害。不敢吆喝。曉得他醉了。只得上前。向馬天池道。我們府內的老爺回衙。請馬大哥稍靠邊些。馬天池一則是醉後。二則本是痛恨知府。聽了此言。不由的大怒。一翻眼道。誰是老爺。我馬爺行路。素不讓人。若是清官忠臣。還好說說。提起這個賊官。我正要找他呢。快叫他下轎來見我。說着。就攔路在當中一站。兩邊的差役們。平日與天池也有點交情。曉得他吃醉了。恐知府在轎內聽見。是非同小可的。因此不向下說。想將他拖在旁邊。等轎子過去。就沒事了。誰知兩個差役。上前去拖他。被馬爺一撐持。用手將二人一推。只因馬爺稍用了一點力。早將兩個差役。都推得

跌出丈餘多遠。原來狗官在轎內早已看見。他不知馬爺的利害。不由大怒喝道。這醉漢好大胆量。敢來闖道。吩咐兩旁差役。快上前將醉漢拿住。帶回衙內審問。這一來到將兩邊的差役難住了。雖與馬爺有交情。但上命難違。故意虛張聲勢。緩緩上前。希望馬爺好脫身。誰知馬天池非但不去。反趕上來要打知府。但這件事。與各人的責任有關。只得上來抵住。許多的差役。只因本領有限。如何想抵得住馬爺。各人紛紛退下。有的都被馬爺推倒在地。黃仲仁見衆差役不是醉漢的敵手。只因自己練習了幾年功夫。也能打發幾個人。所以忙吩咐下轎。預備自己上前去拿人。轎夫才將轎子歇下。黃仲仁身子一閃。已在轎內出來。一個箭步。到了馬天池面前。想用一個猛虎擒羊之勢。拿住馬爺。狗官真是在做夢。馬天池是何等的英雄。憑狗官所能的一些拳腳。只能與幾個無能之輩。較量較量。若要想擒住馬爺。真是螳臂擋車。蜻蜓撞柱。連得影子都不起。馬爺身子一偏。早已避過了。狗官見醉漢有點能爲。這才心中有些耽驚。隨又用右拳向馬爺擊去。馬爺又閃過。沒有幾個照顧。馬爺一抬腿。只聽啊嘯一聲。狗官已中了一腿。只跌出丈餘開外。這時衆差役。曉得馬爺闖了大禍。都嚇得發戰。趕到守備衙門。

報信。馬爺將狗官踢倒。正想趕上前。結果狗官性命。只見衆差役已將狗官救上轎。似飛而去。馬爺尙想追趕。守備已帶了官兵趕來。這時馬爺酒已有點清醒。隨逃避而去。守備官兵。都知馬爺是好漢。因不窮追。回了衙門。且說黃仲仁。回到知府衙內。氣得發抖。從來沒吃過這樣的虧。身上已受了重傷。自然惱怒不止。還虧張教師有自製的傷藥。服了才止疼痛。次日縣衙內。卽出了重賞。通班捕快。要捉拿馬天池。若論馬天池的本領。在蘇州通城。無人敵得。莫說幾個捕快。不能拿他。就是城內的千總百總中軍的武藝。都夠不上他。但是這樣一來。却苦了衆捕快。三日一比。五日一拷。且馬天池尙不肯離開蘇州。衆捕快也不敢拿他。心中着實爲難。這事忽忽過了月餘。黃仲仁在衙內養傷半月。這才痊好。黃仁甫是個豪爽俠義的漢子。因見衆捕快受比不過。就在黃仲仁面前。替他們說情。黃仲仁因寵信仁甫。况傷勢已好了。覺得事過境遷。且也不能怪在衆捕快身上。叫他們受比。也覺不忍。因此也就聽了仁甫之言。答應將這事不再追究。誰知黃文忠那個惡紳。平日在地方上作惡爲非。馬天池時常與他爲難。只因曉得他武藝好。爲人正真。又不敢與他作對。馬天池既常常與他作對。黃文忠心中自然不

快。不敢明處較量。就暗中含恨。正苦無法奈何他。却聽馬天池闖了這個禍。曉得黃知府不肯甘休。雖不插言。他的幸禍之心。就在旁邊觀看。打量馬天池。雖不受擒。只怕不能在蘇州立脚。也好拔去一個眼中釘。誰知事出望外。難了衆捕快受比。馬天池反在事外。本想將這事說於狗官得知。因恐與衆捕快結仇。打量衆捕快受比不過。馬天池都難逃法網。現在聽黃仲仁不追究此事。他心中如何忍耐得下。所以就在狗官面前進言。狗官與他是狼狽爲奸的人。一聽此言。不由大怒。隨決意要拿獲馬天池治罪才止。因此縣官又重追此事。這一來。可苦了衆捕快。那個捕快頭余彪。被收押起來。說他與馬天池通同一氣。抗不交案。若馬天池一日不拿住。余彪一日不得出來。三個月不拿住馬天池。就要將余彪治罪。馬天池得知此事。自己投到縣衙。縣官正在審案。見馬天池自行投到。一聲大喝。兩邊的差役上前。將馬天池拿住收監。次日提起審問。馬天池見了縣官。立而不跪。縣官怒道。好一個沒有王法的大盜。胆敢攔擊國家命官。本縣訪知你是地方上一個巨惡的盜徒。見了本縣。還不替我跪下麼。馬天池大喝道。我姓馬的乃是堂堂漢子。我的腿。上跪天地。下跪父母。焉肯與你這個賊官下跪。若不念你



是國家的命官。尙無大惡。我立刻就要取你的性命。你看我要去了。請你小心點吧。賊官聽了。哈哈大笑。只當他是說的瘋話。身上有鐐銬鎖着。諒他也逃不去的。隨在案上。把驚堂木重重的擊了一下。喝一聲大胆的馬天池。諒你不知本縣的利害。吩咐左右差役將馬天池捺下用刑。衆差役不敢不上前。正在過來要動手的當子。馬天池在案下雙手一展。喝聲衆位。我馬天池少陪了。但見他的雙脚一蹬。身上一用功夫。聽得噲唧唧的一陣聲響。再看馬天池。已不知去向了。他身上鎖着的鐐銬。都遺落在地下。賊官到了這時。已嚇得面無人色了。萬想不到馬天池。竟有這樣的本領。問左右差役。兇犯到那裏去了。聽得高牆上有人答道。在這裏呢。若再囉唆。就立刻取你的狗頭。這一來。却將狗官嚇昏了。如何還敢開口。衆差役也個個吃驚。過不多時。馬天池已高蹤而去。賊官就吩咐退堂。就將這事。報與知府得知。黃仲仁聽得馬天池有如此本領。嚇得也不敢再將此事追究。曉得馬天池是個有大本領的俠客。這件事情。也不能怪捕快無力。只因馬天池這樣的人。是不易拿得。就是拿住了也沒用。吩咐從寬將捕快頭余彪釋放。余彪出獄後。聞聽此事。也是伸舌。到次日。黃文忠家眷。又到縣衙報案。說黃文

忠昨夜在書房內。不明不白的。失了首級。賊官聽了。心內格外吃驚。不用說得這事。一定又是馬天池做的。只得紙上空文。仍出差捉拿兇犯馬天池。那裏想去捉他的人。馬天池已早將家眷。搬到別處去了。黃仲仁聽得黃文忠在書房內無故失頭。就格外吃驚。自悔不該聽了黃文忠的話。與馬天池爲難。現在黃文忠既已爲此事送了命。但自己不得不預先防範。恐馬天池要進衙門來行刺。就吩咐黃仁甫與張教師。在夜間要格外小心。自己躲在密室之內。到了夜間。裏外都用差役守夜。起初幾夜。相安無事。有一天晚上。黃仲仁在密室內用酒。那時已在二鼓以後。黃仲仁因心中憂悶。就在密室內吃酒看書消遣。室外有張教師與黃仁甫。同了幾個差役守夜。他們因已接連幾夜沒有合眼。諒想馬天池。總沒有這大的胆量。進知府衙內行刺。一個個都在打盹。誰知就在這時。馬天池到了。用手中執的刀尖。將軟簾一挑。閃身進了室內。黃仲仁正在喝酒。忽見馬天池進了室內。因已得知馬天池的利害。早已嚇得牙齒打戰。喝道有刺客。這一聲才喝出口。馬天池已到了他身邊。恐屋外有了消息。於事有碍。就想乘間將賊官結果了事。所以不等他再喝第二聲。一口光亮烟爍的剛刀。已在賊官要害之處砍

去。也是狗官惡貫未滿。身子一閃。跳出座外。馬天池見沒有將他砍得中。隨又趕上去。在臧官腦後。這一刀才砍過去。忽然背後起了一陣冷風。馬天池曉得外面有了消息。必是有人放暗器過來。只得放了狗官。回身招接。正是張三放的一枝鉄鏢。馬天池一舉手。早將鉄鏢接在手中。張三連放三鏢。馬天池連接三鏢。這邊黃仁甫已上來與馬天池動手。黃仁甫本領雖好。如何是馬天池的敵手。沒有幾個照面。馬天池一個單掌。早將黃仁甫打倒。張三見黃仁甫跌倒。就用一個仙人指路刀法。直取馬天池。二人搭上手。也沒幾個照面。就被馬天池傷了一隻右臂。黃仲仁早已躲避得沒見蹤跡。馬天池因與張教師沒有深仇。不便傷他的性命。此時守備衙已吊了兵來。馬天池只得蹤身上屋逃去。那許多官兵。如何能去拿他。沒幾個轉輾。早已逃得不知去向。黃仲仁聽得馬天池已去。才敢出來。本處的守備。姓劉名忠。隨過來見了黃仲仁。仲仁道。方才那刺客。正是要犯馬天池。不是本府防範得早。只恐已受了賊人暗算。又虧貴守備來得快。若不是貴守備來快。只恐我衙中差役。都要傷在那兇犯手內。似這樣的兇犯。本府必要將他拿住。非重辦不可。此刻賊人只怕他再來。便無法抵敵。因我衙中帶來的兩

個教師。已都受重傷。只得請貴守備。今夜還要多派幾十名兵丁。來此守夜。才是。以便防備。不知貴守備以爲如何。劉忠聽了。隨連連答應。約談了幾句。卽辭別回衙而去。將帶來的二百個小兵。留在知府衙內守夜。他回衙後。又派了一百名兵丁。到知府衙補湊。這且不提。再說黃仲仁。將守備送出內廳。回進內室。去觀看張教師。只見張教師臥在舖上呻吟。原來一隻右臂已斷去了。只得在他舖旁坐了。安慰他一番。還好黃仁甫未受重傷。但肩背受了馬天池一掌。覺得甚是疼痛。也臥在舖上養息。黃仲仁見了這般形狀。心中異常憂悶。還好自己未受賊人暗算。已是萬幸的了。將黃仁甫也安慰了幾句。自己回到臥室內。看看天色已快亮了。那賊人必定不會再來。然而自己也接連幾夜沒有好覺睡。方才又受了一個大驚嚇。不免精神疲乏。就上床和衣睡下。然而也如何睡得去。翻來復去。不能合眼。不免就想姜楮二教師的本領。若是有姜楮二教師在。今夜決不至這樣受驚。少少說說。縱然馬天池不拿獲。然而張教師與仁甫。都不會受傷。他想到此處。就不免要怨及他的師傅朱道人了。若不念稍有師生之誼。我明日必定行文捉拿這個道人。想到這裏。看看天色已放亮了。人也果然倦了。在這白日之

間。那刺客必定是不敢來了。因此才合眼睡去。直到晌午之時才起來。吩咐衛內外兵丁。各去安睡。黃仁甫受傷不重。今早起來。傷已痊癒。狗官見了。心中稍慰。只有張教師受傷太重。今早反覺利害。竟一日一日的利害。狗官不無也要耽着憂慮。別的不打緊。但張教師若有變故。一則對不住他。二則手下失了一個臂助。因此在本城請了有名傷科。才得逐漸痊癒。然而也傷了一隻手臂。張教師心中不無痛恨。衛中半月相安無事。有一日。黃仲仁夜間無事。就與張教師吃酒談心。張教師道。鄙人此番蒙少爺如此厚待。心中實感激不已。我替少爺想。外面既有這樣仇人。手下總得要請幾個能人才是。就是那幾個官兵。也不濟事。憑鄙人的本領。不是那姓馬的敵手。況且現在已傷去一臂。更不是人家敵手。爲今之計。少爺要招募幾個勇士。來此守夜。才是。黃仲仁道。我也是這般想。因與外間失少接洽。對於這種有本領的人。更無交結。不知教師可有什麼有能爲的朋友。再請幾個來。我這裏不惜金錢。如能將那姓馬的拿住。重重有賞。張教師道。鄙人朋友却有幾個。然而論他們的本領。都與我彷彿。只怕請得來。也是不濟於事。我想天下。有本領的人甚多。只要少爺肯出重價。還怕沒有人麼。黃仲仁聽了張教

師之言。甚是有理。這夜用酒已畢。又鬧刺客。還虧守備衙門派來的小兵。防守甚力。因此那刺客未能進來。黃仲仁却吃了一個虛驚。躲在密室之內。等得刺客去後。才出外詢問。那刺客是什麼形狀。小兵回道。沒有看得清楚。只見一個全身穿黑的大漢。手中執了亮燦燦的剛刀。一縱身就上了高屋。我們看見。大呼捉刺客。那個黑人。就未敢進衙。逕自逃去了。小兵言罷。黃仲仁心中思想。這個必是馬天池無疑。暗暗捏了一把汗。若不是小兵看守得力。今夜又要吃大虧呢。詢問已畢。隨吩咐小兵退出去。次日每個小兵。賞給了一兩銀子。那許多小兵。自然個個歡喜。黃仲仁又與張教師商量。張教師道。少爺可趕緊出榜。招募好漢。否則若馬天池大胆進來。一二百個小兵。必不是他的對手。黃仁仲道。教師之言。極是在理。隨別了張教師。吩咐衙中師爺。寫了告示。滿街張貼。沒有兩三天功夫。蘇州滿城。知這個消息。有一日知府衙內。來了幾個好漢。由守門衙役報進內裏。黃仲仁命他們在外等候。一個一個的進裏去考試。第一個進內。姓秦名豹。生得體格雄壯。濃眉虎眼。甚是一個好漢的模樣。仲仁問他。你姓什麼。那人道。小的姓秦名豹。乃是山西人氏。因出外訪友。經過此地。聞老爺招募勇士。因小的不識字。

。自幼曾遇了幾個好漢。學得一些武藝。故來應募。不知老爺以如何爲合格。黃仲仁道。我這裏因時鬧刺客。只要你能有些陞高拿人的本領。就能合用。不知你所善是那。一門功夫。那漢道。小的自練的一根三截棍。能打發幾十個人。其餘的武藝雖能。但不甚精擅。至於飛高騰空的本領。小的只能跳得三丈多高。黃仲仁道。只要你能跳三丈多高。已是合用了。至於武藝一事。本不在多。只要能精擅就是所長。但你既能三截棍。現在我就考試你的三截棍。如果然舞得真好。本府就留你在衙內當個教師。將來不愁沒有出頭之日。那漢聞言大喜。先向狗官叩謝了。說道。小的三截棍放在外面。如此待小的到外去拿了棍子。再來獻於老爺觀看。言罷。要轉身外去。狗官道。秦豹你且在此。待我命人去替你拿來便了。狗官言罷。一聲吩咐。兩旁差役。早有人去。將秦豹放着外邊的三截棍拿了進來。秦豹上前接住。向狗官道。小的放勢了。喝畢。就將棍子。前後左右。舞了一套。黃仲仁是個外家。只要看他舞得熱鬧。已是好了。但旁邊的張教師是內家。看到精妙之處。不由喝了一聲好。狗官聽得張教師喝采。不用說得自然是秦豹的棍法舞得好了。隨滿心歡喜。看秦豹將棍子舞畢。忽然一躡身不知去向。到將狗官

吃了一個驚嚇。只聽張教師口中稱呼道。果然好身法。真是能人之上。還有個人。若得此人相助。不愁馬天池不擒了。狗官聽了。問張教師道。你說的什麼。張教師道。少爺不曾看見麼。秦豹不是上了高牆了麼。狗官才豁然醒悟。抬頭一看。只見秦豹在那二丈多高的牆上。在飛舞一根棍子。狗官真是歡喜不盡。喝道。秦教師好下來了。秦豹答應一聲。見他一個燕兒展翅的架式。騰空直撲下來。若是外教的人見了。還當他是失足跌下來的一般。幾個衙役。正心中替他担着憂。誰知秦豹到了地下。如蜻蜓戲水一般的。非但安然無恙。且落在地下。連得一些腳聲都沒有。衆衙役看到這裏。心中不猶得不驚服。秦豹落到底下。見他全無一些吃力的樣子。將棍子放在地下。又至案前。打了一躬道。小的方才獻醜。實不能算好。老爺不要見笑。言罷。滿面笑容。狗官見了。實是歡喜不已。說道。秦教師不必客氣。你的本領。我已看見過了。似你的這般武藝身法。我已可敬得很。但本府與你素不認識。又無人爲你引見。現在衙中又在鬧着刺客。雖然你絕決不是歹人。然而我衙中的規矩。你總要覓個保人才是。秦豹一團歡喜。忽然改了憂容的樣子道。這件事。小的可爲難了。一承老爺明見。知道小的不是歹人。二小的在



蘇城。因是客地。又是初到此處。所以一時無處去尋保。若是在山西。還可設法覓個保人。但老爺不知。猶可通融一點。容我在衙中。先有了棲止之所。然後尋個保人如何。狗官聽了秦豹之言。却也有至理。又想通融他。又有點不敢怕。他與歹人通同一氣。看他的本領。又在往日姜褚二教師之上。心中着實的進退兩難。便與張教師商量。張教師因這事是有重大處分的。也不敢作主。還是黃仲仁有主意。向秦豹道。聽你所言。却有至理。未常不可通融。但這事進出甚大。容我再仔細想想看。你明日午後再來候信。都有好的消息給你。秦豹聽了大喜。隨即別而去。這且不提。秦豹去後。外面還有三個應募的大漢。狗官吩咐。叫三人一齊進內考試。三人之中。只取了一人。乃是本處人氏。姓柳名鵬。雖無驚人武藝。然而十八般兵器都能舞得。陞騰的功夫。也來得。只不過沒有如秦豹一般的陞騰高走。疾若猿猴的快速。考試已畢。狗官問他有保麼。那人道有保。狗官吩咐。明日取了保人。再來衙中供職。其餘二人。既考取不中。諒來武藝平常。也不便細說。且說柳鵬。在知府衙中考取以後。非常歡喜。次早到衙內交了保供職。柳鵬取中。因他本領平常。所以狗官將他不足輕重。不過衙中多一個人。好照應照應。書中也

無甚交代。只有秦豹。乃是一個武藝出衆的人。因此一用了午膳。就盼望秦豹來候信。狗官昨日已將主意打定。因衙中急待需人應用。就不能多慮。諒定秦豹絕決不會與馬天池是一黨的人。因見秦豹一切舉動言語。都不是久在本城的人。他初來此處。如何就會與馬天池認識呢。所以等秦豹來。打量再盤問他幾句。就想通融辦理。將他留在衙中應用。作爲臂助。過不多時。秦豹果然來了。先由衙役進內通報。狗官聽了大喜。忙吩咐衙役傳秦豹進內問話。衙役答應去一轉間。秦豹已由幾個衙役同了進來。要知秦豹果是好人歹人。且待下回細細分解。

### 第二十九回 曾勇善化名行刺 惡道人路逢神偷

話說秦豹同了幾個衙役進來。黃仲仁見他笑容可掬。問道。秦教師昨日在外。可曾覓得保人麼。秦豹忙上前打了一躬。答道。小的託了老爺的造化。昨日從衙內出外。巧極了。遇了一個十多年不見面的朋友。小的即將此事與他商量。蒙他一口允許了。我因此來回報老爺。不知幾時可來供職。狗官聽了也答道。這樣說來。真是巧事。只怕你要交好運了。將來有功。我一定要提拔你。秦豹道。小的交好運。也要老爺交好運。才好提

拔小的呢。狗官又問道。秦教師現在你既已有了保人。但不知你這朋友是姓什麼。他是在本城作何買賣。秦豹道。小的提起朋友來。頭甚大。只怕老爺聽了。也要吃驚呢。小的還是不說的好。狗官聽了此話。有點不悅。又有些好笑。怪秦豹說話無倫次。只得忍耐着說道。秦教師既有大來頭。再好沒有。本府又何用吃驚。但請說來。秦豹道。老爺既不怕。小的就說了。還有一樣憑據在此。請你看罷。就在懷中取出一把五寸多長的匕首來。大聲喝道。這件東西。就是我的朋友相贈。他姓馬名天池。並且託我要商量。借老爺的頭用一下子。說時遲那時快。秦豹取出這把亮光燦燦的匕首。就趕向狗官胸前刺去這一來。真是出人意外。早將狗官的魂魄嚇得出竅。喝一聲拿刺客。就閃身躲在案下去。幸虧有張教師在旁。可惜手無寸鐵。怕狗官吃虧。想過來護住狗官。不料自己肩膀上受了一匕首。原來秦豹這把短匕首。非比尋常兵器。却是毒藥練就的。只要見了血。毒就發作。在七小時之內。便有性命之憂。所以張教師肩膀上中了一匕首。就叫一聲。跌倒在地。黃仁甫見張教師受傷。跌倒。恐黃仲仁要受傷。他是個忠義之人。也不顧利害。空了手上來抵敵。秦豹想用短匕傷他。仁甫身子矯捷。前後左右亂跳一陣。

却刺不中他。秦豹見他矯捷。突然用了一個掃堂腿。仁甫沒有提防。閃避不及。跌在地下。這時狗官正在案下想逃去。秦豹捨了仁甫。想趕上去。結果狗官的性命。也是狗官惡貫未滿。命不該絕。突見高屋上跳下一個道人來。用刀擋住秦豹的去路。秦豹大怒。問道。爾是何人。敢來助惡麼。便將短匕向道人刺去。道人閃身躲避。二人即戰在一齊。這時衆衙役衆小兵。都執了兵器進來。幫助捉拿刺客。秦豹見衙內聲勢已衆。那狗官已乘間逃去。曉得已於事無濟。只得打算脫身。在人叢中一閃身。上了高屋。道人打算追趕。時已逃得不知去向了。賊官聽秦豹已去。才敢出來。過來向道人致謝了。然後請道人至客廳去獻茶。諸位猜諒。這位道人是誰。諒來還有點想得及呢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那個陰險狠毒。氣量狹窄的朱道人。因他暗算了姜褚二人後。黃仲仁本有些恨他。怪他太無道理。然而這時若沒有他來。狗官不免有性命之憂。所以不得不向他作謝。而且又在需人之時。曉得朱道人既能將姜褚二人結果。他的本領也甚來得。因此又想留他在此。藉作護助。就請他到客廳內談話。原來朱道人自從在黃家結果了姜褚二人後。本無甚事做。就在江浙兩省遊玩。後來遊到蘇州。就聽得人說。新知府上任。

再一探聽。原來新任的知府。就是自己的徒弟黃仲仁。心中就歡喜。這幾個月遊覽興盡。好來姜褚二人已除。打算仍到黃仲仁面前混了。又覺得不好意思去見他。因此觀望不進。就一天一天的耽擱在客店內。後來忽又聽得醉漢衝道。連連聞得馬天池行刺。知府衙門招募勇士。他就格外歡喜。曉得黃仲仁正在需人之時。若是自己去。他一定是歡迎的。然而我去。也得給點本事他看看。才叫他曉得我師傅不是等閑的人。就被他想了一個主意。每天到衙門內。在高處觀看。若能將刺客拿住了。豈不是一個大大的功勞呢。所以每天晚上。只要一到二鼓時候。他就在狗官衙內高屋上。暗處等候。只要刺客一到。就好拿住了刺客獻功。今日白天。是因來觀看考試勇士的。他來的時候。秦豹尙沒有來。底下的一舉一動。他都曉得。若能早下來幫忙。張教師也不會受傷。這又是道人的陰險。張教師不受傷。黃仁甫不跌倒。就不能顯出他的本領。所以非要等衆人敗後。不足顯他的功勞。不出他所料。黃仲仁此時。果然十分敬重他。一定要懇求他在衙中幫助。他反再三推辭。然後才屈就答應。似這種人。真是奸險到極處了。朱道人既已允許。肯暫時在衙中幫助。黃仲仁自然喜外望外。立時吩咐。設了酒宴款待。當

日就命人。在客店拿包裹取到衙內。但是張教師傷勢利害。竟不知人事了。朱道人與張教師本無怨恨。就將曹有順傳他邪術。替張教師治好了。張教師也有點感激他。這且慢表。再說秦豹果是何人。因何冒了應募的人來行刺臧官呢。這裏頭也有一個緣故。秦豹不是他的真名姓。他是姓曾名勇善。是河南人。與馬天池是極好的朋友。提起這位曾勇善。却是一個文武雙全的英雄。只因平生好義。專在地方上管許多不平的事情。因此之故。惱了當地的惡紳。羣起而攻之。曾勇善就因這個緣故。在河南不能立脚。却又因年幼。除了本處地方有幾個朋友而外。若說在別處沒有什麼朋友。竟無處投本。帶了幾個路費。在外不消兩三個月一過。早就囊橐淨盡。就受困在山東。耽擱在客店內。用費又甚大。不得已走到英雄的末路。日間無事。到街坊賣些拳棒功夫。混幾個錢度日。有一天來了一個好漢。看見曾勇善。舞的一手好拳棒。連連喝彩。自古以來。有兩句套話。叫做女爲悅己容。酒爲知己飲。曾勇善每日在街坊賣藝。雖能博幾個錢度日。却從未遇見個知音的人。這時聽人連連喝彩。早就留意。將這喝彩的人細細打量。只見這人。生得體格雄偉。英氣勃勃。一望而知。是個內家。心中就生了敬意。想去與

那人招呼。又恐冒犯。只得將一套拳棒。舞過以後。看看天色已快將晚了。舞過一套拳棒。就向衆人打了一個四方揖。說道。在下獻醜。要得不好。請衆位幫幫忙。包涵些。叨光一頓飯錢。今日天時晚了。明日再來獻拙了。說罷。站着觀看的人。也有丟錢。也有不丟錢的。隨一陣紛紛散去。那喝彩的好漢。給錢最多。丟了一兩銀子。打算回身去了。曾勇善見了。心中格外感激他。自從在這裡賣藝後。從未遇見給這多錢的人。自古道英雄識英雄。打量這給錢的好漢。多是一個慷慨豪爽的英傑。豈可錯過機會。隨身不由主的趕上來。到那人面前拱手道。在下方才獻拙。實在可笑得很。而蒙好漢錯愛。幫助虛獎。又蒙賜下這多的銀子。叫在下實在過意不去。故此不揣冒昧。敢請好漢留下姓名。俾在下日後可以報答。那人聞聽此言。忙忙回禮。說道。英雄言重了。小弟因見兄台要的一手好拳。心中實是敬服。不覺就冒昧喝了幾句彩。不料就勞兄台注意。那一兩銀子。也不爲多。何必言謝。我想兄台。既有如此的本領。亦決不是久在江湖上淘跡的人。如蒙不棄。敢請兄台。至舍下一談。不知兄台以爲如何。曾勇善見這人舉止端方。出言爾雅。知道亦非等閑之人。現在受困在客途中。正希望結交一個好朋友。提拔提拔。隨

道在下面是個客途淪落之人。蒙兄台舉。焉敢自棄。敢問仁兄高姓大名。那人道。小弟姓馬名天池。曾勇善也通了姓名。言罷。隨收了場子。跟了那人而去。原來這位馬天池。居住不遠。不多時就帶了曾勇善回到家內。曾勇善見馬天池家內。舉止甚豪。不似小家庭戶。家中一切陳設。甚是豪富。大概都一個紳仕人家。諸位這件事。還是十五年前的話。那時馬天池。尚住在山東。年紀也只二十多歲。在表面上是個貴家門第。不知其內裏。却是一個在山東直隸一帶。水陸兩路的強盜頭兒。但是他們這一類的強盜。却非一般打家劫舍的寇賊。專事殺人放火。做許多賊民的事情可比。有時見了窮苦厚重的人。且拿了自己放着吃的東西。與這種窮苦良善的人吃。放着自已用的錢。與這種窮困厚道的人用。並且有種種的扶助。替他們暗中出力。打劫的都是一般奸商土豪。賊官賊黨。所以合着古人的一句話。盜亦有道。比較一般偷富濟貧的強盜。還要上幾分。所以他們表面上雖是強盜。比較一般沽名釣譽的善棍。要高上幾十倍。不能不加上個義盜兩字。閑話少說。書歸正傳。話說馬天池。因見曾勇善是好漢。既有這樣的本領。淪落在客途中。實是可憐。因此就將他邀到家中去。却有兩曾意思。一見曾勇善的



武藝好。若能入夥。未免不是一個帮手。萬一他不肯入夥。就周濟他幾百兩銀子。好讓他去作個買賣。免得天天在街頭靠這賣藝度日。實非善計。誰知馬天池與曾勇善談了幾句。見曾勇善的志向與自己相合。就將實話與曾勇善說了。曾勇善並不推託。滿心歡喜入夥。因此就格外引爲知己。曾勇善因見馬天池一切武藝都在他上。曉得馬天池是個大有能爲的俠義之人。心中就格外敬服。二人結爲義兄義弟。馬天池較曾勇善大兩歲。是兄。曾勇善居幼。然而却能盡其孝悌之道。無一事無一言。不聽馬天池之言。二人在山東爲盜十餘年。手中積蓄豪富。馬天池因無意經營。就將一切的事情。託曾勇善管理。自己帶了家眷。就在蘇城住居。每年也得到山東去一次。然而曾勇善每年也到蘇州來看望馬天池一次。今年曾勇善到蘇州來。却在馬天池到知府衙行刺的第二日。曾勇善一見馬天池的家眷。不在蘇城。心中甚是吃驚。不知是有了什麼變故。就在各處訪問馬天池的下落。却巧在路上。與馬天池遇見。方知馬天池的家眷。仍搬回山東去了。方才放心。然後馬天池與曾勇善談及狗官的事情。曾勇善就大怒說道。這件事情。何勞大哥再去明夜待小弟去。將那狗官結果了。以給地方除害。馬天

池道。賢弟才來此地。正宜休歇幾天。諒那狗官。一時也逃不去。因此陪會勇善在各地遊了幾日。所以狗官衙內。也有幾日相安無事。有一天馬天池。正與會勇善在酒店飲酒。忽聽人說。知府衙內。因連夜開刺客。現在出示招募勇士。這件事情。到是有武藝的人進身之道。會勇善爲人甚有些智謀。聞了此言大喜。悄悄向馬天池道。大哥不聽見他們在議論。知府衙門招募勇士的話麼。小弟思想到是一個極好的機會。便將假充勇士。要進衙在衆目昭彰之下。將賊官刺死。馬天池本知會勇善武藝來得。就是事不成就。然而憑狗官的幾個教師。也不能拿他。因此滿口答應。向會勇善道。計雖甚好。但賢弟總得要小心才是。會勇善道。小弟曉得。二人商量已畢。喝罷了酒。算了酒帳。二人同步出外。會勇善去鐵器店內買了一把短匕。配了許多毒藥。覓了一個靜僻之所。每日用藥劑煉這把短匕。費去七八日功夫。才將短匕煉就。因此就來狗官衙中行刺。也是狗官惡貫未滿。所以徒然費去一番心血。見事不能行。只得逃回。見了馬天池將行刺不成之事。細細說了一遍。馬天池道。賢弟連日辛苦了。今夜還是愚兄去一趟。看那道人果是何人。且一同取他的狗命。會勇善道。那道人本領平常。何勞大哥親自去呢。

還是小弟去吧。二人日間閑談了一陣。到了晚膳以後。馬天池等得樵樓起了二鼓。卽換了夜行衣。同曾勇善各執單刀。一齊向狗官衙中而來。這夜張教師因受了重傷。臥床不起。只有黃仁甫同了幾個衙役。在狗官室外守夜。狗官與朱道人。尙在屋內飲酒談心。馬天池與曾勇善。都在狗官的住屋對過屋脊上觀看。見狗官防範甚嚴。却不好下去。曾勇善胆量過人。向天池道。狗官防範既這般嚴緊。我們要候機會下去動手。是萬不能行。諒幾個小輩。都可敵得。不若還是我們一齊下去動手。小弟先去敵住屋外的小輩。大哥就乘間進屋去將狗官結果了。豈不省事麼。馬天池聽了。連連點頭。說道。此計甚好。我們就計而行吧。馬天池才說完這話。只見曾勇善一閃身。已到了底下。去。其疾如飛。底下的黃仁甫。一見屋脊上有人落下來。早就吃了一驚。大喝一聲。有刺客。恐刺客進狗官屋內去。提了單刀。就預備上來抵住敵人。兩旁的幾個衙役。如何能拿刺客。本來是放着做倣樣子的。刺客不來。若何處有一點响動。心中尙有一些驚嚇。此時刺客果然來了。早就嚇得渾身發抖。人的身體已軟了。如何還能拿人呢。隨紛紛逃避。憑黃仁甫的武藝。如何能與曾勇善抵敵。沒幾個照面。被曾勇善一單掌。直將他

跌出丈餘開外。旁邊雖有幾個胆量稍大的衙役過來。想與曾勇善抵敵。被曾勇善結果了幾個。隨嚇得一個都不敢上來。這時屋外一陣喧鬧之聲。屋內狗官早已得知。也嚇得發抖。朱道人叫狗官不用懼怕。隨在懷中取出一道隨身符。在狗官身上貼了說道。你可在旁閃避。可無人見你。狗官將一道符才貼在身上。卽隱避不見。馬天池用刀尖挑開軟簾進內。不見狗官。但見一個道人在座上仗劍相向。馬天池心中不覺奇怪。才聽得狗官在內說話。因何進來就不見了。想是躲在何處。便用單刀向道人一指問道。你是出家修真之人。因何反來此處助惡行非。真是罪該萬死。想來也是一個萬惡之輩。快將狗官交出來。恕你一死。若再遲延。必定取你狗命。這時狗官在旁聽得清切。一想朱道人的符咒。果有靈驗。正在私自慶幸的時候。忽見那日行刺的秦豹也進來了。狗官一見秦豹。就怒恨不已。本想在暗中乘間用刀。將秦豹結果了。又恐怕身上用了力。那貼着的靈符要落下來。便有性命之憂。因此不敢動手。這且不提。再說朱道人見馬天池口出大言。心中大怒。喝道好一個大胆的刺客。看道爺今夜取你們的狗命。喝罷早在座上起了身。將手中寶劍一舞。直在馬天池喉下刺來。馬天池閃身躲避。隨

以單刀還擊。沒有一個照面。曾勇善也上來助戰。這時朱道人如何是二人的敵手。早被曾勇善一個蝴蝶掌。將道人擊出丈餘開外。說也奇怪了。道人一趔跌出去。忽然不見了。曾勇善正在奇怪。馬天池道不好。原來道人有妖術利害。這時正是用了隱身法呢。這裏才說着。猛然肩背上中了一刀。曉得妖人有隱身法。此時在此必要吃虧。因此負傷而逃。二人上了高屋。道人打算上屋追趕。已來不及了。只見二人一轉輾間。已不知去向。只得仍下了屋脊。與狗官相見。狗官道。師傅的靈符。果然利害。只可惜那兩個刺客。萬分來得。若再遲行一步。必定受擒了。朱道人誇口道。只可惜我還有一件東西。沒有帶得來。若是隨身帶着。莫說是兩個小輩。就是有幾十個人來。一個也不能放他逃去。這也是他二人的造化。狗官道。不知師傅是件什麼利害的東西。何不將他去拿來呢。作個防備之物。也是好的。人道。我那件東西。直非同凡比。用起來令人可怕。只要一唸動咒語。能在十餘里內。隨意取人首級。便把飛刀的利害。細細說了。狗官直樂得手舞足蹈。說道。師傅有如此利害的利器。吾衙中無憂矣。但師傅暫時尚不能離此地。恐那兇犯馬天池還要來呢。最好師傅派個人去取來如何。人道。這事非我自去。

不可。無論派何人，都取不來的。但是暫時既不能去，我就過幾天去取也不妨。二人正在談着。黃仁甫進來了。說道：小弟方才不是見機得快，險些傷在那刺客手內。現在外面傷了兩個衙役。不知大哥如何發落。狗官道：且令他們的家屬將屍體領回棺殮。這是因公損身。也是他們的不幸。我着量撫卹。每人五十兩銀子喪葬之費。你去辦理罷。此時已在三鼓以後。其餘的事。等到明日再說。黃仁甫答應了一聲。出去辦理。這事不必細言。當夜狗官與朱道人談了一會。即各去安睡。次日又出了一道告示。懸賞捉拿馬天池與秦豹。其實這許多官樣文章。儘可不必做得。然而他們非要做這許多虛文。到何處去拿人呢。這且按着慢表。再說馬天池與曾勇善。登高逃出知府衙後。即回下處。原來他們二人的下處。並不是什麼客店的下處。老實說。官衙中拿捉。既這般嚴緊。在蘇城還有什麼店鋪敢留他們住宿呢。所以住宿的地方。免不了都是耽擱在荒郊野外的破廟內。雖然此時城門已閉。然而那城牆也不足阻難他們。來去往返。多如履平地一樣。所以二人出了府衙。一路飛行。越城而出。片刻間已回了宿處。馬天池肩背上因受傷不重。回到宿處。在包裹內取了些刀創藥敷上。仍安然無恙。將預先放着的

乾糧。各人吃了一些。曾勇善向馬天池道。我們幾次進府衙去行刺那狗官。都是事敗垂成。弟想大凡天下的事。成敗都有一定的氣數。只怕狗官尚在勢上。惡孽未滿。氣數未終。我們雖具一片除奸正直之心。只怕未至其時。都是白費心血。小弟到此。忽忽也有一月多了。山東那邊。尚有許多事情未了。不能在此再有耽擱。打算明日就要返山東去。但是又放心不下大哥。而且狗官那裏懸賞的告示不絕的出來。因此想與兄同回山東去。過了幾月再來。那時狗官等得日久沒有消息。自然防範疎失。再出其不意的攻之。不怕狗官手下再有許多人都叫他一個不及防備。何愁狗官不除呢。馬天池聽了曾勇善之言。頗有至理。只得答應。因此二人次日就到山東去了。這裡狗官衙中。日夜防範。並且又招募了許多有武藝的好漢。預備捉拿馬天池。誰知接連等了幾個月。都不見馬天池與秦豹來行刺。這一回狗官請了許多好漢。設了許多埋伏。滿擬必定可將二人拿獲。誰知二人連得影子都不見。至此狗官也不免失望。朱道人見了如此情形。隨在狗官面前誇口。說二人永遠不會來了。那夜見了我的道術。他們豈有不知利害。如何還肯再來呢。這句大話。也只好讓他說。狗官聞言。也有些聽信他的鬼話。

有一天狗官無事。想到外面去遊玩。想想又不敢。恐在路上。再遇見如馬天池這種的人。豈不受驚。只得仍在衙中。備了一些酒饌。與朱道人閑談破悶。酒至半酣。狗官忽想起從前說過的飛劍。便向道人說道。吾前曾聞師傅說。及有一把飛劍在朋友處。近日衙中。似覺無事。師傅何不去走走。能將飛劍取得來。以後我衙中。便可高枕無憂了。不知師傅。將此劍存放在什麼朋友那裡。離此有多遠。人道正是如此。我近日正在打算此事。又恐怕我去後。那刺客又來。所以都沒有向你說知。但現在你既有此意。我就何妨去走一趟。那刺客這許多日子未來。大概在一二個月之中。也不會來的。我這朋友。離此甚遠。來往要一個多月才行。不知你意下如何。狗官道不妨事。現在衙中所請來的教師甚多。武藝也還來得。只要師傅將一道隱身符留下。就不怕了。就是有刺客來。我有隱身符。他們也沒處看見我。許多教師。也足可與刺客敵得。只要師傅在路上沒有耽擱就是了。朱道人聽了此言。甚是歡喜。說道。如此我明日就去走一趟吧。當日言談已畢。二人飲到盡醉方止。次日朱道人。將一道隱身符留與狗官。自己帶了一個包裹。卽一路向泰安靜妙觀而去。在路上日行夜宿。沒幾日路程。已到了泰安。只因靜



妙觀離泰安鎮市。尚有五里路。朱道人趕到鎮上。天色已晚。一想今天不必趕到靜妙觀了。若是在晚間叩門等等。甚是不便。不若且在鎮上宿店內耽擱一宵。等得明日早間去吧。他打定了主意。就在泰安鎮一家小客舖內過宿。化了幾錢銀子。叫小二去買了一些酒菜來。一人就在舖子內獨飲。等得用了酒。吃了飯。忽然想起放在手跟前的。一個包裹不見了。心中覺得甚是奇怪。身沒有轉。頭沒有回。因何放在手跟前的東西。會不見呢。隨將小二叫來問話。小二道。這個是爺自己遺失在外面的了。小的沒有看見。道人一想。這事不能怪小二。要怪自己大意。然而也不能怪自己。並不會離開一步。放在面前的東西。如何會不見呢。想了多時。忽然大悟。方才自己在飲酒的時候。沒有生人到跟前來。只有對舖的一個長子。拿了旱烟筒。到我桌案上來。燃了一個火。必定是這人偷去的。除了這人而外。再沒有第二人了。這時前後左右。只有七八個客人。道人留神。在四面看了一看。別的客人都在。惟獨少了對舖那個長子。心中隨格外疑心。必定是那個長子偷的了。又將小二叫來問道。你可知道對舖那客人。此時到何處去了。小二聞言詫異問道。客官此話從何說起。今天別的舖子都有客人。只有三個舖子。

沒有賣去。就是對過一張舖子。興了前後有兩張舖子空着。不信你可再問別的客家。可曾見有人來訂那張舖子麼。道人見小二說話甚是誠懇。曉得決不是虛言。但是方才自己明明看見。對舖有一個人來燃火。此時如何會不見呢。這個其中必定另有緣故。朱道人也是久在江湖上混事的人。曉得北道上是很不易行的。不用細說。方才那個長子。必定是這地方的有名偷兒。只好放着慢慢留心觀看。若再去問別人。反要被人家恥笑。說我是個無能的人。但這件事情。也不能怪小二。我尚且被人瞞過了。何況一個小二呢。因此命小二退去。向小二道。我的東西。失是實的。但也不能怪你。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你去呢。小二道。客人你再仔細思想看。必定是失在別處了。言罷過去。道人卽一人思想。留心觀看。將酒飯吃過。時已初鼓後了。別的舖上客人都預備安睡。店外舖門也關閉了。道人不見那長子再來。曉得那包裹。必定是那長子偷去的無疑。這時他不來。不會再來。只得打算安歇。一個人睡在舖子上。實在惱恨。這件事偷給人家知了。還要給人笑呢。包裹內沒有別的東西。除了幾十兩碎銀子外。只有一套夜行衣服。只有一樣很緊要的東西。就是有一張隱身符籙。惟有這件東西。是帶在身上作防路。

之物的。他在江湖上行。了這多時候。沒有失過風。這次在這小火舖內。失了這樣的風。心中着實有些不服。一夜何曾合眼。看得東方發白。聽得別的舖子上的客人。都已起身趕路了。道人只得也在舖子上爬起。幸虧身上還有幾兩碎銀子。淨了面。用了些早點。給了店帳。就趕向靜妙觀而去。不多時到了靜妙觀。與曹有順相見。各道幾句客套的話。並將。在蘇州遇了狗官的事情。說了一遍。曹有順道。令徒既有高就。恭喜老哥。將來必有上陞的時候。兄弟也當與老哥賀喜。當日在觀中設了酒宴款待他。道人心中心。因記念着狗官。所以在靜妙觀耽擱不上幾天。就帶了寶劍。與曹有順作別。一路離了靜妙觀。這時已在午後。打算趕到泰安鎮。耽擱一晚。明日早起。再上前趕路。他在靜妙觀。因恐人見笑。將在火舖內失了包裹的事。未向曹有順提及。曹有順也不得而知。這日道人趕路。不多時便到泰安鎮。心想上次那家客舖子甚是不利。因此就在別家客店內打尖。這個時候尚早。客舖子內客人尚稀疎。道人因沒有事做。因此一個人就站在店舖外看閑。不多幾時。只見迎面來了幾人。都是生得粗眉大眼。身高雄壯的。而且個個眼露兇光。一望而知。都不是好人。若不是劫路的盜寇。一定必是佔據山寨的強

人道。人見了這些人。因想起上次在火舖內失物的事情。不覺就有些懼怯起來。曉得北道上的強人。是有點不大好對付。因此就自悔不該踏進這家客店來。別的不打緊。但是身上所帶的這口飛劍。是萬萬不可失去的。上次隱身符已失去了。此時若再將飛劍失去。說不定此回在北道上。就不得回去。想到這層。總是個早防備爲是。因此就將身子閃在旁邊。觀看。片刻間那幾個大漢。已到了店門外。一個大漢。用眼向道人看了一看。然後在店門外就喝着向小二問道。裏面還有餘着的空屋麼。那小二聞言。在裏面就趕了出來。這時道人在旁聽了。就巴望小二回一聲沒有空屋了。免得再耽驚受嚇的不放心。要提防着夜間沒有好覺睡。誰知店小二偏不湊趣。將幾個大漢。打量了一眼。帶笑回道。爺們是四位。要一間上房夠麼。那漢答道。有一間上房也行了。隨一擁進內而去。道人心中就有點耽憂。然而也沒有奈何。看看他們進內後。自己也進了臥房內。將一口飛劍掛在身上。不多幾時。天色就晚了。店小二送燈火進來。道人便叫他拿晚飯來吃。小二答應着。出去不多時。送晚飯進來。道人約略吃了。小二收拾碗盞出去。道人即閉了臥房安睡。將飛劍放在枕下。萬一有了舉動。便可以這劍取敵人的。

性命。這時候尙早。道人合了眼睡去。然而心中總有點提心吊胆的睡不去。睡到三鼓時候。朦朧醒來。看看桌案上放着的燈火已熄了。忽聽桌案旁有瑟縮一响。道人連忙在枕下將一口飛劍取出來。再細心聽時。原來那裏是什麼人。却是一隻貓。這才放心。聽得那邊上房內。尙有喝酒行令的聲音。曉得那幾個大漢。尙在醉喝。聽聽時候。已在三鼓以後。因此格外疑心。那上房內喝醉的不是好人了。道人就從這時起。一夜何曾合眼。等到天色明亮時。聽聽上房內。已寂無聲音了。道人安心睡了一會起來。開了臥房。留心觀看。上房內的客人。已都去了。道人心中格外不明白。不知這夥人果是作什麼的人。如何這般的行踪詭秘。必定是到何處作什麼買賣的。是在這裏落腳。料定他們作買賣的地方。離此必不遠。我也不必去多管閑事。在舖上爬起。淨了面。用了早點。提起那小包裹。不覺吃了一驚。要知道人因何吃驚。那個小小的包裹。果有什麼變動。且待下回細細分解。

第四十回 榆樹嶺計破妖劍 知府衙狗官伏誅

話說朱道人。提起那個小小的包裹。不覺吃了一驚。原來包裹內。覺得比夜間失去的

包裹沉重了多少。起先還沒有留意。及至拿包裹細看時。格外吃驚。諸位道人既這般一驚而再驚的。這包裹上。必定有了很大的變動。你道爲何。原來道人手中的包裹。已被人偷換了。偷換的包裹。正是上次失去的。一想真是怪極。這一來。道人忽又轉驚爲喜。喜的是什麼。因上次失去的包裹。裡面有幾十兩銀子。又有夜行衣。還有一道隱身的符籙爲最。這符籙最是要緊。昨夜失去的包裹。却沒有什麼緊要值錢的東西。但是照這樣看起來。其中含着有作弄的意思。怕的偷我東西的人。必定與我認識。是有意取笑我的。那長子只怕還不是主動的人。其中一定還有人差遣。道人想到這裏。也不去管他。且將包裹打開來看了再說。看裏面放着的原物。動是沒有動。誰知打開了包裹觀看。真是將個道人。氣得身子打抖。包裹的原物。如何還有一點兒。直是空空無物。分量的東西。都是些紙頭包的磚石。這才出於望外。咬定牙關。痛恨不已。若那個長子要在這裏。恨不得要生吞其肉。但是既已受了人家的作弄。恨也無益。只得放着慢慢的再說。在懷間摸出幾錢銀子。給了店帳。仍將紙包的磚石。打做一個包裹。負在肩背上。跨開大步。直向江南道上。一路直趕下來。行到無人之處。忍住氣。打開包裹。拿裏的

磚石都拋棄了。包袱摺疊好。放在懷間。原來道人帶了磚石。在無人處拋棄。是恐被人家看了見笑。才將包袱放在懷中。就聽得有人嘲笑道。好一個沒用的老道。包裹被人家偷去了。偏還裝場面。真是可羞極了。道人聞言大怒。卽轉身尋找那說話的人。却沒見踪跡。心中納悶已極。氣量放得大些。提了寶劍。仍向前走。趕不上幾里路。突見迎面來了一個長子。道人看了。真是氣得眼中冒火。原來這個長人。正是那日在火舖內所遇那個長子。還有一件可氣的事。昨夜被人偷換去的一個包裹。長子正負在肩背上。一搖一擺的過來。口內還不乾不淨的在罵人。朱道人早已忍不住。一聲大喝。飛奔上前。舉手中的寶劍。直在長子迎面砍去。長子一偏身。已躲過了。跳在左避。道人又用劍向左斬去。長子又向右一閃。仍被他避過了。一連三劍落空。道人已忍無可忍。將劍向長子亂砍。長子一搖身。就上前飛逃的去了。道人隨在後仗劍追趕。那長子身長脚長。跑起來甚快。道人竟追趕不上。正想用飛劍取他性命。只見長子閃身進了樹林內。幾個轉輾。已不知去向。道人因痛恨已極。也不問樹林內有埋伏沒埋伏。只管趕進樹林內。才進了樹林內。沒幾步。就聽得有人在前喝道。踏破鉄鞋無覓處。得來全不費功夫。

聽那聲音，似覺有些熟悉。但因這樹徑是灣灣曲曲的，前面有大樹擋着，看不見是什麼人。一想不好，看這舉動，甚是奇突，只怕敵人不是一個。我雖有飛劍利害，然而也不能不防備。自古道深山叢木，不可輕進。我既已來到這裏，就不能再進前去了。且在這裡看他們的舉動。萬一賊人聲大勢衆，在此荒無人跡之處，雖有飛劍，只怕人單勢孤。也只好見機行事。及早脫身便了。道人因此就立住腳，不敢再向前行。正在這忖量的時候，一轉輾間，早見前面樹灣內，跳出一個人來。正是冤家見面，分外眼明。原來出來這人非別，正是幾次到知府衙門內行刺的好漢馬天池。道人看了，心中明白，曉得馬天池必是北道上一個豪傑。那長子不用說得，與他是一黨了。觀看這馬天池他的本領在我之上。我若輕敵，必定自取敗辱。不若還是乘他不備，先下手爲強。用飛劍取他的性命吧。打定主意，道人就將飛劍預備在手內。看見馬天池快到面前，一撒手，就將飛劍擲在空中。口內唸唸有詞，喝聲：馬天池，你們休仗了人多勢衆，設下圈套，要擺佈道爺。你看道爺用法寶取爾的狗命。馬天池正打算上前來與道人動手，萬不料他就法寶放出來，曉得妖道有些邪術，隨不敢上前輕敵。抬頭向空中觀看，只見妖道擲



在空中的。一口劍化了一道青光。直在馬天池頭上斬下來。看書諸位。到了此時。不免要替馬天池捏着一把冷汗。以爲馬天池在北道上做了二十年的好漢。一旦傷在妖道劍下。未免可惜。看官們休看輕了馬天池。若沒有點才學。也不能領袖山東。到直隸一帶。水陸兩路的數千好漢了。須知只要稍有一點弱的地方。也不能做二十年的頭兒。就是手下的人能服從他。只怕外路的好漢。也不能承認他吧。所以妖道雖有這一把利害無比的飛劍。也不能傷他一根頭髮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諸位未免有些不信。莫不是馬天池也有一些法術。能與妖道的飛劍比鬪麼。非也。只因馬天池早知妖道會些邪法。然而這邪法。人人知道有種剋制之法。就是用豬羊血去破他。這個破法。誠不是虛言。屢試屢驗。所以今日馬天池。也是用的此法剋制他。且說道人放出飛劍。滿擬可將馬天池結果了。誰知竟出於意外。飛劍在空中。才要在馬天池頭上落下。就聽得一聲大喝。樹林內早又出來了十餘個大漢。各執噴筒。將豬羊血。在噴筒內。直向空中的飛劍噴去。向來大凡無論什麼邪術。最怕的是污穢東西。這時豬羊血向空中噴。嚇得那飛劍不敢下來。至此道人看了大驚。竟奈何他們不得。暗喊利害。若不及早脫身。

恐怕遲了就脫身不得了。還好空中的飛劍未經汚血噴着。若是經豬羊血噴着了。老實說。這把飛劍就無用了。因此唵唵有詞。把手向空一招。即將飛劍收回來。轉身便逃。馬天池因妖道有邪術。此時的豬羊血已用盡了。恐妖道再回身抵敵。便有些不敵。所以不便窮追。發了一鏢。正打在妖道肩背上。妖道心虛胆怯。不敢回身再戰。即負傷而去。逃出五六里外。聽聽背後沒有脚步之聲。曉得已無敵人趕來。才敢歇足。回身觀看。後面連一些聲息俱無。這才放心。用那摺疊在懷中的包袱。拿出來揩乾了頭上的汗。就在旁邊樹林下。就在一塊青石上坐了。心中恨恨。忖那馬天池。果然利害。今日若不是及早見機脫身得快。只怕一條性命白白送在他手上。如何還能去蘇州見我的徒弟呢。如今那包裹也不想要了。也不敢在樹下坐着多耽擱。恐那班小輩。還要趕上來。他們那班人。真是有神鬼莫測之機妙。如今在路上還要細細的防備着才是。打定主意。就起身趕路。行不上幾里路。天時已晌午了。趕近一個站頭。胡亂用了一些酒飯。不敢經久耽擱。真是步步留心。處處謹慎。如何敢大意一點兒。趕了五十里路。就在客店打尖。夜間連得風吹草動。都刻刻留心聽看。不敢貪睡。天色微明時就起身趕路。所好

自從在樹林內與馬天池一場爭鬪後。連日趕路都無阻礙。直過了除州。才敢大胆放心的行走。沒有幾天。趨回蘇州。進衙見了狗官。甚是歡喜。狗官道。師傅誠是信人。說一個多月回來。就一個多月回來。計算至今。從動身那日算起。整整一個月另二十天。兩個月都不到。師傅在路上連日辛苦了。徒弟今日爲師傅設宴洗塵。師傅在路上一些沒有險阻麼。這句話險些將道人問得臉色紅了下來。正問在他的心病上。這許多失場面的事。他如何肯說出來呢。只得答道。我們行路不可與尋常的人比。非但有一身的本領。而且有法術的利害。莫說行這些路。就是再行這樣幾十倍的路。也無妨碍。那許多江湖的小輩。莫說望影倒拜。就是聞了我的名字。也叫他要嚇倒。沿路上我真勞神極了。各寨各山的寨主。聞了我的名。下十里來迎接我。因此一路上稍有耽擱。若是在平常的日子。他們還要多留我幾日。狗官聽了。信以爲真。隨心中格外信服。說道。這都是師傅平日的威風。他們才有這樣驚服。不知師傅飛劍可曾帶來。道人答道。愚師特爲此事去的。如何會忘了不帶來呢。說罷。隨將身上一把飛劍取了出來。狗官接在手中觀看。只見這把飛劍。並沒有別樣特異的形狀。與平常的寶劍一式無二。只不

過短了些。只有一尺二寸長。寸餘寬闊。是純剛製就的。分量就是沉重。只是劍柄上有一道符籙。貼在上面。狗官道。這道符籙。有何用處。道人笑道。這劍的靈異。全靠在這符籙呢。若沒有這道符籙。就沒有這般靈異了。狗官也笑道。原來如此。徒弟是個外行。所以不知。往日曾聽師傅說過。這劍能隨意取人首級。不知師傅亦可試與徒弟看看麼。道人道。若平白無故傷人的性命。甚是罪過。徒弟果要觀看。待我少停。將那後院的大樹左邊一根枝椏。試與賢徒觀看。狗官聽了大喜。說道甚好。二人談畢以後。回到裏廳坐了。沒多時。廚役已將酒宴預備好了。不請別人。就是張教師與黃仁甫。還有馬教師。連狗官道人。只有五個人同飲。馬教師到蘇州來了方三四天。因聞衙中鬧刺客。又聞張教師受傷。他二人平日的交情甚好。因此特到蘇州來探望。朱道人與馬教師本是舊好。二人談了些關別之話。就各人把盞痛飲。狗官因急要觀看道人的飛劍。所以無心閑談。等到酒至半酣。抬頭向外觀看。只見後院的大樹高出牆外。雖與裏廳相隔甚遠。只因那樹高的緣故。所以雖然內廳上。只要一抬頭。就見那大樹的椏椏。高出牆外了。因此狗官便向道人說道。師傅何不乘着這時。酒興正豪的時候。將飛劍拿來試看。

試着。道人本要在衆人面前賣弄自己的本領。聽了狗官之言。若得做個人情。站起身來說道。既是賢徒要試看我飛劍。也好就乘着這時。沒有多人在此。待我拿來試試看看罷。說着。早在懷中取出一把尺多長的利劍。就向外一擲。但見一道青光。到了屋外。不知道人又唸了幾句什麼咒語。急向那劍。用手一指。只見那劍突然化作一道長虹。騰空而去。到了那隔牆的大樹上。打了一個盤旋落下。只斬了一個樹葉子。又騰上空。道人把手一招。那劍又到道人手內。此時狗官真是驚服得似甚的。忙請道人坐下。執壺替他滿斟一盃道。師傅的奇技。真令人看了吃驚。從此以後。吾衙中無憂矣。近兩個月。馬天池沒有敢來。想是他已知道利害了。道人笑道。豈敢當。我想那馬天池。雖然有幾分利害。究竟是個凡夫俗子。如何能與我們有道術的人比鬪。所以他要保住他的性命。就不敢來了。狗官道。師傅之言誠是。弟子有一件事。要懇求師傅。因弟子的身子孱弱。練習功夫。要練筋骨。是萬萬來不及的了。想道法一件事。全仗的是符咒。他的功用。比較拳棒的能爲。又要高上幾倍。足可防身。而且書符唸咒。不用練筋骨。想這件事。弟子到有點習得來。不知師傅亦肯將這個法術。傳授些與徒弟麼。將來也可以

防防身。道人聞言。連連搖頭道。不行不行。拳棒人人能習。但是符法這件事。在外人看了。似覺甚是容易。只要頃刻之間。可移山倒海。其實這事。比較練拳棒難得萬倍呢。畫符是易事。然而要靈。畫出來不靈。要他何用。所以難就難在靈字上頭。要得他有靈。就要有通神的本領。要有通神的本領。非要修練。提起那修練的事情。更要比較練拳棒苦得萬倍呢。而且又非你們富貴的人可習得的事。並非我不肯傳你。實因你離道的一件事。尚遠得很呢。然而你既拜我爲師。這樣誠懇的待我。我總放在心上。一待有了機會。再傳授你吧。道人說的都是一番好看話。其實他何常有什麼本領。只不過曹有順傳了他幾張符籙罷了。因他所說之話。還有點至理。狗官聽了。隨信以爲真。便道師傅之言甚是。但不是急事。只要師傅能放在心上。等得有機會。能傳授我一二件。於願就足了。何敢多學。當下各人談了幾句。酒盡席散。這且不表。且說光陰迅速。道人回衙。忽又過了數月。有一天晚上。狗官正在與幾個教師晚膳。忽見衙役進來報道。回老爺知道。外面有個道家裝束的人在衙外說。要求見這裏的朱道爺。朱道人也在座上聽了詫異道。這時還有什麼人來拜望我麼。道人本想吩咐衙役。將衙外的道人傳進來。

見面。只因衙中曾幾次開過刺客。所以不敢輕傳生人進衙。只得向衙役問道。你可曾問明那人。是從何處來的。叫什麼名字麼。衙役道。叫什麼名字。我到沒有問。聽他說是從泰安靜妙觀來的。道人聽了大喜。向狗官道。我的好朋友來了。你們在此等候。待我出去迎接他進來。提起我這朋友的能爲。比我高得多了。非能移山倒海。且能撒豆成兵。少停我叫他顯些法術。與你們看看。狗官聽了大喜。說道。師傅快去迎接他罷。免得叫他在外久等。道人言罷。卽匆匆的出了外邊。抬頭將那道人觀看。不由大失所望。那裏什麼從靜妙觀來的人。正是那日在路上。遇見的那個兩次偷取包裹的長子。道人見了。又驚又氣。又怒又惱。曉得這個長子。是與馬天池是一黨。今晚來此。必無好意。只因手中沒有帶着兵器。又深知這長子有神出鬼沒的本領。若是空手與他爭鬪。必要吃虧。只得忍住怒氣。向長子說了一聲好。你來了麼。我在此等候已久。他說了這句。也不叫長子進去。也不叫長子出外。自己回身就走。打算拿了那把飛劍。再來與長子交手。以便結果長子的性命。却將兩邊站着許多的衙役。看得呆了。不知是一回什麼事。朱道人正打算轉身向裏去。長子在後一聲大喝。就追趕上了。道人才回身與長子交

手。這一來。衙役們才知長子的道人。與衙內的朱道爺。大約都是仇敵。隨驚慌起來。各人執了兵器過來。幫着朱道人動手。才動手。就見高屋上跳下幾個大漢。圍住朱道人。廝殺。衆衙役見勢不支。紛紛逃去。朱道人就曾被會勇善一刀結果了。這時狗官在內。見事出望外。就命在座的許多教師。出外幫着捉拿刺客。自己趕回臥房。打算拿那道隱身符防護。誰知才到臥房門外。就見房內。突然跳出一個人來。細看時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那個對頭星馬天池。真是嚇得魂飛天外。要懇回身逃時。早被馬天池趕上一步。將狗官抓住。提在手中。彷彿如一隻小鷄差不多。喝道好一個爲非造孽的小子。今夜是你的惡貫滿了。想望那裏逃。馬老爺屢次警戒你。不知自悟改過向善。反容留那個無惡不作的老道。在面前胡言亂道的。要拿刺客。今夜我馬老爺來了。你爲什麼不拿刺客麼。狗官聽了。尙想活命。連連求道。好漢饒命。從此以後。我知道改過了。請好漢饒我這條狗命吧。你是個好漢有肚量。不與我們這許多做官的小人作對。以後決不敢貪贓受賄。作賊民的事情了。馬天池聽了狗官這許多卑鄙的話。格外可惱。冷笑一聲。道你尙想拿這話來詐我麼。我若今夜放了你。你明日又要出示拿我呢。似你這樣作



惡的賊官。就是結果你。也無罪惡。我如今保全你一個全屍罷。喝畢。將賊官在手中提起。向地下用力一擯。這馬天池手中有千鈞之力。狗官如何經得起他用力這樣一擯。只聽得狗官啊喲一聲。就沒有第二句聲音。喝出。早已腦漿迸裂。一命嗚呼哀哉了。馬天池見狗官已死。執了單刀。趕到衙外來。幫同廝殺。只見衙外的衆好漢。正在向裡來。馬天池問道。衆弟兄。前面廝殺得如何了。那妖道何在。曾勇善答道。前面已沒有事了。妖道已被弟等擒住結果。那衆衙役。與了衙中的幾個教師。俱已逃散。馬天池聽得事已做畢。隨道如此我們走吧。少頃必有官兵趕來。他們一共五條好漢。聞了此言。隨一齊登高逃去。不多時果然官兵趕來。將一座空衙圍了多時。見裏面沒有聲息。方知衆盜已去。劉守備進內搜索。只見傷了一個道人。及狗官腦漿迸裂。這件事情。鬧得甚大。因狗官是黃制台的公郎。弄得不好。連蘇州撫台。都要受處分。劉守備稟報千總衙門。派了兵丁。挨家逐戶的搜捉兇犯。再由千總稟報撫台。這夜蘇州城內。整整鬧了一夜。兇犯仍沒有捉住一個。次日只得先將狗官與道人都棺殮了。由撫台行文。詳知南京制台。然後再行文各省各府。各州各縣。捉拿兇犯馬天池秦豹等一千人。這且按着慢

表。再將馬天池這班人略表幾句。原來馬天池自與曾勇善回到山東後，就安居了兩個多月。一日正在家中，與曾勇善一班弟兄坐着談心。忽見神儉將李棟來了。先向衆人閑談了幾句。然後向馬天池道：「小弟今日來此有一件事情稟報。昨日在路間遇了一個道人，觀這道人形狀，正與往日大哥所說蘇州知府衙門內的那個會妖術的道人一式無二。小弟就疑心，恐他是到山東來訪拿我們的。就想上去，將他結果了。因知他有些妖法，又恐不敵，只得在他背後暗暗跟隨，看他如何舉動。趕到泰安鎮，妖道就在火舖打尖。那時小弟就要看看他的手段，因此略使小技，就將他放在手跟前的。一個小小的包裹，取了過來。誰知這道人本領平常，他一些都不知。小拿將他的包裹到外面觀看，包裹內除有銀子四十二兩，而外有黃紙畫的符咒一張，又有夜行衣服一套。如此可格外証實是那個妖道無疑了。小弟因他有法術，不敢與他動手。暗暗埋伏火舖屋脊上。到次早，妖道離了火舖趕路。小弟又在他背後跟隨。約行五里路，有一座道院，他就耽擱在那裡。至此方知妖道是到泰安去訪友，不是來捉拿我們的。聽他們話音，妖道在那道院內，至少尙有三五天耽擱。小弟因此趕來，與大哥送信，以便定

奪去捉拿那個妖道說罷。又在肩背上取下一個小小的包裹。打開來看時。果有符籙一張。夜行衣一套。只有銀子少去二十多兩。是李棟在路上用去了。馬天池觀看已畢。向李棟道。你的眼光真好。本領勝人。不愧人稱你神偷二字。大約總不會錯的。况且尚有符籙爲憑。但他既然到此。他雖不來拿我們。然而我們不能不拿他。如將這個妖道能打發了。以後打發那狗官。就容易了。須得預先設下些破他邪術的東西才行。他們也不知那張符籙有何用處。就拿來燒了。包袱銀子夜行衣。仍還與李棟。旁邊曾勇善獻計道。豬羊血是唯一破邪術的東西。馬天池道不錯。但我們須做幾隻噴筒。若等妖道用邪術時。我們同時拿豬羊血。在噴筒內。向他身上噴。就叫他不能用妖術。何愁妖道不擒。各人商量已定。次日做了噴筒。帶兵器。馬天池與曾勇善。及神偷李棟。先在各火舖內暗暗檢點了一下子。見沒有什麼道人。曉得妖道尙在靜妙觀。叫馬天池一夥的人都耽擱在客店內。他自己到靜妙觀探聽消息。原來不出所料。妖道果在觀內。因此又趕回客店。向衆人道。妖道明日下午動身回去。免不了在這裏鎮上。都是要耽擱一夜的。我們就在這裏等候吧。到了次日。神偷李棟。下午時候。就在要道等候。過不多

時果見妖道。揹了一個小小的包裹。一路向鎮上而來。李棟在他背後。暗暗隨着。妖道全不得知。只見妖道上了鎮市。就投進小李家舖。神偷見妖道已打尖。隨回身去見馬天池。說妖道在小李家店打尖。馬天池隨吩咐幾個夥計。也到小李家店過宿。以探妖道動靜。妖道在店門前看見的幾個住宿大漢。就是馬天池派去的夥計。然而店小二見了這些人。都有點認識。不敢得罪。所以一見面就出來招呼了進去。妖道雖不知投店的好漢。是馬天池的夥計。但一見面。就知這夥人必是強盜。於這一層。不能說妖道沒有眼力。馬天池在樹林內。與妖道爭戰的地方。叫榆樹嶺。也是南下的一條必由的路徑。投進小李家店的幾個好漢。天色微明。就與馬天池集合在一起。預備了豬羊血。埋伏在嶺下樹林內。神偷將上前詐敗。誘妖道進樹林。妖道在小李家店。夜間聽得一聲貓叫的時候。就是神偷將偷換包裹的時候。妙在妖道雖然驚醒。又全不得知。這神偷二字。誠受之不愧了。妖道既追趕進樹林。還算他有見機。即不敢深進。用飛劍先下手爲強。若沒有這兩層見及得早。只怕在榆樹嶺就丟去性命了。也是他惡貫未滿。所以又讓他多活幾月。妖道既在榆樹嶺脫身以後。馬天池曉得他的飛劍利害。即不敢

窮追。隨一齊回了家去。大眾又議論一番。馬天池道：妖道既有那飛劍利害。我們要除去那賊官。只怕不容易。不知諸位還有什麼破他飛劍的法子。衆人聞言。皆默然無言。有幾個夥計說道：那日在榆樹嶺。我們用豬羊血破他。妖道就急將飛劍收回去。照這看下來。妖道的飛劍雖利害。只怕這個豬羊血。就可尅制他。我們何不還是以這個下手。只要各人帶着噴筒就不怕了。馬天池聽了那夥計之言。也有至理。說道：你們這話。也有點理由。但不知衆位。還有什麼妙計麼。就聽神偷李棟說道：方才我聽諸位弟兄所言。甚有至理。但現在還有一個取巧的法子。就是等得我們到蘇州之時。讓小弟扮了道裝。冒充秦安靜妙觀的道人。到了上燈時候。就去衙內拜望他。料定他們。曾因衙內鬧過刺客。還有曾大哥。也曾買了應募勇士。行過刺。決不會就輕易傳我進去。妖道必借了迎接的虛名。要親自出來觀看。也不會就有那麼細心。帶了飛劍出來。那妖道所仗就是邪術。他的武藝。實是有限。在榆樹嶺。我已與他交過手了。可乘他出來。不會預備的時候。我一撒手。先結果了他的性命。萬一不湊手。再用噴筒抵擋他的邪術。不遲。只要能將妖道結果了。其餘的幾個小輩。還愁什麼。李棟言畢。馬天池連稱妙計。

說道。現在有這兩個絕妙的法子。不論妖道有如何的邪術。這次去。不愁不將狗官結果性命。爲蘇城一地除害。各人商量已畢。本打算次日即行。後來又因別的事情阻隔。馬天池因一時不能脫身。不知不覺的。又耽擱了兩個多月。將事情辦完後。馬天池即與曾勇善。並神偷李棟。及兩個夥計。一共五人。各人帶了噴筒等物。一路南下。到了蘇城。就照計而行。神偷李棟。與道人在衙外動手。馬天池就進衙內。尋找狗官。誰知趕到狗官臥室內。却不見狗官的踪跡。正打算至臥房外尋找。不料狗官奔進臥房。拿隱身符。也是狗官應該惡貫盈滿了。正與馬天池。在臥房門外。迎面而遇。若不進房去拿隱身符。或可免死。也未可知。所以天下的事情。不論如何。都有個定數。馬天池既將狗官等結果後。就帶了衆好漢。連夜趕路。一路回山東而去。這且接着慢表。再說狗官。受誅以後。南京劊台得信。在任上痛哭幾晝夜。蘇州官府。爲這事革職的不少。行文各省各縣。通緝馬天池。秦豹一千兇犯。都是紙上虛文。不必細說。且表狗官棺柩。運回家後。在揚州開吊幾日。甚是熱鬧。蘇州府官缺。不能虛懸。早就有新知府到任辦事。那受傷的衙役。都有撫卹銀兩。調治傷痕。那許多用在知府衙內的教師。都由新知府遣散。惟有

張教師不知下落。想是看破塵世。埋名隱姓的避去了。馬教師尚在黃家看守家院。因黃家恐再有刺客。到他們家去打擾。所以再三將馬教師留住。且因他在黃家是數年的師爺了。向來又沒有錯處。信實得過。所以不肯放行。馬教師也因多年的東家了。又見他們如此的誠懇。只得答應。這都是後話。預先表過。以後不提。再說白泰山與閻爺。一路趕到揚州。二人在客店內打尖。閻爺在揚州住過幾年。雖然已離別了十多年。然究竟尙有點熟悉。就探聽黃家的消息。白泰山預備替父報仇。誰知探聽了幾日。聽得人說。黃仲仁離家已有好久。現在蘇州做知府。白泰山聞了這個信息。就無心在揚州耽擱。因此卽與閻爺。一路又趕向蘇州來。在路上約行了十多天。那日趕到蘇州之時。天色已晚。沒空探聽。黃仲仁在蘇州做知府的消息。二人因趕路辛苦。就投進客店內。用了一點酒飯安睡。誰知到次早起身。用了早飯。預備向店小二探聽探聽。本處知府衙門內的信息。誰知小二聞言。抬頭向二人看了一眼。問道。二位難道是要知府衙門有事去的麼。閻爺道正是。我們因有點事情。要到知府衙門去。因此預先向你問個信。小二道。難怪你們是從外路來的人。如何知道。本處衙門內事情。說起這話來甚長。爺

們如沒有什麼要事。就待我細說一遍。與你們得知。若是尚有別的事去。就等一會。你們回來。我再說給你們聽罷。閻爺因小二說話沒頭沒腦的。不知他是說的什麼。因此答道。我們此時却沒甚事。又不到何處去。何妨就聽你說說。也不要緊。但不知你尚有甚事麼。若沒事。我們就坐下來談談。小二道。我此時沒甚多事。且待我說給你們聽罷。提起這黃知府。他的勢力甚大。聞他的父親。就是現任南京的制台。到任那天。甚是威風。爲從來知府到任。沒有那樣熱鬧。真是本處的撫台。暗地下也要把結他。初到任的時候。衙中甚是相安。後來因黃知府與本處一個惡紳。黃文忠結識後。就朋比爲奸。魚肉鄉民。無惡不作。因此腦了本處一個好漢。姓馬名天池。論起此人。本領甚大。他雖不是本處人氏。却爲了地方上的事情。很肯熱心。而且歡喜多管許多不平等事情。與人排難解紛。最是公平。因此本地地方的人。也甚服從他。店小二便將馬天池醉後衝道。以及幾次行刺。至前夜結果賊官。妖道之事。從頭至尾。細細說了一遍。閻爺聞言。暗暗點頭。向小二道。原來如此。不是你說。我們那裏知道。現在聽了你這話。我們就不到知府衙去了。就是去也無益。小二向二人細談。已有多時。這時言罷。也就辭別出外而去。惟



白泰山聞言。心中甚是不樂。等小二出去後。悄悄向閻爺道。可惜我們遲到幾日。仇人已死。方才聽小二所說。諒不虛言。閻爺道。凡事有個定數。現在賊人既已被人刺死。已身首分離。也是他一身作惡的果報。本可將他燬屍滅跡。然體上天好生之德。少停再至街坊探聽。若是事實。也就作罷吧了。白泰山道。未能手刃仇敵。爲父報仇。是爲終身之恨。只得再作計較。二人商量已畢。少停至街坊探聽。果如小二之言。狗官屍體。已於早間運回揚州去了。二人在蘇州耽擱幾天。白泰山回杭見母。邀閻爺同到杭城遊玩。這且慢提。再說道人朱道山。在知府衙。被神偷將李棟結果後。陰魂不散。一路北行。到泰安靜妙觀託夢。要求曹有順替他報仇。那天晚上。曹有順在三鼓之後。夢見妖道。渾身是血。跪在他的面前哭訴。說自從那日別後。回到蘇城。在路上受了許多魔折。不料在知府衙內。竟被賊人暗算。那賊人就是山東水陸兩路盜寇馬天池所爲。訴罷。一再向曹有順叩拜。要求曹有順替他報仇。曹有順與他本有八拜之交。隨滿口答應。那妖道見曹有順已點頭答應。隨拜謝而去。一陣冷風。妖道忽不知去向。曹有順被那陣冷風吹醒。正聽樵樓四鼓聲响。心中甚是奇怪。暗道朱道山。從我這裏拿了飛劍。到蘇州

去。不過兩三個月。想不到就爲敵人計算。我與他有八拜之交。理當替他報仇。但不知這事是否確實。若是到蘇州去探聽。路途遙隔。甚是不便利。還是占個靈課看了。朱道山死是未死。打定主意。就在臥舖上起來。點了一枝燭盞。取出三個金錢。燃了三枝香。就在案上起了一課。原來曹有順雖無未卜先知的能爲。然而他的金錢課。極是靈準。能知一百天內吉凶禍福。向無錯失。他用金錢起了一課。知道朱道山果然被害死了。隨決意要替道山報仇。當夜無話。次晚夜靜無人之時。就在屋內。披髮仗劍。想把馬天池的魂靈招來。用符法將他制死。誰知曹有順連化三道靈符。去的鬼差回來報。道。法官叫我們招馬天池魂魄。只因隔着一界的府城墮。又被土地趕回。我等無法去招來。曹有順得報。知道無效。只得另想別法。又化了退神符一道。那鬼差忽然不見。曹有順只得另想別法。用黑熬追魂劍。替道山報仇。惟黑熬追魂劍。須要化符唵咒。一百天得成功。還有一件最難的事。就是要用一隻大黑狗。而且這隻狗。全身不能有一點雜色。要有壯實有猛力的才合用。就這一點。也很不易覓。只得曹有順親自出去尋覓才行。所以當夜無話。次日曹有順。就出外尋覓黑狗。一連尋了幾日。全沒有尋到。但報仇心

急。只得用他的靈課。占了一卦。心中大喜。在卦上算下來。離觀十二里。在天色明亮的時候。有這樣一隻靈狗經過。所以曹有順。卽照卦行事。次早天色未明時。就在觀中起行。趕出十二里外。天色才亮。他有邪術的人。所以行走快速。就在一處樹林下等候。不多幾時。果有一隻黑狗來了。但見這隻狗全身漆黑。毫無雜色。二目炯炯有光。行走快速。曹有順仔細看了一下子。這隻狗果然合用。等那隻狗將到面前之時。曹有順曉得空手是捉不住他的。隨作起法來。說也作怪。只見他唸了咒語。用劍向過來的那狗。這麼一指。那狗見了曹有順。就如認識的一般。不向他處去。搖頭擺尾的。直到曹有順面前來。曹有順在懷間。取出一副用紙剪就的細鉄鍊。套在黑狗的頸上。牽了就走。看他那紙剪的鉄鍊。却比鉄的還要利害。牽住那隻黑狗。一路回到觀內。道童看了。不知他師傅牽了這樣一隻大狗來。有何用處。然而曉得他師傅的皮氣。也不敢多問。曹有順命道童。將黑狗牽到一間空屋。將紙鉄鍊。繫在柱子上。道人又在柱子上貼了一道靈符。那隻黑狗。竟脫身不去。曹有順又畫符七道。叫道童每日用符一道。以硃砂拌飯喂狗。每日只許喂一頓。七道符。喂了七天完畢。曹有順設有神壇。將黑狗縛在一隻木橈

上。放在壇旁。用紙剪了一把劍。放在壇上。每日畫符一道。在黑狗身上刺血。放在紙剪的劍上。然後又化符唸咒。如此每天一次。要一百天。將劍練成。便可與朱道山報仇。將馬天池性命結果。這且按着慢提。再說白泰山。回到杭州。見母以後。母子歡喜異常。白泰山在家住了一個月。又要到河南去。他的母如何肯放行。白泰山道。孩兒奉師返家省母。一則來替父親報仇。現在仇人已死。孩兒只可惜沒有手刃仇人。是一件可憾的事。我還要到河南去一次。將這事稟知了我師傅。然後回來。即可常在家中不出去了。他母親仍是不肯放行。白泰山只得背地與閻爺相約。次日不辭而別了。他母親也沒有奈何。只得在家禱祝。盼望他兒子到河南去。一路平安。早日回家。這都是婦女們的心理。且按着不表。再說白泰山。與閻爺二人。一路離了杭州。向北方去。這日行經揚州。二人宿歇在客店內。探聽黃家的信息。知道黃仲仁棺柩。已經運回揚州。明日就是黃家開吊之期。就觸動了他的心思。一想黃仲仁雖死。然而我却沒有親自手刃他。實是不甘。我白家爲他所害。我又下了決心。練了這一身的本領。此時若不給點利害。叫他們曉得。如何能出我心中的仇恨呢。因此次日。就改扮一個貴家公子的身份。帶了一份

奠儀。親自到黃家去祭奠。只說與黃知府。在蘇州是最好朋友。只因出門在外。那日起回蘇州。才知變故。與黃知府生前交情甚好。曉得今天是開吊之期。特備一份奠儀。趕來叩拜。聊盡朋友相交之儀。黃家因見白泰山說話舉動。都彬彬有儀。不失一個貴家身份的人。所以黃家毫不疑心。白泰山在靈前叩了三個頭。又在棺柩四面摹撫了一轉。方要出外而去。只見從靈幕內跳出一個人來。手執單刀。一聲大喝道。你們這班狗黨。我哥哥生前爲你們所害。難道死後。你們還要來作對麼。喝着。就過來一刀。直在白泰山迎面砍過來。這時靈前。黃家許多的親友。都不知當作什麼事。紛紛過來觀看。諸位靈幕內跳出來的。你道是何人。原來正是黃仁甫。黃仁甫自從那夜。在客店內聽了白泰山與閻爺之言。曉得二人是到揚州。要向他哥哥黃仲仁報仇的。就連夜的趕路。預備到蘇州報信。好叫黃仲仁在衙中預備拿人。不想趕到蘇州的那天隔夜。黃仲仁已被馬天池刺死。所以甚是傷痛。因黃仲仁生時雖然無惡不作。爲人奸險。待黃仁甫却甚好。也沒有心思管白泰山等。到蘇州行刺之事。次日就幫同運了棺柩回揚州。心中甚是痛傷。因路上又吃了點辛苦。回到揚州。就病了半個多月。這幾日病體雖好。却

沒有復元。方才白泰山進內之時，黃仁甫却不在旁邊。此時在內出來，一見白泰山，就有疑心。自己忖量：我哥哥在蘇州任上，朋友雖多，却沒有這樣的一個人。後來將白泰山仔細打量一番，吃驚起來，看出白泰山是那夜在客店隔壁，要行刺黃仲仁的一人。他因懂得江湖上的規矩，曉得白泰山來吊喪，必無好意，因此急忙趕進裏面，拿了一把單刀出來，一聲大喝，用刀在白泰山迎面就砍。白泰山此時雖然手無寸鉄，然而他是一個俠客，豈有懼怕之理。將身子一偏，避過一刀，閃在旁邊，說時遲，那時快。黃仁甫一刀，沒有將白泰山砍中，就想用第二刀攔腰在白泰山脅下砍去。白泰山看了，不覺冷笑一聲，喝道：小輩休得無禮，我不動手，諒爾也不知我的利害。他的出手甚快，一聲喝罷，黃仁甫身子尚沒有回得轉來，早被白泰山飛起一腿，喝聲去罷。正踢在仁甫左脅下，那裏還由得他做主。一個筋斗，直跌出丈餘開外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一回 曹有順觀中煉劍 劉靜德河岸鬪法

話說黃仁甫不出聲息，趕出靈幕外，就用單刀直砍白泰山。黃家的親友，不免都替白泰山擔憂。怪黃仁甫多事，暗想白泰山如此彬彬廝文，那裏是個害人的刺客，必定都

是黃仁甫錯認了人。白白的傷人家性命。也是罪過。打量上前去解勸。問個明白。一個個又因不能武藝。恐被黃仁甫那把剛刀誤傷了。正在這個打量的時候。忽見白泰山由文質彬彬。一變而爲一個身手矯捷的英雄。只見他身子一偏。一抬腿。就將黃仁甫踢出丈餘多遠。這一來。曉得其中必有事故。白泰山必定不是好人。大家恐累及。隨紛紛避開。再說黃家的衆家丁。一聽白泰山是刺客。早已將外面的大門都緊閉起來。黃仁甫跌了一跤。已曉得白泰山的利害。與許多家丁。將白泰山圍在中間。呼喝也不敢追前去。這時馬教師已得信。曉得黃仲仁身前作惡造孽。外邊的仇人甚多。而且能來報仇的。必定都有點驚人的本領。若無本領。又如何敢來報仇呢。所以他想到這層。因有張教師朱道人的覆轍在前。因此就有點自寒起來。但吃了人家的飯。拿了人家的錢。一旦有事。又豈可貪生怕死的不出外去。所以拿了一根鉄棍。奔出外面來。只見黃仁甫與衆家丁。圍着白泰山。不敢上前。他也不覺自驚起來。一想黃仁甫。平日他的武藝。不在我下。而且他又是一個年輕力壯的人。都有些嚇得不敢上前去。打量這個年輕孩子。必定有點出色的本領。罷罷。我既出來了。豈可退後。不若拚了這條老命。去抵

敵一下子。隨大喝一聲。跳進人圍內。舉起鐵棍。看準白泰山頭上。就是一個泰山蓋頂的棍法打下。白泰山脚步沒有移一步。只將身子向旁閃了一閃。順着勢。用兩個指頭。接住鐵棍。如燈草一樣的。不費多力。就在馬教師手內奪了過去。這一來。可將馬教師嚇得魂不在體。料定這條老命不能保住。恐白泰山搶過那條鐵棍。要順勢還他一棍。因此急將身子閃在旁邊。白泰山將鐵棍一搖。向馬教師道。本當取你性命。因憐你年紀大了。吃了人家的飯。也是身不由主的一件事情。恕了你吧。隨將鐵棍拋下。但見白光一道。已不見人影。馬教師嚇出一身冷汗。暗中喊了一聲利害。曉得白泰山都是劍俠這一流的人物。黃家多親友。見刺客已去。都過來向黃仁甫詢問。說如何得知。方才那人是刺客。黃仁甫道。諸位都是足不遠行的官宦之人。如何知道江湖上的利害。便將在路上。無意中探悉白闖二人。到揚州報仇之事。細說了一遍。衆人又問道。他雖來報仇。然而黃仲仁已死。難道他在死人的棺材頭上。磕幾個頭。就算報仇了麼。黃仁甫道。諸位那裏知道。提起方才這人。說起本領。就嚇人。幸虧他已走了。若是不走。只怕憑我們這裏幾人。真不是那人的對手。就是千軍萬馬。只恐也拿不住他。說罷。又歎了



一口氣向衆人道。這個也是氣數。諸位如不信。請開了棺材觀看。只怕棺材內的死人已受傷了。馬教師在旁邊。也是這樣說。就將棺材打開觀看。但見棺材內盡是碎磚頭。棺材內有七枝二寸多長的袖箭。不見屍體。衆人看了。個個吃驚。連馬教師看了都不明白。盡皆愕然。過了多時。衆人都向黃仁甫問道。這是什麼緣故。黃仁甫忽又笑起來。向衆人道。諸位如何得知。這是我們伯伯在南京任上。預先來信吩咐的。曉得有這麼一件事。這口棺材。本是假的。裏面沒有屍體。盡是放的磚頭。那人初進來。必定在靈幕前叩頭。棺材內七枝袖箭。就是在叩頭灣腰的時候射進去的。這棺材內的碎磚。在放進裏面的時候。塊塊都是整的。此時碎了。必是那人在靈前叩頭已畢。又在棺材的四面摹撫過。若不摹撫。磚頭決不會碎。於此一層。就可想見那人的本領利害不利害。隔了一層木頭。尚且如此。若是一個人。要被他伸手摹撫一下。立刻就有性命之憂了。現在這人去了。不會再來。但諸位切不可將這事在外向人談及。恐他得知後。還要再來。那就不易敵得了。衆人聽了。唯唯答應。黃仁甫仍將棺材蓋好。放在靈前。其實有屍體的棺材。早已背地落葬了。這都黃制台手下幕僚的計策。讀書人誠有神出鬼沒的智

能。閑話不提。且說黃仁甫將假棺材蓋好。放在靈前。衆人又問道。棺材內只要不放屍體。又何必必要放許多磚頭呢。仁甫道。非但要放磚頭。連放碎磚頭都不行。那人一摸。就知棺內有物無物。衆人聽了。這才明白。黃仁甫向衆人言談之後。仍命家丁。開了大門。照常辦事。再說白泰山。不知他們是設的假棺。只當仇人已粉身碎骨。才算了去一件心事。借了劍遁。回到客店內。將這事說與閻爺聽了。過了一日。離了揚州。二人同行北上。再說泰安靜妙觀曹有順。每日在觀中作法。要練那黑煞追魂劍。與朱道人報仇。光陰迅速。不知不覺。已煉了有五十幾天。功成告半。有一天靜妙觀外。忽來了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。在門外強化不去。道童給他錢不要。給他米也不要。在門外噪鬧不休。曹有順只得親自出來問乞丐。要化什麼。告化道。要化道爺壇前一隻大黑狗。曹有順聽了吃驚暗道。我的事情。他如何得知。這告化必定都有點來歷。便將告化暗暗打量一番。見他雖然穿得衣衫襤褸。却舉動神形。俱與別的乞丐兩樣。曹有順因怕生事。向告化道。我這裏沒有黑狗。將何來給你呢。乞丐冷笑一聲道。你這人到會說謊欺人。拿了人家的黑狗子。每日在壇前焚符作法。偏要說沒有。你是出家人。修技的人。就不該做

出這樣狠心的事。我若不念你修持了幾年根基。今日就要你的狗命。也不問問那條黑狗是誰的。我好不容易才得知是在你這裡。不問黑狗是死的活的。你去拿出來還我吧。曹有順聽告化說得這樣仔細。曉得瞞不住他。本想將黑狗還他。再另覓別的黑狗。只因已有了一半的功成。若這時將黑狗還他。豈不前功盡棄。只得打定主意不還他。聽了告化之言。不由冷笑一聲道。聽你說話。好像太容易一點了。既你的狗子。就該好好看守。因何放他在外。你的話休想欺我。莫非受人之託。要想來破我的法麼。何苦爲了他人之事。自己送命。看你還是快快去吧。須知我這裏也不是好惹的人。告化聽了大怒。一舉手。就是一個掌心雷。直在道人頭頂心上擊去。道人吃了一驚。虧得他也有點法術。借了遁光避開。那個掌心雷。直將靜妙觀內一根柱子打了裂開來。告化見曹有順不在面前。就想乘機到觀內破他的法。將壇前的黑煞追魂劍毀去。救出那隻黑狗。正想向裡行。忽見遭有順在內披髮仗劍。用剪子剪了一個紙人子。見告化要向裏行時。他就作起法來。用嘴向紙人一吹。那紙人落在一碗冷水內。說也奇怪。站在觀門前。向裏奔的一個告化。忽被一陣大風吹得沒有蹤跡了。諸位你道爲何。原來這是道

人作的法術。已將告化用一陣大風。刮得落在海裏去了。這是道人的法術。比較告化高了一層。諸位。你道這個告化是誰。原來是一個有名的劍俠。姓余名。天化。那隻黑狗。果是他的。那日。余天化。因到江南遊玩。一路回來。又到山東濟南府訪友。在路上。因見這隻狗。生得高大猛壯。就想帶回家去。作個獵狗。誰知那日。在泰安。就把黑狗失了。心中甚是奇怪。在泰安尋找幾天。沒有下落。他的朋友勸他。說一隻狗子。值得什麼。因何這樣去尋他。余天化說。狗子雖不值什麼。也是在路上覓來的。但是失得奇怪。跟在我背後的。如何就會不見了呢。而且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。這隻狗跟隨我。雖未久。然而旁的人。任何怎樣都捉他不去。一則猛力過人。二則生的地方。留他不住。余天化的朋友道。那狗既不跟生人。生的地方。又留他不住。如此說來。會到那裏去呢。余天化在泰安。又住了幾天。看看那黑狗。沒有下落。只得回山西而去。他本是山西太谷縣人氏。他的師傅。也是一個有道術的俠客。是個方外的和尚。名叫至誠禪師。所以余天化也懂得點法術。只是並不精深。不過一點皮毛而已。余天化回山西去。就在路上。遇見他的師兄劉靜德。對他說。你來了麼。只可惜一隻畜牲。被你害了。還有一件可惜的事。助成

那道人的罪孽。尙要累及我一個朋友。這件事非要我老劉去走一趟不行。余天化聽了他言。心中甚不明白。便向劉靜德問道。師兄你說的什麼一回事。劉靜德道。師弟真胡塗。你在泰安。可失去什麼。爲何此時到忘却了。劉靜德說了此話。余天化才豁然明白。答道。師兄所說。莫非就是我在泰安失去的那隻黑狗麼。他師兄才點頭說道是的。你可知那黑狗此刻在何處呢。余天化道。小弟不知。想是師兄曉得仔細。尙祈言道其詳。劉靜德才將曹有順如何覓黑狗。要煉黑煞追魂劍。如何要害死馬天池。替朱道山報仇的一番話。細細說了。余天化聽了。如墜入五里霧中。便問馬天池是何人。劉靜德道。馬天池也是我們一派行道的人。諸位莫會錯意。劉靜德所說馬天池之道。並非道教之道。乃是道理的道。說馬天池也是替天行道的一流人物。余天化道。這馬天池與師兄想是朋友了。劉靜德道不錯。他正是我的朋友。並且志同道合。甚是知己。論起這馬天池。也是有名人物。在山東水陸兩路。盜寇之中。算他是個頭兒。此人非但性情豪爽。而且愛友。天生的一副慈腸俠骨。扶危濟困。安善除暴。而且本領過人。余天化聽了羨慕道。不知師兄有這樣一個俠義的朋友。不知亦可與我引見麼。劉靜德道。這次你

遲早都得與他會面。但你須先到泰安靜妙觀。破曹有順的法。最好拿道人練的黑狗放了。壇上一口紙劍毀了。就免我多事。我在山東濟南府等你。須要小心。那道人頗有妖法。你先下手爲強。能將道人制住。便無憂矣。你快快去吧。遲了恐不及矣。若有爲難之時。我自來助你。因此余天化卽匆匆與劉靜德分別了。一路向泰安來。若余天化與道人一見面時。就將掌心雷擊道人。那時道人沒有防備。便可破他的法。只因余天化下手較慢。因道人有了準備。所以非但不能破法。反被道人用法術。起了一陣大風。將余天化刮得不知去向。說不定十里二十里。若落在大海內。便有性命之憂。若在旁的法術精深的人。也不妨事。怎奈余天化沒有大的法術。如何能制住他。早已身不由主。被大風括出十里外。落在一處大河內。余天化落在河內之時。正是曹有順作法。將紙人放在一椀水內的時候。曹有順見紙人落在水椀內的時候。並無別樣動靜。就曉得余天化本領平常。脫身不去。就用蓋子。將椀蓋了。這一來。余天化落在河內。便不見天日。永無出來的時候。道人此計未免太毒。他將水椀蓋好了。放在一間屋內。吩咐道童好好看守。不准將椀蓋子揭起。若將椀蓋子揭起。落在河內的人。便得脫身逃走。過了

七天才可無事。落在河內的人便無醫救。道童唯唯答應。曹有順吩咐以後便出去。仍至壇前焚符作法。再說余天化落在河內尚想用他的飛劍功夫。借了劍遁可以脫身逃走。誰知真個作怪。身子一落到河內。就不得由自作主。直沉到水底。再抬頭看時。只見河上面黑天光。猶如河上加了一個蓋子彷彿。無法施展他的劍遁。曉得是被道人法術制住了。只得沉在水底下。聽天由命。曉得師兄法術很大。必定要來搭救的。因此靜心在水中等候。若是他沒有點法術。在水內只怕不能經久多少時候。便無活望了。再說劉靜德行在半路上。袖中占了一課。就曉得余天化不能成事。一定要吃道人的虧。然尚無大出入。沒有性命之憂。借了土遁。趕到泰安。就在那河岸上站着。手中託了一隻大碗。望着河心喝了一聲。余天化師弟快出來吧。用了右手的寶劍。向右托着的大碗。猛然擊了一下。只聽唧唧一响。將隻大碗早已擊得粉碎。余天化在水底正在納悶。忽聽師兄劉靜德的聲音。就大喜。心中打量。素聞我師兄法術精深。此時我在水底。看他如何來救我。誰知正在打量的時候。忽然眼前一亮。猶如撥開浮雲見青天的一般。覺得有人用竹竿挑他出水的一般。又聽他師兄喝了一聲。余天化你還不出來麼。

這一聲才罷。余天化的身子早已到了岸上。一抬頭。就看見他師兄。又見旁邊地下有一隻碎碗。余天化尙要問他師兄。是如何救他出來的。他師兄搖手道。此處不是說話之所。我同你到濟南去見我那朋友馬天池吧。余天化見劉靜德如此。隨不敢多話。只得借了劍遁。同他師兄。一路向濟南而去。這且按着慢邊再說靜妙觀那道童。聽了師傅之言。在屋內看守那隻水碗。恐有人來破法。寸步都不敢離開。第一日相安無事。第二日仍然無事。到了第三日。道童心中思想。師傅作事太不體諒人了。旁的東西。叫我看守。似還可以。爲什麼偏叫我看守這隻水碗。我心中不服得很。而且這隻水碗。又不是貴重的東西。有誰來要他。道童想到這裏。打算起身他去。諒這隻碗。放在這屋內。都不甚緊碍。誰知才起身出外。尙沒有走至門外。忽聽得放碗的地方一聲巨响。由不得將道童吃了一驚。急回頭看時了不得。正是那隻水碗迸裂了。碗內的水。都流在地下。尙有一個紙人子。道童看了驚慌不已。不知水碗是如何迸裂的。實想不出一個理由。又看不出形跡。大概師傅說的話有點靈驗。總是我離開這水碗的緣故。少停師傅得知。必定要受責罰。只怕其中還有緣故。我不可隱瞞。要去稟報才是。只說這碗是自己



迸裂的好來我沒有出外去。師傅如何得知呢。因此卽慌急慌忙的趕進曹有順法壇前報知。曹有順趕到屋內觀看。曉得被人破了法。也不能責罰道童看守的不是。隨在袖中占了一課。曉得敵人已遠去。也不及追趕。只得作罷。吩咐道童將破碗收拾去。好看守觀門。若有生人來。快來稟報。言罷。又去焚符作法。道童見師傅並不責罰他。真是喜出望外。這次不敢再有疎失。隨去看守觀門。原來那隻水碗迸裂。正是劉靜德破法。救余天化出河的緣故。可知余天化已在水底過了三天。不過余天化本人因在水底不見天日。自己不得知罷了。曹有順因知余劉二人已遠去。所以不再追趕。又因恐所遇之人。法術在他之上。不敢輕敵。又因要煉黑煞追魂劍。沒有功夫。且又怕人再破他的法。有這幾層緣故。所以才不追趕。這且按着慢表。再說馬天池他的家眷本住在濟南城內。自從在蘇州府結果了賊官黃仲仁後。各省拿捉的風聲甚是嚴緊。經曾李二人一再勸他。才將家眷搬上離濟南十二里一座山寨上居住。曾李二人也隨同上了山寨。這座山叫做青峰山。地勢甚廣。足可容二三千人。馬天池搬上青峯山後。聲勢更大。各處來投附的日有數起。馬天池因恐聲勢大了。官兵要來勦滅。因此將一座青

峯山設得十分堅固。分三道山門。都設有埋伏等件。自從上山以來。寨中相安無事。萬萬料不到就有個曹有順在暗中計算他。要練劍爲朱道山報仇。有一日馬天池正在寨中與會李二人閑談。忽報山下有一個不僧不道的人。及一個告化模樣的人。要求見馬寨主。馬天池因與劉靜德幾年不會了。而且來這裏山上未久。劉靜德又沒有來過。余天化更是一個沒有見面過。聽了很是奇怪。想道我從沒這等的朋友。因何他來拜見我呢。其中必定有緣故。馬天池曉得決沒有乞丐的人來拜望他的。又如何得知他的姓名呢。這其中說不定都有來歷。因此不敢輕視他們是乞丐。就下山迎接。隨與會李二人帶了幾個嘍囉。開了正門。一路下山迎接。來到山下。一見是劉靜德。真是喜出望外。會李二人與劉靜德也是見過的。只與余天化大家都是初次會面。由劉靜德一一引見了。各通姓名。隨一齊上了山寨。在聚義廳獻茶以畢。馬天池向劉靜德道。劉兄別後。不知一向在何處。我們忽忽已有幾年不見了。真是令人記念。小弟在此處。不知大哥是聽何人說的。劉靜德道。我與大哥雖然不甚見面。然而兄的事情。我都知道。因仗了袖中三個金錢。能知三日前後的吉凶。也不用人告訴我。我在方圓五百里內的

事情。我都知道。本想常來和你談談。也是因我的事情太忙。大哥一生仁義。是非特小弟佩服。直連得上天的神人都保佑。平生做的功德。自然不在小處了。這一回我萬萬不能不來。因兄在四十九天後。便有殺身之難。也是兄平生積德。所以有弟來救你。憑我的力量。只恐還不是對方的敵手。但有兄的德氣。萬一我到了不敵的時候。只怕都有高人來相助。馬天池聽了劉靜德。這樣一套沒頭沒腦的話。如落在五里霧中。一點都不懂。便向劉靜德細問。劉靜德就將曹有順在靜妙觀。練黑煞追魂劍。要替朱道人報仇之事。細說了一遍。馬天池方才豁然覺悟。向劉靜德道。原來那曹有順如此惡毒。但不知那黑煞追魂劍。有如何利害。劉靜德道。提這黑煞追魂劍。比較上次朱道人用的飛劍。要利害到萬倍。飛劍有猪羊污血可破。他這黑煞追魂劍。本是用污血煉成。所以不是用污血能破他的。這劍利害非凡。就是我們能劍術的人。也敵不住他。不論在幾百里外。他只要唸動詞咒。將劍放出。立刻就能取他的性命。而且曹有順不是上次的朱道人可比。朱道人有邪術。實是虛語。不過有一把飛劍。兩道隱身符籙。曹有順却有一身的邪術。若是上這裏來。憑你們有多少人馬。山寨如何堅固。只怕也不是他的。

敵手。只要追魂劍一放出來。你一寨的人。就都沒命了。劉靜德說完此話。馬天池聽了。不免吃驚。向劉靜德道。原來妖道有如此利害。這事都要求劉大哥救我們。才是憑着。小弟一人的性命。到不打緊。然而何能因小弟一人。累及全寨人的性命呢。言罷。驚慌於色。劉靜德道。你且不用担驚。我不是說過了。因你平日積的德氣甚大。所以凡事都有吉人相助。遇事逢凶化吉。那曹有順作惡。自有惡報。馬天池道。但不知用什麼法子。才可破他的追魂劍呢。劉靜德道。這件事我尙幹不來。還要去請個帮手來才行。時候已太緊促了。我不能在此多耽擱。恐遲了就遇不見我那朋友了。言罷。起身要去。向余天化道。師弟你在此等我吧。馬天池一把拖住他道。劉兄你此去要幾時才來。免得我盼望。我們多年不見。也該喝盃酒叙叙。再去不遲。劉靜德道。酒是萬萬來不及喝了。只得等我回來後。我們再吃酒聚談吧。我這回去。最早須四十天才來。最遲四十二天就來了。你們在此等吧。言畢。就轉身似飛的奔出聚義廳外。一路下山而去。馬天池尙想下山送他時。一轉眼間。他已跑得不知去向。馬天池與了衆人。個個都驚服他的本領。見劉靜德已去。曉得都是事情緊急得很。也不再下山送他。就設了酒宴款待余天化。

光陰易過。自從劉靜德下山以後。忽忽於今。已過了四十天。馬天池與曾李二人。就盼望劉靜德回來。這一天最是難過。俗說一句話。叫做等人心焦。好像這天的日子。比了往常的日子長久了多少。好容易等到天晚。看看劉靜德沒有回來。明日又是如此。忽忽的過了四五天。劉靜德下山曾說。最遲不過四十二天就回來了。如今已有了四十五天。尚沒有回來。離四十九天尚有四日。若過了四十九天不回來。妖道將追魂劍煉就。若是作起法來。合寨人的性命豈不有點可慮。從前的時別人心焦。盼望劉靜德回來。馬天池觀看余天化的面色。覺得很是自在。一點都沒有替衆人心焦的樣子。馬天池與余天化乃是初交。覺余天化這個人心腸太忍。沒有一點急人所難的心腸。也是徒有虛名。如何能算作俠客的人呢。心中未免就有點冷淡他。到了四十五天那日。衆人雖然焦急。偷眼看看余天化的面色。也有一點憂愁焦急的形色。又到了次日。衆人觀看余天化。覺得比昨日又憂愁了多少。余天化便向衆人道。往日諸位焦急。我獨自。是因素來曉得我師兄是個有信實的人。與人有約。素不爽期。或另有別事。最遲不過耽延一二日都就來了。因此我心中非常定心。諸位若看了必定說我沒有仁愛之

心。其實我也是一個急人所難的人。至今我師兄尙不來。這個不是他爽約。因我師兄平日在外。喜歡多管閑事。於這一層緣故。未免有不滿於小人的地方。所以與他有仇的人也甚多。我師兄本領道術都高。但天地之下。有本領邪法術的能人甚多。這一回久去不回。怕的就是在路上遇了什麼仇人了。所以我很替他擔憂。現在我本想去求我師傅。只因時日已來不及了。不知衆位如何。馬天池道。余兄所言甚是有理。現在我們沒有別法。只得大家在此等候劉靜德兄。若等到四十九天他不來。都難免死於妖人劍下。余兄可早一日下山。探聽你師兄劉靜德的下落。若是爲了我們的事情。在路上遇了仇人。被人暗算。我們萬萬無力再與他報仇。只得求余兄去懇求你師傅。替你師兄報仇。我們雖死。都感激兄的大德。天池說到此處。大家都不由的傷悲起來。余天化道。諸位且慢驚慌。現在離四十九天。尙有三日。我仔細想來。我師兄平生積的功德不小。或者如他自己所言。凡事都有吉人相助。亦未可知。今日不來。明日來。此亦說不定的。衆人聽了此言。才止住傷悲。大家又盼這劉靜德蹤跡。諸位你道劉靜德至今日不來。究竟是什麼緣故。原來余天化。諒事果然有點靈準。只因劉靜德下了山後。借了

土遁預備到東嶽泰山東嶽廟。看一個朋友。他有一個朋友。也是一個道人。法號叫紫袍道人。因道人通年的都是穿一件紫色道袍。與劉靜德乃是最好的朋友。非但有本領。而且有道術。然而在外人却不得知。現在東嶽廟做個什麼職務呢。說起來也可笑。只當了一個香火的道人。在早幾月。曾向劉靜德說過。他的功成將要圓滿了。不久要四川去看一個朋友。順便要在各山採點藥。再到深山煉丹靜坐。那日劉靜德在聚義廳說話的時候。在袖中占了一課。只相差兩個時辰。便不能遇見。若遇不見他。一時就難遇了。所以劉靜德急急的而行。說起來巧了。誰知劉靜德趕到東嶽廟。與紫袍道人只相差一步。紫袍道人已離東嶽廟下山而去。在尋常的人。莫說相差一步。就是相差十步二十步都趕得上。何愁遇不見呢。然而在他們有道術的人。却是難遇了。他們只要一轉輾。行一千二千里路。真不算什麼事情。劉靜德聽說紫袍道人已去。心中甚是着急。忙借了土遁。追趕出了一百二十里路外。在一座荒山之下。聽得背後有人喝道。劉靜德且慢走。我在此處已等候多時了。劉靜德聽得有人叫他。就落下土遁。回身觀看。只見一個胖大的和尚。在山下樹林內出來。劉靜德用目看時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五

年前。那個在山西朔州天靈寺。與妖害人的一隻野豬精。正是對頭相遇。劉靜德見了大怒。喝道孽畜。那年饒你性命。原是念你修持多年。也是不容易的事情。不想你不知悔過。從此安份守己。好好修煉。反來與我作對。難道我就怕你這個畜牲麼。喝罷。就舉手放了一個掌心雷過去。原來無論什麼妖孽。最怕的是雷响。這個野豬精。比別的妖怪來得是利害些。又因他修持很久。根基也深了。所以劉靜德用了這個掌心雷。竟奈何他不得。一轉眼間。山林內又出跳兩隻妖怪來。一個是俗家打扮。一個是道家打扮。都仗劍向劉靜德砍來。劉靜德用目看時。認得出道家打扮的是個野牛精。俗家打扮的是個野羊精。這三個畜牲。本是相合的東西。因此就與野豬精結爲朋友。野豬精因要向劉靜德報仇。曉得劉靜德法術甚好。所以就請了二怪同來幫忙。劉靜德見了這兩隻妖怪。隨用了神光細看。曉得這兩隻妖物的道行。都在一千年之上。心中不免就吃了一驚。只怕憑一人的法力。決絕不是三隻妖怪的敵手。也是自己一個小劫數。只好憑了道術。且與他們廝鬪。這三個妖怪。本來約定。只要等劉靜德一到。三人就合力拿他。這時一俗一道。同時跳出。分左右用劍直砍劉靜德。那隻野豬精。避過掌心雷。又



用劍直取劉靜德後砍過去。劉靜德打量若不早用道術與他們爭鬪。眼見就要吃虧。因此閃身躲過。就仗劍作法。口中唸唸有詞。喝一聲變。忽然變出十七八個劉靜德。三隻精怪。看花了眼。不知那個是真的劉靜德。只得各人舉劍。不問那一個是真劉靜德。遇見了。就砍。碰着了。就擒。然而十七八個劉靜德。個個都有本領。直將三隻妖怪。敵得大敗。野豬精見牛羊二友。不是人家對手。曉得劉靜德是用的分身法。不易擒他。隨將平日練習的野豬陣妖法。拿了出來。野豬精向山林下只一聲大喝。忽見山林下就生出上千上萬的野豬出來。直將十七八個劉靜德。都包圍在中間。劉靜德五年前。在西天靈寺。捉拿野豬精的時候。用的是師傅傳授的一件法寶。這件法寶。劉靜德平時帶在身上。若是等閑的人看了。並不稀罕。乃是手臂上一隻玉的鐲子。誰知這隻玉鐲。有降魔伏怪的法力。無論什麼妖怪。經不住玉鐲一下打。立刻就現原形。劉靜德此時到了急難的時候。就不得不在手臂上取下玉鐲。口中唸唸有詞。滿想將這隻野豬精拿住。就沒事了。誰知這一次就不行。妖怪早已預備。他見劉靜德取下玉鐲。也在懷中取出一隻袋子。只向空中一擲。光芒萬道。不知在空中怎樣一來。劉靜德取出的玉鐲。

就被野豬精放在空中的那隻袋子。收吸進去了。劉靜德見失了玉鐲。心中格外吃驚。正想收了法相逃走。誰知一轉輾間。又聽野豬精一聲大喝。只見四面無數的小野豬。精。口中都噴出烈火來。直攢的向劉靜德身上燃過去。這個就叫野豬陣。憑你是什麼好漢。一時都逃不出去。原來許多野豬。噴出來的烈火。都非是凡火可比。若是凡火。劉靜德就可借了火遁逃去。而且這個火。非常利害。莫說燒着了有性命之憂。連得火的烟都不能薰着一點兒。若是被他薰着了。就渾身焦腐。也是活不成。莫說劉靜德是凡人的身體。就是仙人的身體。也要被這毒火燒壞。劉靜德到了這時。方知他師傅是個道行很高的人。已能算知五十年前後的事了。諸位這是何說。原來有個緣故。只因早十幾年前。他師傅至誠禪師。曾給一件道袍與他。劉靜德道。師傅是佛教。徒弟當然也是佛教。既是佛教中的人。因何師傅反叫徒弟穿起道袍來呢。這件事。豈不是一個笑話麼。他師傅道。徒弟你說的話。不能說沒有理由。但我這個師傅。非與他人可比。是講實事的。不是講虛話的。用虛文做形色的。你須知道三教同一教。都是講的修心行善。我收你做了徒弟。一不是叫你做和尚。二不是叫你做道士。是要你能傳我的道。只

要你能行我的道。多與世間上作幾件有功德的事情。由你做和尚。做道士。做俗家的人。我都不管。現在我給這件道袍與你。也有緣故在內。這件道袍。你莫小看了他。不是金錢一切財物能買得來的。金錢能買得的東西。就不算稀罕。須知這件道袍。是你平日積的功德買得來的。乃是不易得着的一件寶貴東西。你切記着。日後劫難的時候。就是這件東西能輔助你。就是你平日多積德的功果。那個時候。至誠禪師也。沒說及這道袍有何好處。劉靜德只知聽了師傅之言。也不敢多問。就將道袍穿在身上。到如今十幾年了。漸漸得知那袍乃是防身的至寶。劉靜德今日若沒有這件道袍。難免就傷在野豬陣內。也是他的劫數。因行了功果。才得免難。這事在十幾年前。他師傅就知道。所以劉靜德不得不佩服他師傅。有預知的神算。因想及這層。便知這次的劫數。他師既預先得知。都有人來相助。萬一沒人來幫助。他師傅都是要來搭救的。然而什麼事情。都有一定的緣法。就是劉靜德與什麼人有緣法。就是什麼人來救他。劉靜德因根基尚淺。沒有預知的能力。所以在先不得而知。在前書表過。劉靜德已有預知三日前後事情的能力。這時在急難之中。占了一卦。曉得在此尚有一日一夜的劫難。到

了明日午後，便有人救他。心中也就定了一半。隨在烈火之中鎮定了心神。盤膝打坐的坐下。閉目運動他的神力。抵住毒火。要知後事如何。果是何人來幫助他降服妖怪。且待下回細細分解。



